

自來水

朱雲影 著



天 地 出 版 社

日本漫話目次

笑的莫明其妙.....	一
自殺花樣.....	七
惟恐不做「桃太郎」.....	一二
可憐的女性.....	一七
土肥原和川島芳子之流.....	二二
與妖作怪的財閥.....	三五
十三個軍人內閣.....	六一
米騷動的故事.....	七六
待中國忘恩負義.....	八六
「賣淫國」.....	一〇三
桃色政策.....	一一〇
嗜血的武士道.....	一一四〇
中古趣味的茶道.....	一二〇四

渝2681

日本漫話 目次

「月光文明」……………二三四
名勝漫遊……………二四〇

笑的莫明其妙

精誠小泉八雲 (1850—1904) 是把日本介紹到西方的功臣，他原名 Takadic Heian，是英國人，因為愛好日本，娶了三個姓小泉的日本女子，並改名換姓入其日本籍，一直住到老死。小泉因為當時西方人不理解東方，所以他的婚約都未曾傳聞，但是他的宣傳實跡，經過張謇，就連許多日本人也覺得愧不勝當。張謇的姑息和諷刺，現在來談談他的「精誠小泉八雲」的微笑。

日本人在最悲哀最痛苦的時候，更不但不哭，反而裝出笑臉，在外國人看來，實在覺得奇異。因此都認為日本誠偽難測，危險。而對他們發生懼惡之懷也。小泉八雲為了給日本印刷白書，便寫了這篇文章。他認為日本不是德承賤起，便憑傳統的道德觀念，漸漸義務的養成微笑，終於成爲本能的了。在悲哀或不幸的時候，不用微笑對待他，這是一種自極端的自制的謙遜，便是表示自己的悲衰或不幸，不僥倖，對左鄰心只存顧愛自己，的人爲得過已發生一點憂愁或苦痛，從這樣的道德感便生出了微笑。或小泉感靈的這種看法，顯然是用詩人的眼光過於把日本美化了。

小泉八雲爲了證實自己的論據，曾敘述了三個故事：

甲 冰凍結

三

第一個故事，據說是橫濱的一個西洋人告訴他的。下面便是那個西洋人的話：「我真不理解日本人的微笑。我有許多經驗，隨便舉出一件談談罷。有一天騎着馬下山坡的時候，對面轉角的地方來了一輛空車，因為要帶住馬已來不及，又想並無多大的危險，所以只大聲用日本話叫車夫讓到旁邊點點。可是那車夫卻不理睬，只稍稍移向低點的地方停了車，因為馬跑的太快，已無閃避的餘裕，突然車把刺着了馬背，馬便流血了。我看見這情景，非常生氣，便用馬鞭抽了兩下車夫的頭，那車夫瞪視着我，微笑地賠了禮。那個微笑，現在也彷彿還在眼前。我被那微笑呆住了，怒氣也消了。那真是奇怪的微笑。究竟那車夫為什麼挨了打還要笑？我真不懂！」

第二個故事，也是橫濱的一個西洋婦人告訴小泉的：「前幾天，日本女僕好像有什麼很高興的事似的，微笑地來到我的面前，說是丈夫死了要請假。我立刻准了，似乎她是去參加火葬禮。那天晚上，她回來了，拿藏着骨灰的瓶給我，說：『那裏面可以看到一枚牙齒。』接着又說：『這就是我丈夫的遺骸。』說罷，簡直笑出聲了。像這樣討厭的人，你聽過麼？」

第三個故事，也是橫濱的一個西洋人T君談的。他雇了一個老武士，那邊是明治初年的事。那老武士頭下留著鬚，腰上佩着刀。T君對那老武士，很是滿意。一天，老武

本要請假，一面解下那把刀說要抵押一點錢。王君答應了。老武士隔了幾個禮拜，拿錢來贖回了刃。可是不久王君爲了一件什麼事對老武士發了怒，老武士看見他發怒，只是賠禮和微笑。王君因此更怒了，把那老武士罵得狗血淋頭，可是老武士仍是賠禮和微笑。王君叫老武士滾出去，老武士也仍然是微笑。王君怒不可遏，便加以毆打了。忽然王君大吃一驚，原來老武士拔出了刃做着正要斬來的姿勢，可是同時老武士又用熟練的手法把刃納入了鞘，默默地離開了。王君很覺得奇怪，陷入了沉思。他想起那老武士的種種親切行爲，不用吩咐幫忙做了許多事，常常餽送一些珍貴的禮物。王君有點慚愧起來了。但是他爲了安慰自己，又轉念對方究竟是壞東西，爲什麼明知我發怒卻偏要笑呢？他決定有機會的時候要向那老武士問個明白。可是那機會卻永遠不來了，原來就在那天晚上老武士切腹死了。老武士還派人送來了一封遺書，大意是：一個武士遭受毆打而不能復仇，是無上的恥辱。他竟被毆打了。若在別的場合，當然是要復仇的，但是這次卻不然。曾經把刃作抵押品向那個人借過錢，如今又拿同一的刀來殺那個人，這是武道德所不許可的。既然不能用刀復仇，在老武士，便只有採取光榮的自殺途徑了。

據小泉八雲的解釋，關於第一個故事，那車夫的微笑，決不是麻木或無禮，他的微笑所表示的意思是：「確實是不對，你發怒是當然的，我實在應該挨打，所以打了我

也不敢埋怨。第二个故事中的女僕，雖然死了丈夫也仍裝出笑臉，是表示自己的痛苦與不幸，不敢煩擾他人。第三个故事中的老武士也是一樣，他保持微笑到最後一瞬間，非他無血氣，只因他竭力自制，雖然拔出劍來也仍然自制住了。這都是日本人由長期訓練所生出來的謙遜美德。——小泉八雲的這種解釋，如果不是故意給日本人作誇大宣傳，便是對日本缺乏認識。他忽視了日本人的本性的虛偽，陰險，忽視了日本的社會傳統。

日本自美國提督彼利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於一八五三年率「黑艦」(軍艦) 叩開國門後，西洋文明如怒潮般的湧入，日本人便不知不覺養成一種媚外心理。西洋人視為特別優秀，在西洋人面前總是低頭。第一個故事中的車夫，所以被打而仍微笑，便是這種自卑心的流露，如果那個打他的不是西洋人，而是同國人或朝鮮人，他必將採取另一種態度罷？第三个故事中的老武士，假若遇着的不是西洋人，他也決不會始終微笑的。不過他們的微笑，除了顯示對外人的卑屈感外，一方面也可說是封建的身分制所造成結果。日本古代階級森嚴，一般都以服從主人為第一美德，那種微笑，是社會馴給身分低的人對會長官當然尊敬，也就是一種奴才道德。小泉八雲卻認為這是出於謙遜，未免太滑稽了。

至於第二個故事中的女僕，自己死了丈夫卻還呈現快活的笑容，這是最難解釋的一點，也是日本人不同其他民族的所在。日本人不但在外國人面前，即在同國人面前也是一樣，死了親人決不哭而只是笑，就在葬禮中接客送客也是笑。難道他們對親人的死亡內心不感到悲哀麼？卻又不然。他們愈是悲哀，反愈笑得起勁。這裏，實在反映出了日本人的虛偽陰險無以復加。本來愈是純潔坦白的人，喜怒哀樂也就愈表現得坦率，譬如小孩子有點不如意便哭，有點高興便笑，這本是人情之常。然而日本人卻在最悲哀最痛苦的時候反而笑，掩飾那不能掩飾也無容掩飾的真情，不露一點兒痕跡，這是多麼可怕！如果確如小泉八雲所說，日本人在悲哀時的微笑，是怕他人分受了他的悲哀，那末日本人在最快樂的時候反而哭，又應怎樣解釋呢？難道也是怕他人分享了他的快樂麼？我曾住在一個姓佐藤的家裏，他的兒子考了兩年第一高等學校都不幸落第，當第三年忽然聽到兒子考取的消息時，他竟不住的流起淚來。又聽到一個朋友說，他認識的一個老婦人，當接到飄流海外很久的丈夫的信告以快要回國時，她卻在兒女面前哭起來了。這種感情的反常，真是任何民族所不能理解的！

其實，日本人自己也未嘗不意識到他們民族性的醜惡。譬如立教大學校長元田作之進博士在「日本人的心理解剖」一書中就曾加以指摘，他說：「一切日本人的面部表

情，嘴唇是緊閉的，同時眼睛是向上釣的，不輕易露出笑容，看了好像一種很冷嚴的態度，所以外國人都說日本人是異常陰險……當哭的時候便哭，當笑的時候便笑，悲痛的時候自然傷心，有趣的時候自然歡喜，這本是普通的人情。可是日本人卻不然，他們的表情完全反乎常態。例如死了父母的時候，本是應當哭泣的時候，可是日本人卻不哭，反對來訪的人以笑臉接待。如果死去了孩子，也是不透露一點悲哀的！——評論家谷川徹三在「日本人的心」一文中也說：「日本人的微笑，決不能如小泉八雲一樣只從美的方面去看。」可知日本人自己也承認是醜惡了。

小泉八雲在他的最後一書「介紹日本」中有這樣的記載：「好久以前，我的一個最親密的日本朋友在將死時對我講過幾句話。他說：在四五年後，你覺得你不能了解日本人時，那麼你將開始懂得他的一點了。」由此可知小泉八雲對自己從前關於日本的認識，也發生動搖了。的確，日本人是一個謎，非常情所能測度，不過這個謎也並不是不可解的。譬如你在車站碼頭看見日本人送他們的兒子或丈夫去國外當炮灰，臉上都泛現着微笑，你必感到奇怪，然而假如你知道了日本人表面的笑便是心底的哭，表面的哭便是心底的笑，那麼你就不會有什麼奇怪了。

自殺花樣

盧梭認自殺爲人類的偷竊行爲，拿破侖喻自殺爲臨陣脫逃的兵士。日人勝海舟也說：「一個人到了困難的時候，胸中便起煩悶，以爲死勝於生，而以自殺來塞責，那是很可鄙的。」無疑的，自殺是弱者屈服於社會壓力的一種卑怯行爲。可是在日本，自殺卻特別的流行。據日本某報的統計，日本每年自殺者的總數，連十個美國加上三個西班牙再加上半個意大利的自殺人數，還只抵得牠的百分之八十五。這說明了日本人的悲觀色彩如何濃厚，也反映出了日本社會是如何的矛盾與不合理。

日本人稱自殺爲「心中」，在日本文學上描寫「心中」的作品，真是不勝枚舉。尤以江戸時代作家近松門左衛門的「心中物」爲最有名，如「會根心中」「心中二枚繪草紙」「心中天網島」「心中重井筒」「嘉平次加生王心中」等，便是他的代表作。德富蘆花的「不如歸」，也是以大磯心中的一幕爲最高潮。這些文人大都把「心中」美化，致使一般感傷的青年更易跑上這條路去。甚至有獎勵自殺的電影，如「天國結合的戀愛」便是一例，女工出身的川崎弘子，因主演了這幕電影，遂一躍而登電影界的王座，但同時卻使不少男女青年在看過電影之後自殺了。

在日本的自殺者中，並不只是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年，就連許多有教養的人，也多跑入這個迷宮。如人道主義作家有島武郎，便是和一個女新聞記者情死的。在他死了之後，有許多仰慕他的文學少女，竟懷抱着他的作品而自殺。被稱爲鬼才的芥川龍之介，是爲了「漠然的不安」而自殺的。在他死的時候，正是他在文壇最出鋒頭的時候，從生活方面說，他的自殺是毫無理由的。有名的詩人生田春月，也是跳海自殺的，在自殺之前，他還不忘記了寫信給第一書房老闆長谷川町囑咐他的詩稿「烏賊的歷史」。這些文人在自殺後，文名都更比生前響亮了，所以有的無聊文人爲了獵名，也效顰自殺，如中村某便是一個，不過因爲他沒有死，究竟還是成名不了。

日本人的自殺方式，真是五花八門，有投火山口的，有投海的，有投瀑布的，有跳高樓的，有跳懸崖的，最駭風景的是「瓦斯心中」，一般武人則多採用切腹方式。

三原火山是日本近年來最著名的自殺聖地，自從一個女學生三枝子由她的同學昌子領路到此投「御神火」自殺後，報紙雜誌大爲宣傳，於是一般青年爭去投身，在九一八事變前後數年，每年都有一兩千人在此自殺。三原火山是在離東京不遠的大島上，政府爲防止自殺，曾規定凡自東京乘船往遊火山的，都要買往返票，因爲決心自殺的人都是一去不返祇買單程船票的，可是結果仍然無效。政府又在到火山口的路上，逼立「在自

殺之前請來商盜商量」。「見有自殺模樣的人立刻報告警察」。「爲了國家勿萌短計」等字樣的牌子，也依然過止不住自殺者的洪水。後來在噴火口的周圍，用粗鐵絲設置柵欄，並且派人日夜看守，也還是防不勝防。據報載有一次一個男子跳下了火山口，大家正在驚愕的當兒，一個有說有笑的青年忽跳過柵欄，笑着說剛才那個男子是這樣跳下去的，一面模仿那男子的姿勢，話還沒說完，果真自己也跳下去了。又有一個少女自殺未遂，警察詢問她自殺的動機，她說只是爲了追求美的死，因爲跳下去的當兒衣服翻飛有如蝴蝶。這些簡直是令人難信的事實。比三原火山歷史還久的，是阿蘇火山。阿蘇火山在九州，從江戶時代以來便是日本的自殺名所，每年都有數百人在此投身，不過近年來牠的股票價格，已因三原山的拋售而降低了。

跳海自殺的，比跳火山口的還多。在風光明媚的瀨戶內海，在伊豆半島，在千葉海岸，在紀州海岸……經常都有青年男女不斷的躍進碧波去。尤其在海水浴的季節，常有人租了波艇向海上搖去，一去而不復返，有時甚至數人結伴，付下很多的租費，像去遊戲似的弄一點死的痕跡也不留下，悄悄地消失在一碧無涯的海上。有一年的暑假，在房州北條地方，一連去了五隻波艇都不見回來，政府派了飛機到太平洋上搜索，只在距離二百里的海面上，發現了一個殘骸，一架破綻了的留聲機。

二百跳瀑布自殺的人也很多，如箱根的玉簾瀑布，日光的神華殿瀑布，都常常有慘死屍體飄浮着。尤其是華嚴瀑布，自從作家藤村操在此自殺後，便成爲日本有數的自殺名所，有一年在此自殺的竟達二千餘人之多。許多青年男女遊客，嘻皮笑臉的走出旅館的門，到正晚上還不回來，第二天早晨去一看，卻兩個緊緊綁在一起死在瀑布下。蘇曼殊的詩：「華嚴瀑布高千尺，不及卿卿愛我情。」實在是有感而作的。

上面的幾種自殺方式，如果說是詩的，那末，跳高樓，跳懸崖，就不能不說是散文的了。大都會的百貨店，如三越、松坂、太丸、阪神、高島等等，常常有人從七八層的高樓向街道躍下自殺，所以我們在日本百貨店旁邊走路也得特別留心，否則很有作陪死鬼的可能。那些百貨店因爲自殺的過於頻繁，都在樓頂花園的周圍佈置了丈餘高的鐵絲網，並且經常派人監守着。又有許多跳懸崖絕壁而死的。我一年在熱海避暑，在短短的一個月間，親見臨海的一個懸崖下，死過三對青年男女，有的頸斷了，有的腳折了，血跡模糊，真是慘不忍看。此外，還有臥在火車軌道上自殺的。更有許多貧窮的人爲生活所迫，全家大小關在不通風的屋裏，放開瓦斯管活活悶死。你只要注意報紙，像這種全家心中「的事件，差不多每月都可發現幾次。

至於日本武人的切腹，那更是世界著名的。他們在切腹的時候，有一定的儀式，要

不憚身體有傾斜，不使十字紋有偏差。切腹後，武器要放在一定的地方。這算是日本自衛藝術的最高表現了。

我們日本自殺的原因，最多的是由於婚姻不成或失戀。其次是貧苦，其次是癩病。也有不少是爲了很小的偶然的事，而武士之自殺，則多是爲了過失或不名譽。這都是日本武士的勇於自殺。我們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實覺有些不忍，而尤其不忍的，是日本這個國家也正向這條路走去！

惟恐不做「桃太郎」

童話是以簡明形式，表現一般兒童大眾的潛在意慾的，它對兒童大眾的心理把握愈深，流行的範圍亦必愈廣。所以我們看某國的童話，也可看出某國的民族性。日本最著名的童話，是「桃太郎」。它從很古以來便已家喻戶曉，現在日本每個五六歲以上的兒童都能隨口唸出。桃太郎不但是日本兒童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一切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如果它沒有深深觸到日本民族內心的奧秘，是決不會如此流行的。

「桃太郎」的故事，梗概如下：

「從前有一個老爹，一個老媽。老爹上山斫柴，老媽下河洗衣。一天老媽洗衣的時候，一個大桃兒順着流水流下，老媽拾了桃兒回家。老爹看見了想吃桃兒，拿起菜刀來切，忽然桃兒裏面發出聲音道：『爹爹，請等一等！』老爹放下了刀，便從桃兒裏面躍出了一個孩子。老爹老媽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桃太郎，養在家裏。後來桃太郎長大了，決心去征伐鬼島。他帶了許多玉米餅動身，在路上遇着猴子、狗、野雞，便把玉米餅分給牠們吃，都收做了走卒。那時候，猴子、狗、野雞都要求多賞點玉米餅，桃太郎說：『給一個不行，只能給半個。』後來桃太郎擊退了這些走卒去打鬼島，就把鬼島征服了。」

僱征腹鬼島之後，把財寶裝滿車子，得意揚揚的回家。」

我們從這篇故事中可以看出日本民族的幾點特性：

一、殘酷：日本人實在是再殘酷也沒有的。日本武士道教育，叫兒童去看殺虎，叫兒童半夜去刑場帶回人頭來證明勇敢，都是教人殘酷。桃太郎的義父拿着菜刀切桃兒的時候，如果不是桃太郎叫得快，他這個義子也幾乎被他一刀切死和桃兒一口吃了。所以日本作家宮本武之輔到這裏也爲桃太郎捏一把汗。其實他要真個把桃太郎吃了，還不是只覺得桃兒一樣的味道？他既可吃桃兒，何嘗不可吃桃兒裏面的人，所以沒有吃者，只因爲桃太郎很快的跳出來了。這並非偶然的，它無意的說明了日本人的吃人思想。

二、吝嗇：日本人的吝嗇，凡是和他們交際過的人都知道的。日本人輕易不招待客人吃飯，總是等客人告辭出門說了「再會」以後，再假意說「請便飯如何？」即硬迫不得已請客，也不過一碗「味噌汁」加上兩個雞蛋罷了。桃太郎要猴子、狗、野雞給他當走卒，可是牠們要求給一個玉米餅，桃太郎卻不願給，只肯給半個。這也就表示了日本人如何吝嗇。所以淳儀、汪精衛、東璧君、這夥猴子、狗、野雞，當初期望日本賣一餅玉米餅的，現在也都感到失望了！

三、貪婪：桃太郎爲什麼要去征伐鬼島？就是因爲垂涎鬼島的財寶。所以他征服

鬼島之後，便把那裏的財寶擄載而歸。現在無數的「桃太郎」，扛着大砲到中國，到南洋，還不是想擄奪一些財寶？宮本武之輔也說：「現在進出大陸的日本人，差不多都是桃太郎式的，想弄點什麼財寶回家。弄錢回家，固然並非壞事，但如過於執着此點，將墮入不擇手段的錯誤，不管偷也好，搶也好，只知一心去求財寶入手。現在許多在大陸的日本人，正是這種情形。」（見支那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七期）不過宮本這樣的慨嘆，也並非責那些「桃太郎」掠奪財寶，他是怕操之太急，將引起當地人民的怨恨，妨礙掠奪更多的財寶。記得林房雄曾在開往華南的軍艦上，想起當日「海風吹着紅顏」的倭寇，而以自己的血管裏流着倭寇的血自豪。連這由左翼作家出身的林房雄，也那樣嚮往殺人越貨的海盜祖宗，可知日本人的侵略慾，是如何深入骨髓了。

四、矯飾 日本人最善矯飾，他最悲哀的時候反而笑，最快樂的時候反而哭，簡直不是常情所能測度的。德川幕府時代的大學者山崎闇齋，在他祭孔子時曾自稱爲夷人，因爲山崎研究漢學，傾慕中國文物，返顧本國文化落後，所以自慚爲「東夷之人」，自不足怪。但是後來的日本人，卻硬把「夷人」的「夷」字解作「平夷」，這也就是日本人矯飾的一例。桃太郎去征伐的地方，爲什麼必名之曰「鬼島」？因爲輕輕冠上一個「鬼」字，就可抹殺一切，征伐饒堂正正。掠奪財寶也名正書順。日本人處變朝鮮革命份

子，偏說是「取締不逞鮮人」；侵略中國，偏說是「剿滅共黨」；明明要建立東亞奴隸秩序，卻偏說是「建立東亞新秩序」；明明要征服世界，卻偏說是「八該一字」。這都是桃太郎式的矯飾作風。

五、狹窄 日本是一個島國，面積狹隘，由三千多島嶼湊合而成，所以日本人生來無大國風度，氣量既小，又無遠見。當甲午戰敗後，李鴻章赴日本請和時，伊藤博文曾提出一聯請李氏對：「內無相，外無將，不得已玉帛相將。」李氏對道：「天難度，地難量，這纔是帝王度量。」從這裏也可看出日本人是如何狹窄成性，中國人是如何寬大爲懷了。中國與朝鮮、安南、緬甸，相處數千年，隨時都有滅亡牠們的力量，然而中國人卻從未作過此想，雖然也出過兵，目的卻只在除亂。可是桃太郎看見一個鬼島，卻必思征伐；征伐的唯一目的，只是掠奪財寶。無怪宮本武之輔也嘆道：「桃太郎征服了鬼島，便把它的財寶捆載而歸，顯然是一種掠奪行爲，不過說是戰利品把它接收，也還不能不認爲正當。但應引爲遺憾的，是征服了鬼島的桃太郎，爲什麼要接受其財產而歸故鄉，卻不能使鬼島歸順加以開拓，建設王道樂土，而從故鄉把老爹老媽接去呢？這樣看來，桃太郎童話，實是島國式的，缺乏雄大氣魄！」其實，日本人的血管裏，誰不流着桃太郎的血。

日本民族的劣點，在「桃太郎」童話裏實在暴露得夠了；可是日本人卻還把牠載在教科書上，唯恐下一代的兒童不能個個做桃太郎，這是多麼愚蠢，多麼可笑？

可憐的女性

有人說：「世界上最幸福的三件事，是住法國的房子，吃中國的菜，討日本的女人。」日本女人真是那樣理想的麼？不錯，如果單把女人作爲男性的奴隸，男性的裝飾，男性的消遣品，那日本女人確是夠理想的了。

凡是到過日本的外國人，沒有不讚美日本女人的溫柔的。有許多西洋人——如小泉八雲便是一個——到了日本，便流連忘返，甚至轉入日本籍住到老死，日本的風景美固不失爲一個原因，而最大的原因當然還是由於日本女人的魅力。日本女人的溫柔，是在悠長的傳統中養成的，決非外國女子所能模仿，從前雪爾維尼主演「蝴蝶夫人」，所以歸於失敗，便是由於她不理解日本女人並非單靠和服、丸髻、木屐所能表現的。柔軟的線條，優美的舉止，和悅的聲調，構成了日本女人特有的溫柔；這種溫柔，是在男性長期的暴力訓練之下所養成，和奴性的諂媚是不可分的。

日本女人倘若除去了特有的溫柔，一般說來是很少美的。如果有什麼美的話，那毋寧說是由於那玩偶似的絢爛的裝飾美。日本女人那背後高而且闊的帶結，初見似乎給人一種笨重感，其實和那高髻、長領、木屐是很調和的。雖然名畫家有鳥生馬曾指摘日

本女人的服裝是時代錯誤，缺乏審美觀念，但從外國人看來，卻會加濃異國情調的渲染而給予一種意外的好感。她們衣服的颜色，常因天氣季節的不同，而隨時變換，所以與自然非常調和，這可以說是日本女性一種特有的審美感。暮春三月，芳草如茵，綠蔭之下，出現三五日本少女，那鮮豔颜色的和服與遮日傘，像蝴蝶般飛舞，完全與大自然渾融一片，真有一種說不出的美。

日本女人多喜歡裹着無數层的衣服，在胸前露出一點紅襟，這緊裹的衣服，幾乎使雙腳無法跨遠一尺。有位日本畫家，大概是藤田嗣治罷，曾發生一個疑問，便是西洋女人喜歡把雙腳裸露，爲什麼日本女人卻喜歡深深裹着？他熟思的結果，記起某西洋學者的一句名言：「女子是爲了脫衣而穿衣」，纔悟到那種嚴陣以待的佈防，正是爲了誘發男性的加倍好奇心，而決非如一般道學者所說，是由於日本女子更拘謹或更貞淑的原故。

日本女人從來是注意所謂「禮儀作法」的。中下等人家的女子，在中學或小學畢業之後，多到上等人家去充當女僕學習禮儀，如膝行跪坐的姿勢，徐行疾走的步法，迎送客人的禮節，以及和人談話的敬語，都要苦心學習。很久以來，現在也還是如此，日本女人在出嫁前，必須學習茶道與生花。茶道是飲茶的禮儀，送茶與喝茶都有一定的儀

式，連茶壺茶碗的大小式樣都有一定的規定；生花是把花插在花盆中或花筒中，務求美與自然，雖然一枝一葉也不可忽略。茶道與生花，都有無數的流派，各有特殊的傳統，特殊的作風。前者可以說是一種德育訓練，後者可以說是一種美育訓練。自然，這都不外爲了給男性提供更多的舒適。

古來日本女子臨出嫁，父母照例送她三種東西：一種是短刀，這是警告她如果不服從丈夫便該用短刀自殺；一種是魚子，這是祝她子孫繁衍的意思；另外一種，便是淫畫，從這裏，已充分暴露了日本男性的殘酷與自私。江戶時代，日本女子在新婚次日早晨，要用醋酸和藥水，把一口雪白可愛的牙齒染得墨黑，這是表示已有丈夫的標記，警告別的男子勿再染指。到了生小孩之後，更把眉毛剃光，作進一層表示。這種風俗，雖然明治維新後已經廢止，但是現在也還可以看出許多遺風。譬如女子在出嫁前，多把肩上的衣服縫縐，到出嫁之後，才去掉這種縐痕，所以我們遇着日本女人，只要一看她肩上有無縐痕，便可以知道她已嫁未嫁。這種標記，是很有意義的。就是說，如有未嫁標記的女子，便證明她的身份的自由，儘可浪漫不受干涉，否則有了主人便神聖不可侵犯了。

原來日本女人雖然重視婚後的貞操，而對於婚前的貞操卻是漠不關心的。一般女

人，在少女時代都很浪漫，甚至生了孩子再去嫁人，也是常事。所以日本私生子此較任何國都多，爲了顧全那些私生子，日本法律一向就承認私生子的社會地位。有許多日本名流也公然自認是私生子，不以爲恥。尤其是因爲日本家庭，多是男女老幼混雜睡在一個床帳中，有許多女子竟從很小便被自己的親屬奪去了貞操。血族亂交的遺風，現在依然在日本殘留着。

日本男子一向把女人視同奴隸，他們要求女人的是忍辱與屈從。丈夫儘管納妾，儘管嫖妓，妻子也不能過問。有的男子甚至把妍頸帶回家裏，要妻子去服侍她，他們在房裏取笑作樂，妻子則站在門外聽候使喚。如果她表示絲毫不滿，便有被丈夫遺棄的危險。在日本女人，被丈夫遺棄是一種奇恥大辱，不但爲社會所不容，甚至娘家，也要拒絕她入門了。日本人常把女人當作商品一般買賣，隨意把女兒廉價拍賣，所以日本賣淫業特別發達，全國大小都市都充滿了賣笑婦。在自命爲「文明國」的日本，它對女人的侮辱與虐待，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在世界各國中，恐怕要算日本婦女的地位最低下了。

但是世紀的暴風，已吹進了這個糜爛的國度，最近日本婦女大眾，也漸漸從傳統的長眠裏覺醒過來。無數的挪拉（Nora），已經啄破傳統的舊殼，向橫暴的日本男性提出

了抗議，她們不復是玩偶，而是一個堂堂的人了，不復如客廳裏供人玩弄的金絲雀，而以颯爽的英姿闊步在柏油路上了。隨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大批的女子產業軍佔據了各種生產部門，譬如交通機關、工廠、商店……無處不能發現她們的足跡。她們用嶄新的世界觀武裝着自己，她們已認清了真正的敵人是誰，前數年蓬蓬勃勃的婦女運動，便是她們自覺的先聲。當時甚至許多上流社會的小姐，如岩倉公爵的孫女，以及井上子爵的女兒，也被這股熱流捲去，而投進革命營壘。近幾年來，在軍閥高壓下她們的運動雖然無聲無聞；但我們相信，他們爲了做人的權利，爲了救自己的丈夫或愛子免當侵略者的砲灰，無疑地在潛行着艱苦的鬪爭！

尼采（Nietzsche）曾說：「你到女人那裏去麼？別忘記了鞭子！」現在我們願意反過來告訴日本婦女：「你到男人那裏去麼？別忘了鞭子！尤其像東條、板垣那一類無恥的男人！」

土肥原和川島芳子之流

日本是一個黷武主義國家，它夢想征服中國，征服世界，一面擴充陸海軍備，一面加強間諜工作。但日本陸海軍只在戰時活動，而日本間諜卻不分平時戰時都在作着侵略的開路工作。所以日本間諜是世界上最上再陰險也沒有的東西了。

日本間諜的組織，可溯源至德川幕府時代。德川家康爲了偵察三百諸侯的動靜，曾豢養「庭番士」三百餘人，散佈全國各地，在江戶城下並設有「伊賀組」「甲賀組」，這便是日本最初の間諜組織。到了明治初年，薩摩和長州兩藩互爭雄長，那時日本的間諜漸形活躍。警察總監川路，是有名的正義派份子，曾費不少心力樹立間諜機構，以監視一切反政府人物，終於成爲怨恨的目標，而死於非命。當時明治政府正欲變法圖強，它最初的假想敵是俄國和中國。於是牠の間諜工作的重心，漸漸轉移，由對內而爲對外了。

日俄戰爭的勝利之歸於日本，誰也知道日本間諜實有莫大的功勞。有許多事情可以證明當時日本間諜工作的神通廣大。如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彼得堡與遠東軍用祕密電碼討論「俄國先動手有利？還是等日本挑戰有利？」的問題，立刻被日本間諜探知報

告日本軍部，日本海軍當天就先發制人，閃擊旅順，致使俄國猝不及防，士氣大受影響。又如一九〇五年戰爭正酣的時候，日本軍部對於俄國統帥部的一切重要決定，差不多完全知道，五月三十一日俄國統帥部決定由華坊谷進攻的消息，六月一日東京軍部就知道了。在俄國軍機大臣庫洛巴特金和俄皇用密電商議這個重要的軍事行動時，不料這個密電竟被日本間諜偷去了，於是日軍對俄軍的動作就有了準備，而使俄軍完全失敗了。再如俄國政府向奧國軍火商定造五十萬發榴霰彈，不料奧兵工廠的員工竟被日本間諜巧妙的收買了，在這些榴霰彈的火藥管中都沒有裝進火藥；等到運到戰場使用纔發覺，可是已經遲了。

日俄戰爭時日本間諜活動的深入與廣泛，實在令人吃驚。在戰事之前日本已在我東北各地密佈間諜網，以旅順、大連為策動中樞。那些間諜僞裝中國人，混入工人與土匪的隊伍，大肆活躍，據說那時十名工人中就有一名日本間諜。不管是街頭、車站、港灣、山林、曠野，無處不有日本間諜的陰影。所以俄國轉電線站的所在，探照燈的地點，水雷的佈置，日本軍部莫不瞭如指掌。因此一到正式交鋒，俄軍想用強烈的探照燈照射日本艦隊，使之眩暈無法行動，可是燈光未發，俄軍的探照燈便已被砲彈粉碎了。而日本艦隊五次進攻旅順，港外舢舨相望，卻只有日艦一艘觸着俄軍預置的水雷而轟

撥，據說這還是由於水雷失旋離開了原定位置的原故。當時日本不但密佈了許多軍事間諜，並且還利用外交官作各種間諜活動。沙皇會以書面證明，奧特沙的日本領事，於日俄戰爭前，在土耳其、波斯、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及高加索，設有廣泛的偵探網。駐烟台的日本領事，曾指揮中國和俄國沿海的間諜活動，當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日本海軍攻擊旅順的前夜，那位領事以救渡日僑爲口實，騙得烟台俄國領事館的特種護照到旅順，從旅順回來馬上將註明俄國軍艦停泊地點的地圖獻給海軍大將東鄉。同時，日本還在俄國內部收買了不少俄奸，從事間諜搗亂工作。如有名的社會革命黨的教授阿捷夫有很長一個時期是「黑龍會」的代理人。鼎鼎大名的神父卡彭從瑞典京城斯托克荷姆的日本軍事參贊那裏領有大批報酬，就是畢蘇斯基也從這位軍事參贊手中領過不少津貼。他們都是日本雇用的間諜。此外，俄國少數黨也曾將「西伯利亞大會」的祕密情報出賣給日本駐愛沙尼亞的軍事參贊。據希爾弗里黑的「黃金在日俄戰爭中」一書之記載，日本爲了組織俄國國內的諜報和擾亂工作，曾經費去一萬二千萬金圓之多。

日本對中國野心最大，牠在中國の間諜活動也最早，在距日俄戰爭三十餘年前，便已在中國有間諜行爲了。當一八七二年西鄉隆盛主張征韓之先，便已派池上、武市兩陸軍少佐化名池清、劉和，僞裝商人，潛入我東北各地調查地理、軍備、社會、民情

等，以作征韓之張本。次年，西鄉更進一步，不僅謀併高麗，並欲在中國南部佔領一據點，復派樺山資紀海軍少佐，兒玉利國海軍大尉，往華南及台灣偵察情形，接着又派福島九成冒充日本畫家安田老山的隨行學生，以遊歷中國爲名，到台灣測繪地形，致有後來台灣之被侵佔。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前後，日本因高麗受中國的掣肘，對中國的陰謀愈毒，乃由浪人平岡浩太郎等組織的玄洋社，開始對中國作有組織的間諜活動。先設立福州組與芝罘組，後來又在上海創立東洋學館。福州組擔負華南方面的偵察任務；本部設在福州廬山軒照相館，以曾根俊虎、小澤豁郎爲首領。小澤當左宗棠率大軍到福州時，曾用巨金收買失意軍官黃竹齋，偷得全軍緊要圖冊送日本參謀部。芝罘組擔負華北方面的偵察任務，本部設在芝罘日本領事館，以駐芝罘領事東四郎爲首領。東洋學館則設在上海崑山路，以末廣貢恭、佐佐友房爲首領，它的主要目的，是在訓練日本僑華青年熟諳中國國語國情，以充在華間諜幹部。後來的日清貿易研究所，以及至今猶存的伺文書院，都是承繼了這一系統。從此，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的基礎便確立了。

那時日本已決心與中國一戰，爲了準備戰爭，日本參謀部又派海外諜報武官荒尾精來華擔任間諜任務，俾使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更加強化。荒尾得日僑樂善堂老闖岩田吟香的金錢的援助，在漢口開設樂善堂支店，作爲間諜活動的大本營。其組織設置長一

人，荒尾自任，副室長一人，中野二郎擔任，分工作人員爲內員、外員兩種，在各地分設支部。北京支部由宗方小太郎主持，以調查清廷政情人物爲主要任務。湖南支部由山內巖主持，因爲清末湖南人才輩出，所以日本特別注意湖南民情，密令堂員調查以籌對付方策。四川支部由高橋謙主持，企圖於必要時把四川作爲根據地。此外並在蘭州開設書店，擬深入新疆，以謀打破俄國建築西伯利亞鐵路的計劃，真可說無孔不入了。荒尾自一八八六年來華，由於活動規模太大，政府支給的費用不夠維持，不能不仰給於樂善堂，結果竟使樂善堂幾乎破產。所以甲午戰爭的勝利之歸於日本，實在不是偶然的。

上面已將日本間諜的史實作了一番簡單的敘述，現在再來看一看日本間諜的組織。日本間諜的組織，可以分爲軍部、外務省、浪人團體三個系統。但這幾個系統雖分別擔任特定的間諜任務，而最高的領導權則仍操之於參謀本部。

軍部間諜組織，又可分爲陸軍和海軍二系。海軍間諜由海軍軍令部第三課管轄，陸軍間諜由陸軍參謀本部第二課管轄。參謀本部是日本間諜組織的神經中樞。在參謀本部的指揮之下，有各國外駐軍的特務機關，如朝鮮駐軍、關東軍、華北駐軍等等。陸軍特務機關的組織，計分總務、調查、情報、顧問四部。總務部下設政治、教育、宣撫

會計四班，調查部下設經濟調查、資源開發兩班，情報部下設戰時情報、平時情報兩班。顧問部則於必要時，在各官廳、公司、團體中安置顧問，俾在有利的條件下活動。日本參謀本部爲了訓練幹部，更挑選受過相當教育的青年入拓殖大學及其他訓練班，施以間諜教育，然後派往國外活動，每年平均在四千人左右。據一九三六年之預算，該項組織之費用竟達一千五百餘萬元之鉅。

關於外交方面的間諜活動，由外務省主持。因爲在若干場合軍事間諜活動受種種限制，所以他們利用穿着燕尾服的外交官來作間諜行爲。外務省的情報班，不消說，便是平時蒐集「友邦」情報的總機關。日本派往各國的領事、外交官、商務參贊以及考察團之類，實際無一不負有間諜任務。日本選用這些人員，都是經過極大考慮的。這些人員，要無「危險思想」，善交際，會說謊，有很強的記憶力，熟諳該國語言風俗，並受過特種間諜教育。譬如前外務大臣廣田宏毅、有田八郎，便都有過間諜經驗。廣田曾於一九三五年在現代雜誌上公開告白三十年前做間諜的故事。據說在日俄戰爭發生的數月前，廣田還在帝大讀書，一天偵探首領命他趕快到外務省謀工作，赴俄國從事偵探，據說以學生身份，利用假期赴俄實習語言，有種種方便。於是廣田便入了外務省，攜帶必需款項，一經過高麗入滿洲，遍遊天津、旅順、營口、奉天等處，詳細考察俄國的軍事設施。

及軍隊動靜後，回到東京。」（廣田原語）由此，我們可以類推日本那些所謂外交官，是怎樣一種戴假面的獼猴了。

日本的浪人團體，有四百餘個之多。勢力最大的，是頭山滿的黑龍會和大川周明的神武會，而以黑龍會爲對外間諜活動的大本營。黑龍會的前身是玄洋社，關於玄洋社在華的間諜活動，前已簡單述過。黑龍會創立於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當時帝俄擬了一個開發圖們江沿岸森林的計劃，起初只是私人經營性質，不久便變成俄國的國營事業，那時日本勢力已浸潤高麗，正想踏上獨霸東亞的階梯，看到帝俄勢力侵入東三省，非常不滿，於是一般浪人爲對抗帝俄，便組織了一個祕密集團，取名爲「黑龍會」，直譯就是「超越黑龍江」的意思，換句話說，日本不但決心阻止俄國擴展到中國境內的黑龍江，並且還要使日本勢力越過黑龍江。黑龍會成立後，則派大批會員出國作間諜活動，據說日俄戰爭時，單是黑龍會的活動費便化去一千二百萬元之多。此後黑龍會一天天發展，成爲日本政界的一大黑幕勢力，現在連旁系建國會、浪人會、生產黨等一起，會員至少有數十萬人，無論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有他們的幢幢鬼影在徘徊，尤其是中國的各大都市，爲他們活動的中心舞台，他們化裝爲僧侶、學者、商人、水手、娼妓……有的掛着學術機關的招牌，有的開設醫院藥店，有的開設妓院烟館，深

入社會各階層，聯絡失意政客，落魄軍人，勾結流氓土匪，誘惑意志薄弱青年，甚至向政府官吏暗送秋波，他們活動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門。七七前北平、天津、上海各地的歷次騷擾，莫不有他們在幕後牽線。譬如在日本霸佔我東北後，有三個蒙古親王因為拒絕投降，便都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月間，被黑龍會浪人用毒藥毒死了。領導這一大黑暗勢力的，是頭山滿，他是一個佛教徒，有一雙狹細的眼睛，一把修長的銀鬚，生平愛好玫瑰，從不願離開花園，許多次的暗殺（如前首相犬養毅之被刺），暴動（如二·二六事件），以及在國外的騷擾事件，都是他在花園中冥想時定下的陰謀。法國雜誌「立陶曼」一九三六年四月號曾說他的一生是一連串的冒險事業，實在一點也不誇張。他在日本政界、財界、軍界都有許多得意門生，最著名的，有前首相廣田弘毅、平沼騏一郎，前外相有田八郎，前駐德大使武者小路，石原財閥領袖石原廣一郎，前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以及土肥原賢二大將，川島芳子等等。

說起土肥原賢二來，誰也知道是侵略中國的罪魁，這裏，實有一述他的醜史的必要。土肥原被稱為日本有數的「支那通」，可以說完全是靠侵略中國起家的。他於民國四年首次來華，被派在關東軍服務。民國六年受張作霖之聘為顧問，這是他入中國機關活動之始。民國十三年奉直戰爭，他策動關東軍援助張作霖打直軍，民國十七年張

作霖被國兵革命軍驅逐出關，當乘車至皇姑屯時忽被轟然一聲炸死，主持這一陰謀的也便是土肥原。土肥原以此有功，不久便被晉級爲陸軍大佐，並升任瀋陽特務機關長。民國二十年六月他又以軍事考察團名義來往於哈爾濱瀋陽之間決定侵略奉天三省的大陰謀。九月十八日遂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事變，同時他就任爲瀋陽市市長，十一月他又跑到天津，製造騷擾事件，乘機把滿清遜皇溥儀劫去滿洲，於二十一年三月成立了偽滿洲國，裏面的偽官，都是土肥原從前在中國搜羅的一些賣身投靠的漢奸。土肥原想拉個把較有名望的人物到他組織中去，以便號召。他看中了當時在領導抗戰的馬占山將軍。他想請馬將軍去當偽軍政部長，可是馬將軍正氣浩然，使他白白化了百萬元日金，回答他的卻是更強烈的反擊。土肥原遭受了這一大失敗，便被參謀本部調回日本，給他一個少將頭銜，並任爲近衛師團的一個旅團長。

但不過幾個月，土肥原又以關東軍特務機關長的名義出現於東三省了。當他剛從新疆內外蒙古回到瀋陽的時候，熱河的侵略戰爭又爆發了。熱河戰後，民國二十三年的溥儀稱帝號。二十四年五月的豐台事變及匪偽佔冀東，十一月的香河流氓暴動，以及冀察政權的出現，這一連串的事實，差不多都是土肥原一手製造的。七七戰爭既起，土肥原充任第十四師團長指揮寇軍在豫東作過戰，被我神勇國軍打得落花流水，不久便

被調回日本。後來一度被任爲偽滿邊境的司令官，現任參議官。土肥原在中國從事間諜工作二十餘年，愛穿中國服，會說中國方言，要他周圍的中國人呼他爲「土大人」，但一般都綽號他爲「土匪源」，因爲他足跡所至的地方，隨着便發生災禍，實在是中國二十年來禍亂之根源。西洋人報紙常稱他爲「遠東的勞倫斯」(The Lawrence in the Far East)。實則他在中國所起的破壞作用，遠非歐戰時的著名間諜勞倫斯所能比擬。他在短短的十年之間，由一個陸軍大佐而升到陸軍大將，官升得這樣快，自然都是他在中國造下了極大罪惡的代價。

和魔王土肥原齊名的日本間諜，是女妖川島芳子。然而她卻是一個賣身投靠出賣祖國利益的漢奸，她是滿清肅親王善耆的女兒。肅親王陰謀復辟失敗，於民國六年亡命日本，便把這個不到十歲的女兒送給了浪人川島浪速，因此改了日本姓名叫川島芳子。川島浪速看到這個乾女兒生得很美麗，知道將來可做一株搖錢樹，便決心把她好好教育，先把她送到松本女校讀書，不到一年又把她送到鹿兒島的男子中學去，改穿男裝，換名金良太郎，從此養成了她愛穿男裝的習慣，芳子漸漸長大，一年漂亮一年，她那人獸心的義父看到她的妖豔之姿不免垂涎，便在一個晚上破壞了她的貞操，那時她還只十六歲。芳子的神秘而處女之夢被驚醒了，她受了這個重大的刺激，痛不欲生，曾用手槍自

殺未遂，從此與川島脫離父女關係，自暴自棄，開始極度浪漫的生活，終於給「黑龍會」發現，成爲一個可恥的間諜了。黑龍會爲了實現滿蒙政策，便把她作爲工具嫁給了蒙古王公巴爾扎布的兒子凡珠兒扎布做妃子。她初到蒙古，嘗着新鮮的蒙古包生活，倒也還安分，但是過慣了大都市的紙迷金醉生活的女子，終究耐不住沙漠中的枯燥，於是她決心逃走，天天練習騎術，並且用各種方法探聽路線。一天黃昏，在蒙古廣漠的原野中，有一個穿着絳色旗袍的少婦，騎着一匹白馬飛也似的向東奔去，那便是芳子，她終於經過千辛萬苦回到日本了。

芳子的單身匹馬逃出蒙古使黑龍會的美人計歸於失敗，固然使他們不高興，但是他們一方面卻也佩服她的機智、勇敢，於是準備再度利用她爲侵略中國的爪牙。不久，由浪人山村的介紹，芳子便到關東軍特務機關服務了，那時的特務機關長便是土肥原。土肥原看到她的妖豔、明敏，知道這是一個大可有爲的妖婦，便把他在中國間諜生活中所體驗到的一切，都傳授給了她。從此，他便成爲土肥原的最有力的助手了。不久，派她赴東北各重要城市活動，她每到一地，便喬裝作女教員或遊歷客，先和當地的教育家及新聞記者來往，博取他們的信心，交遊既廣，便設法與當地的官憲聯絡關係，一面偵察當地的軍事政治情形，一面甘言遊說轉移當地人民對日本的觀感，甚至用金錢收買一

般不良分子充日本的第五縱隊。有時她又喬裝爲中國妓女，或朝鮮姑娘，出入於賭窟啤館，誘惑一般下級軍官和士兵，探聽各種國防秘密。據說當時日本曾派遣四百名間諜交她指揮。待到她一切佈置好了後，便爆發了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三月，她和土肥原到天津須磨街綁架溥儀，也賣了很大的力。回瀋陽後，她又冒充留俄的中國女學生，攜着證明文件到伯力和海參崴等處，勾引蘇聯的高級軍政人員，探聽蘇聯於九一八後在貝加爾湖以東的駐軍實力。由這一次的功勞，日本政府獎給了她一枚勳章。到了一二八淞滬戰爭時，她又變名爲金璧輝，化裝舞女，在爵士樂的交響聲中，憑妖豔的媚態灌給一般舞客以迷魂湯。淞滬協定締結後，她重回偽滿。不久，熱河戰爭爆發，她又組織鐵血義勇軍，自任總司令，同時用廉價的肉體慰勞作戰中的日本高級軍官。民國二十三年夏，她被任爲偽滿女間諜部部长。由長春銜令到天津，勾結失意軍人石友三劉桂堂組織便衣隊作亂，改名范香白，出入跳舞廳，探聽機密，並在北平開設一家酒館，作爲傳遞情報的機關。綏遠戰事發生後，這個出賣祖國的無靈魂的妖婦，又擔任熱河民團軍總司令，出沒東北內蒙各地，八一三滬戰中，她會化裝爲中國士兵到天通庵一帶刺探軍情。後來又化名爲李松辭在香港皇家酒店內，和漢奸陳耀祖（汪逆精衛的內弟）打得火熱，汪偽政府之成立，她也是在幕後牽線的一人。

她的一生，始終是給敵人當走狗爲害祖國；有人把她比擬德國女間諜瑪台·哈麗（Mae）
（Mae），恐怕她的結果也將和瑪台·哈麗一樣悲慘罷？

變妖作怪的財閥

俗諺說：「錢能通神」。現在日本的財富，都集中在幾個大財閥的手裏，他們有的是錢，自然法力無邊可以與妖作怪了。我們看見日本表面上有許多軍人政治家在那裏翻筋斗，其實他們翻來翻去終翻不出財閥的魔掌。日本事實上的支配人，不是日皇，不是軍人，更不是那些賣身投靠的政客，而只是幾個大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倉、淺野、川崎、黏川、野口、石原等，其中尤以三井、三菱的勢力爲最大。前文部大臣尾崎行雄會說：「倘使日本帝國是一個民主國，那麼大總統便會由三井和三菱輪流擔任。」這決不是誇張的語。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倉五家，擁有日本全部國富的百分之六十二，在日本銀行存款中，有百分之四十都在他們的手裏。單就三井、三菱、住友三家而論，便操縱日本全部工商業四分之一。他們既握住了日本金融產業的命脈，大欲已遂，至於誰做形式的皇帝或大總統，那還有什麼關係？

日本財閥的成長歷史，說起來並不算長。他們築成今日的地位，固然個別的遭遇不盡相同，而相通的一點，便是都在政權的翼卵下長成。原來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遠落於世界資本主義先進國之後，後起的日本財閥，要和那些老大哥競爭，顯然是一件不容

易的事，所以不能不借助政府的力量。明治政府本是靠三井、三菱的財政的援助，而打倒幕府完成維新大業，所以明治政府對他們的保護是無所不至，不僅支出國家經費的大部份資助他們的事業，並且把許多國營事業廉價出讓給他們。財閥隨時在政府中物色代言人，而一般政客爲了滿足政權慾也樂得和他們勾結，所以日本財閥和政府的關係是非常密切。如明治維新元勳井上馨是三井的功臣，大隈重信、後藤象二郎是三菱的功臣，而元老西園寺公望則爲住友的保护人。此外，如高橋是清與安田財閥，原敬與古河財閥，町田忠治與山口財閥，久原房之助與結川財閥，宇垣一成與野口財閥的關係，也都是很有名的。由於那些財閥的利益不一致，所以在政治方面形成各種黨派，如從前的政友會是三井的喉舌，民政黨是三菱的喉舌，現在那些政黨雖然取消了，但是也不過化整爲零，而且軍閥獨裁政府仍不能不請財閥的代表來充顧問。日本政府與財閥，正如影之於形是不可分離的存在。

一方面，日本財閥和軍部也一向保持密切的聯繫。軍部是爲財閥獵取權益的先鋒，也是財閥的龐大的財產的鑰客。日本面積狹小物資貧乏，顯然不夠營養日本資本主義，所以需要那些打手，以國家的名義向海外奪取資源與市場。我們知道如果沒有中日、日俄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幾次戰役，日本財閥決不能獲得如此肥腴。那些財閥追隨軍閥的槍

釋之後，到殖民地大吸其血，如犬倉、三井、三菱之於中國，野口、三井、三菱之於朝鮮，鮎川之於滿蒙，石川之於南洋，都是彰明較著的事實。近年來軍閥勢力膨脹，主奴地位似有顛倒之勢。其實孫悟空儘管神通廣大，唐三藏卻有的是金箍咒；日本軍閥儘管囂張，財閥只要口中輕輕一唸便會令他們頭痛。命運註定了日本軍閥必須作財閥的忠狗！

日本財閥固然賴政治家和軍人的賣力而有今日，但是我們也不否認他們個人的努力。三井的前身是一個小雜貨店，三菱的前身是一個小米行，都是經過了若干代的奮鬥纔築成今日的王國。還有的是靠一雙赤手空拳在自己一代裏掙得巨大的財富：安田王國的創業者善次郎，從錢莊的小學徒出身；大倉王國的創業者喜八郎，從饅頭店的小伙計出身；淺野王國的創業者總一郎，從醫生出身；鮎川義介原是一個書僮；石原廣一郎是一個農園勞動者。他們投機的才幹和奮鬥的精神，自然也不容我們忽視。不過我們必須指出：唐三藏如果沒有孫悟空開路決不能到西天，日本財閥如果沒有軍人和政治家的協力也決不能造成今日的地位。我們只要把日本財閥的歷史翻閱一下，便知道他們的成功和日本政治環境的關係是如何密切了！

三井財閥

三井是日本資格最老的財閥，具有三百餘年的歷史。它的家系，原出於貴族藤原氏，傳至右馬之助信生，遷居於京都的三井里，纔棄舊姓，而以所居的地名爲其姓氏。傳十六代至三井高安，因戰敗棄領地，他的子孫便由武士轉爲商人了。高安的儿子高俊，開始在江戶開一雜貨店叫越後屋，製賣酒與醬油，當時適逢德川幕府創立於江戶，社會逐漸穩定，所以他的生意頗形順利。到了他的四子高利，乃將事業大大發展，他是三井王國的奠基人。他於距今約二七十年前開始在江戶創設吳服店，招牌仍爲越後屋，專作綢緞買賣。當時商場慣習，買賣多賒賬，售布只論匹數，他一反積習，改爲現錢交易，和按尺出售，因此事業蒸蒸日上。後來他又在江戶、京都、大阪先後設立兩替店，經營匯兌業，並運動幕府官吏，成爲幕府的御用匯兌商。隨着商業資本的抬頭，他的事業基礎漸趨於鞏固了。於是高利從十一個兒子中挑選比較賢明的八人，創立八家，並制定家憲十條，令子孫遵守。高利的長子高平，繼承父志，又於京都開設絲店並經營絲織物的棧房業，同時派專員駐長崎與荷蘭人貿易，販賣舶來品，這便是後日三井物產會社的搖籃。高平對於他父親的遺業匯兌業，也是發展不遺餘力，他和富豪九人合組「十人組」，包辦幕府的金銀匯兌，從此他成爲幕府的財政支柱之一。以後經過數代約一百四十餘年，三井的家業都在順利發展，到了高福時代，便遭遇着明治維新的大波

灑了。

在明治維新之前，三井不過是一個巨商，從此之後，便成爲日本屈指的大財閥了。三井之能達到如此地位，實不能不歸功於「番頭政治」。原來三井的事業不由主人直接負責，而以雇用人「番頭」總攬一切。這時，他迎進了一個富有才幹的「番頭」三野村利左衛門。三野村眼光遠大，堅決勸三井捨棄橫征聚斂的幕府而援助當時勢力尙微的維新政府。因此，三井不久便成爲維新政府的非正式財政部。他先後獻給維新政府數百萬兩軍餉，現款不足，甚至將家存古金銀出賣，致使維新政府在倒幕戰爭中獲勝。當時政府創立「造幣寮」鑄造通貨，便是三井一手包辦。三井又與小野組、島田組合辦全國的國課，利用不需利息的公款經營自己的事業。這都是三野村的功勞。三野村又用巧妙的手段，勾結維新元勳井上馨、山縣有朋等，尤其井上和三井的關係最深，他後日成爲三井的顧問。當大隈重信任大藏卿時代，忽然決定要調查三井、小野、島田等辦理國課的情形，井上立刻把這個祕密報告三井，當時三井會動用公款五百餘萬元，內部很空虛，聽到這消息便倉卒收買了大批公債，待政府命令發佈時，即以公債作擔保品，因此得免於破產。其他小野組和島田組因無準備，都歸於沒落了。原來三井和小野組曾於一八七二年合辦第一國立銀行，小野組沒落後，銀行的實權便完全移入三井之手。以此爲階脚

右又另創三井銀行，於是三井便成爲日本金融界的霸王了。

三野村死後，井上馨介紹中上川彦次郎爲三井的「番頭」。中上川也是一個手腕敏捷的實業家。他把三井的機構大加改革，刷除積弊，追還舊債，並選拔新進人才，一時氣象爲之一新。後日日本實業界的巨頭如藤山雷太、武藤山治、米山禰吉、池田成彬等，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同時他順應日本由商業資本轉化爲工業資本的客觀情勢，使三井在工業方面也築就了堅固的基礎。如三井礦山、鐘淵紡績、王子製紙等事業，都是在他的手裏發展起來的。到了甲午戰爭爆發，中上川認爲是發展的好機會，馬上創設工業部，擴充軍需生產，同時竭力以金錢援助政府，單是公債一項，以二百萬元資本的三井銀行，便應募軍事公債六百萬元。戰爭結束，日本獲得賠款二億元，自然給予三井事業不少津潤。戰後，三井的貿易發展極速，不數年，支店遍設世界各大埠，接着又創立了船舶部。至日俄戰爭時，三井沐浴着軍需景氣的恩惠愈加膨脹，尤以船舶業獲利最厚，此時資本已增至五千萬元了。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三井王國在團琢磨指揮之下，更獲得了飛躍的發展，資本又增至二億元了。團琢磨之後，繼之以池田成彬。這位曾任大藏大臣的池田，在任三井的家臣時代，爲了三井的財富，也曾大揮其手腕。他與三野村、中上川、團，是三井王國麒麟關上的四大功臣。

據橫口弘調查，今日三井擁有資本八億一千萬元，指揮資本約十九億元。在三井支配下的，有直系六十五公司，旁系五十八公司，操縱全國棉花業百分之十四，纖維業百分之十五，紙業百分之七十八，工程業百分之五，煤業和船業百分之十一，電氣化學業百分之五。近年三井因受輿論攻擊，已改組三井合名會社，開放他一家族獨佔的事業，招收一部份外股，表面使人沾一點獨佔利潤，自己卻也增加了活動的資本，這真是巧妙的僞裝了。

三菱財閥

三菱的歷史很短，他的財富大都是由岩崎彌太郎在二三十年內聚積起來的。岩崎生於一八三四年，父親是一個浪人，嗜酒如命，不務正業。當他二十一歲時，他父親因酒醉失言侮辱了豪紳，豪紳賄賂官吏把他父親拘禁了。他設法奔走，終不得釋放，便在獄門上大書一聯云：「官以賄賂成，獄因愛憎決。」因此，他自己也以誹謗官吏罪入獄了。過了幾月，官吏憐憫他的孝心，以離開當地為條件，把他釋放了。他遷到鵬田村，因而得識土佐藩健將後藤象二郎、坂本龍馬等，這是他後日成功的重要關鍵。

後藤象二郎本是開國論者，當他任「大目付」參預政事後，便於高知市外創立開成館，經營貿易，自己往來於長崎與土佐之間，販賣白紙樟腦等。後來因虧空巨款，逃回

土佐，遂任岩崎爲長崎留守主任。岩崎赴任不久，便發生了紀州藩擄洗土佐藩的汽船事件，坂本龍馬向紀州藩提出強硬交涉，結果得賠款八萬三千兩。坂本把七萬兩交給了岩崎，後來坂本被刺身死，無人追究，這便是三菱王國發迹的資本。不久，土佐藩參加倒幕，因軍費困難，召岩崎到大阪主持財政。旋因濫發紙幣，發生擠兌風潮，岩崎束手無策，只得乘軍艦逃去。後來廢藩置縣，維新政府允許負擔藩債，收回各藩濫發的「藩札」，後藤把這消息密告岩崎，岩崎立刻收買了許多「藩札」，一轉手間便贏得九十萬元的暴利，這是三菱王國第二次的發迹資本。

開成館在這時已改爲土佐商會，岩崎爲大阪的主持人。不久，土佐商會又改名九十九商會，再改名爲三川商會，終於賴後藤的斡旋，由土佐藩的官產變爲岩崎個人的私產，改名三菱商會了。當時登記的財產爲汽船六艘，只船二艘及帆船等共十一艘，岩崎便靠這些船舖起家。不久，明治政府決定征伐台灣生蕃，後藤立刻把這秘密告訴岩崎。岩崎設法勾通橫濱的妓女阿倉，賴她的介紹，結識當時政府要人大大久保利通和隈重信，雙方在妓院中訂定密約，政府將軍隊運輸委託三菱商會全權辦理，由政府撥款七百萬元向外國購汽船十三艘，由三菱作運輸之用。事後，大大久保等藉口三菱運輸之功，把十三艘汽船全部送給了三菱，並由政府每年給予三菱巨額的津貼。後來政府又購買郵便

汽船會社的船舶二十餘艘送給三菱。岩崎得了這些橫財，便把三菱商會改組爲郵便汽船會社，自任社長。岩崎既樹立了相當基礎，於是進一步排斥外商，轉請大隈疏通政府借得美金八十萬元，收買美人經營的太平洋汽船會社。不久，又藉政治力量，摧毀英人經營的皮奧汽船公司。於是三菱便成爲東洋海上之王了！至西南之役，岩崎乘政府之危，竟要挾撥給三百四十萬元充軍運費，政府雖然憤慨，終於忍氣接受。戰後，三菱又把囤積的軍需品藉口乾沒。這次八個月的內戰，給予國民的是無數死傷，給予三菱的卻是一千五百萬元的橫財。此時，他的地位已駕住友鴻池財閥之上了。

三菱於一八七九年，復從船舶業擴展於銀行業，創立第一百十九國立銀行，那便是三菱銀行的前身。一八八〇年又設立三菱爲替店，經營海上保險、銀行及倉庫等業。三菱從此利用優越地位，對中小商業大施壓迫，因此激起各方面極大的反感。澀澤系人物首先在明治日報撰文猛烈攻擊三菱和犬隈，三菱也收買郵便報知的記者犬養毅創刊東海經濟新報爲他辯護。後來又用巨款把隱退的後藤重復送上政治舞台，使與板垣組織自由黨。不久，大隈終被推翻，政權落於薩長閥之手，長閥井上馨與三井關係最深，遂對三菱大自施報復。三菱爲對抗起見，又以資金援助大隈組織立憲改進黨，圖與板垣、後藤之自由黨相呼應，攻擊井上馨等的藩閥政府。但板垣由於他所代表的有產者與三菱的利

益不相容，卻走向反三菱的路上。三菱在環矢集攻之下，仍然奮力應戰，密以巨款收買閣員反對井上馨，遂使內閣發生裂痕而歸於崩潰。此時，大隈亦自告隱退，並將改進黨解散，輿論對於三菱的攻擊，遂不復如前之猛烈了。

一八八五年二月，岩崎彌太郎病死，長子久彌繼為當主，其弟彌之助任輔佐。彌之助曾留學美國，在他的手裏更把乃兄的事業擴大，他對政治上的操縱也很高明。他從船舶業更伸手於造船業，收買長崎造船局，遂發展成今日日本最大造船廠之一。又發展銀行業，併吞第一百十九國立銀行改稱三菱百十九銀行。並收買丸之內等處荒田十萬坪，自丸之內成為東京中心區後，岩崎家便平空增加了數千萬元財富。彌之助鑒於事業的擴大，乃將三菱社改組為三菱合資會社。後來經過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三菱各事業更獲得大規模的發展，到歐戰時，三菱已足與三井比肩。他一方面操縱民政黨與三井的政友會對抗，一方面利用龐大的資本擴大事業網。今日三菱擁有資本四億五千萬元，指揮資本約二十六億元。在他支配下的，有直系六十四公司，旁系二十六公司，操縱全國銀行業百分之四十六，信託業百分之十，海險和火險業百分之三十九，航運業百分之三十七，堆棧業百分之二十二，玻璃業百分之四十七，糖業百分之十九，啤酒業百分之十七，麥業百分之四十七。近年三菱也和三井一樣，開放一部份事業招收外股，但是這對

於他的獨裁權並無什麼影響，相反的，卻給他更大的方便了。

住友財閥

住友財閥是靠銅山起家的。住友原出自桓武天皇的幼子所建立的一族，傳至十九代忠直改姓住友，再傳至政友繼業武士而改業商。政友子友以開始經營銅業，店號泉屋，後來從政府取得銅的特許商的名義，業務漸漸發達。至友以第五子友信，又進一步經營銅的貿易及開礦，獲得吉岡礦山的採掘權。至友信子友芳，於吉岡之外，復經營別子銅山，得幕府賞金萬兩，並許給他別子的永久採掘權。

由友芳至友親的七代之間，住友家的事業迭有起伏，但到友親子裏，因得廣瀨宰平的輔佐，事業便一帆風順地進展了。當明治政府發動討幕戰爭時，別子銅山曾被土佐藩封閉，幸賴廣瀨四方奔走，終得啓封。廣瀨於啓封後，即將內部大加整頓，創設精鍊所，聘法國工程師改良各項設備，採用火藥爆炸法，一面在別子附近墾植，使員工食米自給自足，並開闢別子道路，創置船舶，以利運輸。此外，復發展副業——製茶、製絲及種蠶。一八八八年友親及其獨子友忠先後死去，廣瀨與未亡人登久子商議結果，以友忠妹滿壽子，招內大臣侯爵德大寺實則之弟隆鷹爲義子，改名友純。德大寺是當日大貴族中「九清華」之一，爲西園寺公望之弟。一個有黃金，一個有權力，所以當時人稱之

爲「金權結婚」。

廣瀨死後，經過伊庭貞剛、馬佐也、中田錦吉、湯川寬吉及前大藏大臣小倉正恆等「番頭」的努力，遂造成了今日的住友王國。住友的事業，可說是以別子銅山爲中心而發展成功的。譬如別子產原銅，原銅之加工，有住友伸銅鋼管，住友電線製造，和住友製鋼；銅礦探掘須用電力，於是有吉野川水電；礦鋼鎔煉有許多碗礦，於是創立住友肥料製造；又礦山需要大量的煤，所以經營九州和北海道的煤礦。此外，住友銀行也構成一大勢力，指揮着住友倉庫、住友信託、住友生命保險等一連串的事業。現在住友擁有一大資本約二億元，指揮資本約二十三億元，在它支配下的有直系二十八公司，旁系二十二公司。今日住友的主人，是吉左衛門，他的年紀還輕，是西園寺公望的孫女婿。他的主要事業既爲軍需工業，當然他對戰爭是最歡迎的了。

安田財閥

銀行王安田善次郎，出身寒微，他的祖父曾在富山縣安田村開一個小店叫安田屋，日本封建時代商人地位極低，不許有姓，到他父親手裏傾盡積蓄買得一個下士資格。纔以店號爲姓，稱安田氏。安田善次郎幼名岩次郎，七歲入寺子屋讀書，一面賣花補充家用。十二歲輟學，改作小販，每日挑菜到富山城販賣，賣完便跑十七八里路到岩瀨，購

越中名產漆器回家出售，倒也能勉強糊口，當時有許多大阪商人常到富山做買賣，他接觸這些人之後，便想離鄉赴江戶經商，因為父母不允許，便偷偷逃走，由於路徑不熟，餓倒荒野，幸為一樵夫所救，重回鄉里。不久，二度逃走，這次是成功了，但在江戶某兩替屋混了四五個月，又被父親派人攔回鄉里。他把江戶的見聞和自己的抱負一再訴說，終使父母同意，在那年年底重赴江戶了，那時他是十九歲。

安田到江戶後，仍入從前的兩替屋，後來轉入玩具店和海菜店，這樣混了六年，纔把辛苦積蓄的五六兩銀子作資本，在日本橋附近開了一個兩替店。那時海禁已開，外人多到日本貿易。貿易所用金銀價格的比例，在國外為金一銀十二之比，而幕府昧於世界大勢，偏守一對六七之比，安田乘機收買金銀物件，獲得很大的利益。至一八六五年四月，因營業發達遷至小舟町三丁目。到了明治政府成立，發行太政官幣三千萬兩，由於新政府基礎未固，紙幣信用很低，市面折扣極大，政府聞訊嚴令取締，價格復猛烈上騰。安田於事前乘機收買，又發了一筆財，到一八七〇年，安田商店已使用店員十餘人了。不久，安田又在大阪創立支店，並利用遊資購買利息優厚的公債。至一八七四年，安田商店存款達四萬五千餘元，資本增至二萬餘元。此時他已成爲江戶金融界的闖入了。安田既獲得相當的資本，便設法和政權結托以謀發展。一八七五年，他鑽營得極大

縣廳的金銀出納商，後來又成爲鳥取、富山兩縣和北海道官署的匯兌御用商。直到日本銀行成立爲止，每年利用這筆無利的公款約二三百萬元，從事投機事業。一八七八年銀行條例頒佈，創立第三銀行。一八八〇年，改組安田商店爲安田銀行，這時薩長閥把持政府，安田利用他的夫人家和毛利有屬下的關係，因得勾結長閥，擴大自己的勢力。一八八二年日本銀行創立，安田應大藏卿松方的請求，擔任該行理事，兼任管理放款的割引局局長。一八八四年辭職。當時金融緊急，許多銀行大受打擊，可是安田銀行因與松方的關係，得國家銀行的援助終得渡過難關。一八八七年，安田收買第七十八國立銀行，並躋入工業界，創辦大阪麻業會社。後來又與後藤新平勾結，和甲州財閥爭奪東京電燈會社，但未成功。

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爆發，安田爲適應軍事運輸的要求，創設安田運搬所於大阪，在戰爭中也獲得不少的利益。那時安田銀行存款已達一億元左右，爲了安置所吸引的遊資，於是向各事業大量投資，至一九〇〇年文配公司已達二十一個，遂成立了中樞機關安田保善社。不久，發生日俄戰爭，又利用戰時景氣，從股票上博得很大的利益。到歐戰時，他擁會資本達一億元，銀行存款達六億六千萬餘元。於是他一方面投資於滿鐵，一方面勾結東京市長後藤新平，用三百餘萬元巨款收買後藤領導下的市制調查會，訂立八

德元大都在建設計劃的投資。可是這計劃成立不久，安田於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便被暗殺了。那時他已八十四歲。安田死後，前大藏大臣高橋是清，以顧問的資格扶植他的後嗣，所以安田王國的事業仍得繼續發展。今日安田銀行擁有支行一百三十九所，勢力和三井銀行不相上下。安田以五六兩銀子的資本，築成今日的大王國，如果不是有政權掩護，那纔真是奇蹟！

大倉財閥

大倉財閥之一的大倉財閥，是由大倉喜八郎一手築成的。大倉幼時聰穎有機智，（譯者按）人呼爲「小太閤」。十八歲時父母先後逝世，姊貞子給他二十兩出外謀生。他到江戶後，（譯者按）在松川鑿節店當伙計。三年後，把所得工資在上野開了一個乾物店，因爲工作勤苦，且略有積蓄。那時政治紊亂，人心蠢蠢思動，大倉預感天下將亂，決心捨棄乾物店而販賣檳榔，在神田創立大倉屋，那時他纔二十九歲。當初因爲資本微薄，只得擔任買辦，（譯者按）先接定單，再到橫濱辦貨。他把槍砲左手賣給幕府，右手賣給討幕軍，讓他們互相廝殺，自己卻賺了一筆大錢。後來因爲幕府不付現款，便專做討幕軍的生意了。因此有一支殘廢軍擒住，險遭斬首，幸賴他的狡辯，終被釋放。幕軍退出江戶後，有栖川宮命爲御用商，並在奧羽創設支店，辦理官軍的輜重事宜。從一八六四年到一八七一年

的七年間，他憑槍砲的販賣，在財界築就了堅固的地位。

一八七二年，大倉見大局將定，知槍砲業已無希望，決心從事外國貿易，於四月間乘船赴美。後轉赴歐洲，於一八七三年十月回國。回國後即創立大倉商會，次年設支店於倫敦，這是日本在外國設立支店的嚆矢。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台灣，大倉受命擔負軍需供給的任務，往來於長崎與台灣間，席不暇暖。一八七五年，大倉渡朝鮮從事貿易，並定造高麗丸一艘，專運貨物。不久，又記福線移到印度的茶箱業，獲得皇室的御林場天城山的開採權，在東京深川設製箱所，把大批製成的茶箱賣給印度。爲了發展茶箱業，一面竭力促進茶葉貿易，後因美國排斥日茶，於一八八四年赴美，運動美國政府取消禁令。

到了中日戰爭發生，大倉專負軍隊及軍需運輸的責任。就憑這次功勞，戰後被任爲台灣銀行的創立委員。大倉從此對我東北伸展經濟侵略的魔手，於一九〇四年設立大倉組製材所採伐鴨綠江的木材。日俄戰爭爆發，大倉認爲滿洲是他的生命線，首先應募軍事公債百萬元，並應軍部的請求把木材供給軍用。日本既勝俄國，大倉組在大陸的勢力遂如旭日昇天。一九〇五年開始經營奉天省本溪湖的煤鐵礦，不久便成立本溪湖煤鐵公司。一九〇七年設立瀋陽馬車鐵道公司。一九〇八年與北京政府合辦北洋樞商銀行。由

於事業的擴大，於一九一一年以一千萬元資本創立了株式會社大倉組。一九一六年又在天津設立裕元紡織公司，明年與徐樹錚等合辦裕津製革公司，同時勾結周自齊共辦豐材公司採伐松花江流域的材木。一九一九年組織鵬綠江製紙株式會社，次年從中國農商部取得江西樂平錳礦的採掘權，遂設立富樂公司。一九二三年，爲開發東蒙古清河流域的水田，又創辦華興公司。此外，大倉組在中國的事業還有不少，對中國的借款也很多。現在大倉組擁有三十餘直系公司，二十餘旁系公司。大倉的王座，完全是用殖民地人民的血肉砌成的，他是大陸侵略的先鋒，他的事業完全建立在刀尖上，如果說三菱是海盜，那麼大倉便是馬賊了。

淺野財閥

淺野總一郎在創造淺野王國的過程中，是嘗過無數苦杯的。他六歲時由父母送給醫生宮崎南禎爲義子，從宮崎學醫，十五歲已能代義父行醫。某夜在醫病回家的路上，忽然決心從事商業，便不告而歸故家，復姓淺野。復姓後，開始製造醬油，不幸歸於失敗。不久，又借債二百餘兩，販家鄉特產繡針赴八幡，售出後轉販農具回鄉。不料偏遇大旱，米麥歉收，賒給農民的輓款都無法收回，因此折本七八十兩。後來他又到新瀉與友人合資組織物產會社，把新瀉的特產運銷各地，同時轉販能登的酒，越後的穀米，北

海道的魚貨，一時事業頗呈蓬勃之象，可是正在他得意的時候，忽又遇着明治維新的大變革，受大名（諸侯）保護的事業都露出了破綻，淺野也不能逃出例外，結果只留下了「一身債務」，狼狽歸鄉的淺野，不久又死灰復燃，經營木機織席，向友人借款一百兩，販席到直江津售賣，不幸又遇着大雨，草蓆盡毀，白白化了一百兩資本。這時的淺野，真像「拍案驚奇」上的鮑秀才，他的名字總一郎也被人唸成「損一郎」了。但是他仍不灰心，終於設法湊足三十三兩銀子往江戶去了。

淺野到江戶時，除去路費六兩，囊中只剩得二十七兩，這便是他的全部資本。他寄寓在一個姓大熊的家里，天天在街上跑來跑去。一天在日本橋上見天氣酷熱行人苦於口渴，便決定販賣糖水。第二天擺攤賺得二十四錢，以後每天平均賺四十錢，倒也勉強可以度日，但一到秋涼又不能不另想辦法了。忽然記起有同鄉在橫濱開酒店，便帶了十二兩前往。他由取酒的杓子想到竹皮的生意，便開了一個竹皮店，刻苦經營。不久，又兼營炭薪業。後來和神奈川縣廳一再交涉，獲得炭薪販賣權，便專門販賣炭薪。過了幾個月，覺得煤炭生意更有希望，又變更宗旨販賣煤炭。那時日本資本主義正在萌芽，需煤甚殷，他向各機關兜售，很賺了幾個錢，可是不久全部財產又被火神詆光了。

淺野受了這一大挫折仍不灰心，在短期中又借款恢復了舊業。他一天見橫濱瓦斯

局焦炭和焦煤油中獲益，無人利用。便赴瓦斯局交涉，經過若干波折，終於一八七六年訂定每噸五十錢的買價。這是他幸運的首途。他把這廢物賣給各工廠，一轉手間利息數倍，又適逢當地虎列拉流行，缺乏消毒藥水，把他製作石炭酸的原料，因此發了一筆大財。一天，他和神奈川縣知事野村閒談，談到藥便利問題，結果野村答應由縣廳出資二千元，在橫濱建公共便所六十三處，把專賣權讓給淺野，於是他又賺了一筆巨利。一八八一年，深川的士敏土工廠陷於經營困難，由澀澤榮一的推薦，政府交與淺野經營，改名淺野士敏土工廠。這算是淺野士敏土王國事業的開始。淺野竭力經營，三年後從政府手中完全轉移為自己的事業。隨着港灣、砲台、鐵道的開築，士敏土的發達，對士敏土的需要一天天增大，經過數年工夫，淺野獲資五十萬元，便於一八九八年和人合組一八十萬元的公司。至歐戰時，士敏土的銷路激增，乃合併北海道士敏土會社，增資至七百八十萬元。一九一六年增資至一千五百萬元，一九二一年資本達三千三百萬元，一九二四年又合併本販士敏土會社，資本增至五千六百萬元。至一九二七年，資本更膨脹至一億六百萬日元，成為日本士敏土大托辣斯。產額佔全國四分之一，擁有十六個子公司。淺野財關於士敏土事業外，尚染指於製鋼、礦業、水力、造船、海運、木材、埋立業等，但以士敏土事業為骨幹。不過近年來由於三井系小野田公司的競爭，他的霸權已有

動搖之勢了。

川崎財閥

在日本財界擁有雄厚勢力的川崎財閥，是川崎八右衛門奠定基礎的。川崎生長於茨城縣的農村，成年後經營海運業，事業順利的發展，終因某種機會成爲水戶藩的御用商人。他與水戶藩的關係日深一日，不久便成了水戶藩的理財專家，掌管該藩的財政和鑄銀事宜，因此得了不少私利。明治維新後，他在東京組織川崎組，經營匯兌和錢莊業，利用種種機會，築成了川崎王國的基礎。一八八〇年創立川崎銀行，資本金爲三十萬元，不久，又設立川崎儲蓄銀行。至一八九二年，他把事業交給三男金三郎經營。隨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川崎在財界的地盤漸趨鞏固，甲午戰爭後的第五年增資至一百萬元，歐戰結束的次年增資至一千萬元。到了一九二七年金融恐慌的時期，賴內弟財界巨頭鄉誠之助的奔走，在井上大藏大臣同意之下，吞併原邦造的第一百銀行，改名川崎第一百銀行，於是勢力更大了。現在川崎財閥擁有十三個直系公司，支配資本約一億五千萬元。

結川財閥

結川財閥與野口財閥石原財閥，是今日日本三大新興財閥。野口是朝鮮的事業王。

石原是南洋的事業王，鮎川則爲滿洲的事業王，都是殖民地的吸血鬼，而以鮎川的事業規模爲最大。

鮎川義介幼時，因家境不佳，曾充山口中學校長河內信朝的書僮，後入高等學校，課餘兼任校長北條時敏的書記。高等學校畢業後，入東京帝國大學機械科，於一九〇三年卒業。旋入芝浦製作所當職工，月薪十二元，工作勤苦，每逢星期日，便赴各工場參觀，兩年之間會參觀八十多個工場。因感日本的鑄造技術太劣，不能和歐美各國比擬，於一九〇五年籌資赴美，入彼得斯堡工場實習，每週工資美金五元，埋頭於鑄物的研究，頗有心得。一九〇七年返日，那時他是二十八歲。返國後，得外叔祖井上馨侯爵的財政的援助，創立鑄物會社，次年，又因買辦機器赴美，一九〇九年回國，籌款三十萬元，成立戶畑鑄物株式會社。熱心改進技術的結果，製品漸能與舶來品比肩。一九一二年增資至六十萬元，一九一四年又增資至一百萬元，次年更增資至三百萬元，一九二八年資本膨脹爲一千二百萬元。此時，牠的基礎已很鞏固，出品不但足供本國之用，並能大量輸出海外了。

一九二八年，他的姊夫久原房之助轉入政界，把久原礦業株式會社交他整理，他整理後，改組爲日本產業株式會社，次年又將該社的礦業分離經營，組織日本礦業株式會

社。從此鮎川成爲久原系財閥的統帥，支配下的直系旁系公司，如日立製作所、日本食料工業、日本合同王船、共同漁業、日本捕鯨、日產橡皮、日立電力、日產自動車、日本炭礦等約有一百餘之多，資本約達三億元。由於鮎川——久原系財閥的事業是以軍需工業爲中心。所以他們都是親軍派，對於軍部逢迎無所不至，因此特別得軍部的垂青。一九三八年，軍部將滿洲的事業經營權都交給了鮎川，鮎川成爲滿洲重工業開發會社的支配人，擁有資本四億五千萬元，勢力已壓倒滿鐵。現在滿洲的礦業、鋼鐵業、汽車業、大豆業、火柴業、玻璃業、漁業等都由鮎川一手支配，鮎川已成爲僑滿的太上皇了。

野口財閥

野口遵和昭和肥料株式會社的森謹昶，日本曹達株式會社的中野友禮，都是九一八事變後喝軍需景氣的奶汁而驟然肥大的，一時會並稱爲三大暴發戶。但是最近森謹昶和中野友禮都被迫而把手創的事業讓給了軍部代理人，只有野口財閥依然健在，並且事業的規模更加擴大了。

野口遵於一八七三年生於廣島，父親是金澤藩的勤王漢學家。他一八九六年在東京帝國大學工科畢業後，即入後會木電氣株式會社服務，與市川誠次共同研究碳酸鈣的製造。一九〇七年成立日本窒素肥料株式會社，頗同鄉中橋德五郎的介紹，獲得三菱財

政上的援助。此後，曾與許多人發生爭執，如與藤山常一的空中窒素固定法特許權之爭，與鈴木的克洛得式硫安、電氣化學之爭，與帝國八綱的特許權之爭，以及與三菱的朝鮮長津江水力電氣開發問題之爭，都賴中橋的指導與援助，事業得以不墜。

但在九一八事變前，野口仍不過一小企業家而已，到九一八事變後，野口受軍需景氣的洗禮，便在短短數年間築成了今日的大王國。原來野口在九一八前，已在朝鮮經營若干小規模的事業，至九一八後，朝鮮成爲日本的第二道防線，各種事業——尤其是軍需工業，逐漸膨脹，野口利用與前朝鮮總督宇垣一成的關係，取得了許多事業的獨佔權。尤其是宇垣提倡以低廉電力供給朝鮮建設事業，給與野口的利益極大。野口的中心事業日本窒素肥料株式會社，在九一八前規模小得可憐，到九一八後的第四年便增資至九千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又增資至二億元，七七戰事發生後的第三年，更增資至四億元了。

野口在短短十年間，三段跳的跑到今日的地位，固然靠附隨戰爭而來的軍需景氣和對殖民地的殘酷剝削，但是他的政治手腕的高明，也不失爲一個因素。他和歷代朝鮮總督的關係都很好，在軍部中也有不少知交。他蓄姨太太很多，東京、大阪、廣島、九州、朝鮮，隨處有他的姨太太開的旅館或料理店，他便以這些地方爲策動據點。勾結當

地的軍人、政客、實業家、銀行家等。所以森島昶、中野友禮相繼沒落，而野口的事業卻以旭日昇天之勢正在發展。這個吸血魔的地位，除非朝鮮爆發革命恐怕是很難動搖的了。

石原財閥

石原財閥的創立者石原廣一郎，是京都人，小學畢業後，因家貧無力升學，只在立命館大學附設夜校讀過兩年書。他有兩個弟弟，一名儀二郎，一名新三郎。因受生活的逼迫，新三郎於十八歲時即一九一四年赴南洋謀生，入愛久澤直哉經營的三五公司橡園勞動。他看到橡園事業頗有希望，便回國籌款二千元，和儀二郎同往新嘉坡，買收農園七十英畝，兄弟共同經營。結果不很如意，便函邀他的哥哥廣一郎去。廣一郎偕妻子二人，攜款二千元赴南洋，事業仍無起色，一時曾承辦柔佛的水道工程，結果失敗，被罰款五百美元。因無法籌措這筆款項，只得把橡園拍賣，得一萬二千元，除去罰款還債，僅剩得六千元。因為已買不起農園，遂改營雜貨商，結果又因敵不過華僑的勢力，陷於破產，幾乎變成了乞丐。他於苦悶之餘，聽說柔佛的斯里米旦山發現礦砂，便和弟弟新三郎同去調查，經過一年與炎熱、毒蛇、猛獸鬪爭的冒險生活，終於覓得一塊礦砂。回到日本，送給八幡製鐵所化驗後，果然品質優良。石原乃於一九一九年八月向柔佛政府提

出開探請求書，於一九二〇年七月獲得批准。可是他身無一文，從那裏去籌這筆開採資金？四方奔走的結果，幸得當時台灣銀行經理中川小十郎出資三十五萬元，從此石原的事業便一帆順風的發展了。

不久，石原以斯里米旦山及凱孟州的太陽礦山爲事業本體，組織了石原產業公司。後來又設立石原產業海運合資公司，石原礦山公司（經營爪哇的所羅銅礦），石原合名公司，資本一天天的膨脹，終於成爲南洋的礦山王了。單就斯里米旦鐵礦說，至一九三七年止便已輸入日本鐵砂約九百萬噸，東洋最大的八幡製鐵所所用的鐵砂，一半都是石原供給的，平均每年輸入達八十萬噸之多。石原產業海運公司，擁有船舶十四艘計十一萬噸，已成爲南洋海上之主。據專家估計，石原從事業開始到現在，所獲純利已達二億元之巨。最近日本軍事勢力侵入南洋，當然他的事業是更飛躍發展了。

石原的事業，因爲是建築在殖民地的剝削上，所以他熱烈鼓吹大亞細亞主義，南進政策。使日荷會商歸於決裂的，便是他。供給少壯軍人的大筆運動費，掀起五·一五，二·二六事件的狂瀾的，也是他。田中國重明的明倫會，松井石根的大亞細亞聯盟，也都得到他不少的錢。我們要知道日本法西份子爲什麼那樣急於南進，只有從這裏纔能理會他的真正意義。

上面已將日本各大財閥創業的故事，簡單地敘述了一遍。事實擺在眼前：日本財閥如果沒有軍人和政治家，決不能築成那樣的黃金之塔；如果沒有戰爭和殖民地，更不能養得那樣的大腹便便。日本財閥在國內建立了剝削的體系，也在國外培植了侵略的根苗。日本財閥一天天肥胖，日本國民卻一天天瘦弱，殖民地人民更是血枯髓竭了！日本財閥，是日本政治混亂的根源，是日本暴力軍人的教唆犯，是侵略戰爭的授意人。它的目的，是要成爲「大東亞共榮圈」的獨榮者。爲了日本國民的福利，爲了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撲殺這羣吸血魔及其幫兇者，是這次戰爭的一個最大課題！

〔參考書〕

高橋龜吉：日本財閥之解剖

鈴木茂三郎：日本財閥論

白柳秀潮：現代財閥罪惡史

大阪每日經濟部：財閥盛衰記

岩井良太郎：三井三菱物語

齋學稼：日本財閥史論（生活書店）

十二個軍人內閣

玉師百萬征長虜，

野外攻城屍作山。

魂我何顏對父老，

凱歌今見幾人還！

這是日本明治時代的名將乃木希典於日俄戰爭結束後率兵回國時所吟的詩。乃木還算有些良心，覺得爲了一己的功名而犧牲了百萬頭顱，實在不忍，所以終於自殺以謝國人了。但是日本軍人中像乃木這樣的人實在太少，他們心目中的，第一是功名，第二是功名，第三還是功名。爲了功名，可以劫持皇室；爲了功名，可以革管民命；爲了功名，也可以把國家作孤注。所以他們或大或小，都有了收穫，小的可以擄個少將中將，大的可以爬到大臣首相。譬如土肥原賢二在我東北鬧出滔天大禍，不數年卻由中佐昇到了中將，林銑十郎遠勅出兵東北，不數年卻由朝鮮總督而陞相而首相。他們以國家的災禍去換取個人的幸福，在他們個人誠屬得計，卻使日本這個國家一天天走上了惡運！

本來一部日本史，便是一部軍人專政史。遠自源賴朝創立幕府於鎌倉以來，軍人掌

攝政治領導權已便有七百餘年之久。這些較遠的事姑且不談，就從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創立內閣制度後，至今四十一次內閣中，軍人組閣竟已達十七次之多。從伊藤博文到東條英機，榮膺過首相頭銜的共有二十七名，而軍人卻佔了十三名。在十三名軍人首相中，山縣有朋組閣二次，桂太郎組閣三次，山本權兵衛組閣二次，其他黑田清隆、寺內正義、加藤友三郎、田中義一、齋藤實、岡田啓介、林銑十郎、阿內信行、米內光政、東條英機各組閣一次。以時間說，從明治十八年到昭和十七年的五十九年中，軍人盤據首相椅子便有二十六年。這種例子，是在任何國的憲政史上決不能發現的。

在十七代日本軍人內閣中，便有七代都出現在戰爭氛圍裏，如日俄戰爭發生於桂內閣時代，第一次歐戰發生於寺內內閣時代，山東出兵發生於田中內閣時代，而阿部、米內、東條二代內閣則都出現於七七戰爭之後，在東條手裏更挑發了太平洋戰爭。這決不是偶然的，日本軍人知道國民不滿情緒高漲，便只有挑發戰爭或擴大戰爭來轉移國民的視線，在他們眼中最重要的是維持首相的權位，至於戰爭後果的如何嚴重，那並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他們爲了爭奪首相的權位，也常在國內鬧出許多亂子。如桂太郎利用尾崎行雄的共和演說事件推翻大隈內閣；上原勇作利用二師團增設問題推翻第二西園寺內閣，齋藤海相裝病拒絕面會企圖使長岡桂太郎組閣流產，長岡暴露西門子事件使山

本內閣拆台，荒木挑發五。一五暴動打倒犬養內閣；真崎製造二。二六暴動打倒岡田內閣，寺內要脅解散議會斷送廣田內閣的生命，畑俊六以漠視新體制爲理由斷送米內內閣的生命。所有這些，表面理由雖不一致，實則都不外首相這把椅子投下的波紋。我們可以說，日本的內憂外患幾乎無一不與軍人爭奪首相的椅子有關。但是日本軍人既做了首相，卻無一不倒行逆施，濫用權力。我們試一翻閱日本十三個軍人首相的歷史，便知日本軍人執政時期亦即日本黑暗時期了。

日本最初的軍人首相，是黑田清隆中將。黑田內閣（一八八八年二月至一八八九年十二月）是繼伊藤博文內閣之後的日本第二屆內閣。黑田曾任北海道先鋒總督兼鎮撫使高倉的參謀，明治七年任北海道開拓次官，兼總理屯田兵事務，伊藤內閣時代任農商務大臣。黑田所以得爲首相，頗得力於財閥三菱之後援，當時黑田與西鄉從道，松方正義號爲三菱系三長老，財閥與軍閥相結托，因此產生了黑田政權。黑田竭力反對三井總經理井上馨，力主井上條約必須修正，遂使伊藤內閣歸於瓦解。他接着組織內閣，援引與三菱關係最深的後藤象二郎及土肥系健將大隈重信入閣，便形成黑田、後藤、大隈之聯立內閣。黑田內閣時代，雖曾頒佈憲法，但他對議會制度卻極輕視，因爲他認爲國務大臣是對日皇負責，對於議會並無何種責任。黑田在首相任內，一味圖謀私利，最著名

者，是與政商五代友厚勾結的醜聞。當時日本政府在北海道的國營事業上曾投下一千萬元的資本，黑田竟濫用權力提出一個法案以一百萬元的廉價，把那件國營事業出賣給政商和自己合辦的一個公司了。這件案子一經發覺，便惹起了滔天巨浪的政潮，不久又發生大隈事件，於是黑田內閣便崩潰了。

繼黑田而組閣的，是山縣有朋中將。山縣是長岡三長老——井上、伊藤、山縣——之一，在當時陸軍界有莫大的勢力，也可以說，日本陸軍的基礎是山縣確立的，如桂太郎、寺內正毅、田中義一等著名軍閥，都是喝他的奶汁長大。山縣內閣（一八八九年十二月至一八九一年五月）時代，召集了日本第一次議會，但山縣對議會的態度極為強硬，因此官民兩方面發生了正面的衝突。山縣一面用權力壓迫，一面用金錢收買；最初原擬解散議會，因遭閣員陸奧宗光的反對，纔改用金錢收買方法，收買了土佐派二十九名議員，政府預算纔得通過。可是議會閉幕不久，這民怨沸騰的山縣內閣便瓦解了。七年之後，又出現了第二山縣內閣（一八九八年十一月至一九〇〇年十月），這次內閣比前次落閥色彩淡，許多，而塗上了幾分政黨色彩。本來山縣是痛惡政黨的，但當時正值中日戰爭之後，日本資本主義勃興，政黨的羽毛已逐漸豐滿了，山縣知道對於政黨專用高壓政策已不濟事，和多年操縱政黨的桂太郎商量之後，決定在議會召集之前，利用近

義陸軍大演習的機宜，招待全體議員往大阪參觀演習，一面藉以展緩議會一切議案之進行，一面乘機懷柔各政黨的幹部。後來在大阪與憲政黨領袖板垣退助、星亨等秘密會見的結果，便把憲政黨籠絡了，但對憲政本黨仍無辦法，於是利用地租增徵問題來施展收買手段。當時民間對此極其反對，曾在芝區紅葉館召開地租增徵反對同盟大會，遭政府非法彈壓，甚至發生傷人慘案。那些被收買了的豬仔議員並曾向山縣內閣提出賣身契，這是各國政治史上不多見的奇文，不妨抄來讓大家共賞。原文如下：「(一)本人脫離憲政本黨，對於此次議會中付議之地租增徵案，地價修正案及有關各案，完全表示贊成。並願與憲政黨共同努力通過上列各案。又國有鐵道問題提出議會時，亦願作同樣的努力，且同意閣下之意見。但由閣下支付大洋四千元。(二)提出退黨願書時，先付全額的半數二千元，其餘二千元待上述各案在議會通過後再行具領。(三)如在議會缺席，或復歸憲政本黨時，所領之款願由保人負責繳還，且甘願受閣下之處置，決無怨言。」從這裏可知山縣為維持其政權，手段是如何卑污了。

日本第三個軍人首相，是桂太郎中將。桂本是山縣的腹心，是長閩的衣鉢繼承人。桂氏刮地皮的本領非常高明，死時竟積得一千五百萬元的財產。他前後組閣三次，掌握政權將近八年。第一桂內閣(一九〇一年六月至一九〇六年一月)出現於日俄戰爭前。

年，對內方面，提倡日本主義，對外方面，堅持強硬主張，他是推動軍部之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化的代表人物，他對政黨態度，已不似山縣一般頑固，他見山縣賜了幾次苦杯，對政黨改採協調主義，雖因海軍擴充費一億一千萬元的財源出於增加地租一案，與政黨交涉歸於決裂，而解散了選出不過四個月的議會，但在下屆議會中，這個議案卻無事通過了。不過當時的政治情勢仍極複雜，並不容許桂氏久安相位，於是桂氏拔出了軍閥的傳家寶刀，發動了對俄戰爭，因此他竟成了空前的長期首相，在位達四年七個月之久。第一桂內閣解體後，西園寺坐了一年半的首相椅子，又由桂氏第二次組閣，這次在位也有三年一個月（一九〇八年七月至一九一一年八月）。當時桂內閣的基礎，是建立於附隨戰爭而來之軍閥的攻勢，和由資本主義發達而起之政黨的攻勢兩者平衡之上。但到第三桂內閣（一九一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三年二月）時代，這種平衡便被破壞，政黨勢力有如旭日昇天之勢，以犬養毅、尾崎行雄為中心的「憲政擁護運動」，對桂內閣猛烈攻擊，終致發生擾亂事件，於是桂內閣僅兩個月的短命便夭折了。桂氏為圖重握政權，乃改變方針，自組政黨，但他沒有達到目的就去世了。

在第三桂內閣之後出現的，是山本內閣（一九一三年二月至一九一四年四月）。海軍大將山本權兵衛雖為薩閥的首領，但他領導下的內閣和以前的藩閥政府卻不不同，便

是以森如桂內閣，實際上雖受政黨的支持，表面上卻仍爲超然主義內閣，而山本內閣則除陸、海、外三大臣外，其餘各大臣中，有三名爲政友會黨員，三名以加入政友會爲條件，所以實質是與政黨聯合的內閣，即中間主義內閣。在山本內閣時代，曾發生震動一時的西門子事件，便是山本與德國西門子公司交涉軍火買賣，曾收巨額賄賂，當時法院要求檢查山本的私人財產，竟被山本嚴詞拒絕。山本內閣受此致命傷，不久便瓦解了。這醜擊四盜的人物，至一九二三年九月又組織了第二山本內閣。曾乘關東大震災的機會，殺害大批革命份子，朝鮮人與華僑。可是僅四個月零五日，便因爆發虎之門事件而夭折了。

陸軍大將寺內正毅，是日本第五個軍人首相。寺內內閣（一九一六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九月）承第二大隈內閣之後，出現於歐戰方酣之際，他的主要任務便是如何強行帝國主義戰爭。當時政黨勢力本相當強大，但因政友會在第一山本內閣與黨時代，受西門子事件的牽累，以致在大隈內閣治下的總選舉，爲敵黨同志會乘隙而入，竟至由百八十四人的多數黨，降爲百四人的第二黨，而大獲勝利的多數黨同志會，便是後來的憲政會，雖擁有百九十八人的多數，又因受大隈內閣疑獄事件的嫌疑，不敢擔當組閣大任，所以山縣一派軍閥，便乘此兩大政黨疲於鬭爭的機會，而舉寺內組織長隈第三代的

內閣，於是軍閥勢力爲之一振。寺內當政之初，爲應付戰爭很賣了些力，但隨着戰爭的長期化，日本物資漸感不足，到歐戰第五年代終於爆發「米暴動」，以富山縣農民搶米風潮爲導火線，旋即擴大成全國性的國民運動，軍閥束手無策，寺內內閣便壽終正寢了。

寺內內閣之後，經過了原敬、高橋是清兩代純粹政黨內閣，又出現了海軍大將加藤友三郎內閣（一九二二年六月至一九二三年九月）。加藤曾任大隈、原、高橋三內閣的海軍大臣，長期當軍政之要衝，整備八六艦隊和八八艦隊的基本體系，爲主席全權參加華府會議，被稱爲「副官閥」的領袖，頗得重臣的信任，所以得掛首相印綬。加藤內閣的基礎，是置於貴族院的研究院及交友俱樂部，所以被衆議院的憲政會等反政府團體目爲「反憲政原則」，大肆抨擊，但政友會卻認爲變形的政友會內閣之延長而予以支持。其實在十三個日本軍人首相中，只有加藤的名譽還好，而其唯一理由，便因爲他病死在首相任內沒露出什麼馬脚。伊藤金次郎也說：「如果他能在職更久，也許就鬧出了笑話。」是的，加藤以外的軍人首相，那個不會鬧出笑話呢？

日本第七個軍人首相，是田中義一陸軍大將。田中內閣（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形式上雖爲政友會內閣，實質上卻是反動的軍閥內閣。對內方面，如一九二

八年春日本共產黨的大檢舉，勞動農民黨的兩次解散，治安維持法的改惡，以及濫用警察權力，剝奪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實極盡壓迫之能事。對外方面，在野時代，即揭發「對華強硬和在滿蒙積極行動」的標語，內閣成立僅一個多月便藉口保護日橋出兵山東，次年四月第二次出兵，引起五三慘案，因此激發我國人排日惡感，招致貿易上的大損失，而成爲日本輿論攻擊的焦點。但田中卻毫無悔意，又於一九二九年在皇姑屯炸斃張作霖，企圖擾亂東北，坐收漁人之利，可是結果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促使張學良斷行易幟。由於責任問題，田中內閣便告瓦解了。田中辭職後，因先後暴露其爲關員小川平吉鐵道雜獄，和大阪財閥乾氏一百萬元事件，都和田中不無關聯，田中恐羅法網，不到三月便鬱鬱而死了。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年，犬養內閣因五、一五事件瓦解，便出現了齋藤內閣（一九三二年五月至一九三四年七月）。海軍大將齋藤實，曾任朝鮮總督多年，本是山木權兵衛的腹心，在海軍界擁有相當潛勢力。元老鑒於當時陸軍的跋扈，欲藉海軍力量來加以抑制，所以首相一席落到了齋藤手中。齋藤內閣號爲舉國一致內閣，實建立於政黨勢力與軍部勢力對立抗爭中的「力之平衡」上，爲政黨與軍部的緩衝地帶。其閣員除海陸軍大臣及司法大臣外，均爲政黨黨員，而內相山本達雄，藏相高橋是清，又是德高

望重的政界長老，就是聲張的荒木在他們面前也無可如何，所以齋藤內閣能延續兩年的生命，實非偶然的。不過其間右翼勢力也仍時常蠢蠢思動，如天行會的陰謀事件，神兵隊事件，倘非防患於未然，恐怕齋藤高橋之慘死，再也不會等到岡田內閣時代了。至昭和九年（一九三四）春，東京時事新報暴露「番町會的黑幕」，司法當局追究的結果，牽涉黑田大藏次官和久保銀行局長的貪污，高橋藏相不能不負人事上的責任，齋藤內閣遂告動搖而終於總辭職了。在總辭職二日前，中島商工大臣又因收賄事件被傳訊，不過十天，鳩山文部大臣亦被傳訊，日本軍人內閣很少倒得名譽的，齋藤內閣也不能例外。

繼齋藤而組閣的，是齋藤內閣時代的海軍大臣岡田啓介。岡田內閣（一九三四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二月）可以說是齋藤內閣的延長，不過在形式上略有變動，就是在岡田內閣中，政黨黨員比較減少，而重要椅子卻被新官僚佔去，所以又被稱為新官僚內閣。但是其實質，究竟還是傾向保守的，所以在岡田內閣任內，始則發生永田軍務局長被刺事件，繼則發生天皇機關說問題，這都不外右翼勢力的挑畔。終因衆議院總選舉，民政黨及無產各派獲得大勝利，右翼勢力再也不能忍耐，遂發生了二·二六大暴動。參加這次暴動的現役軍人，竟達三千人之多。齋藤內府大臣、高橋藏相、渡邊教育總監等都被

慘殺，元老西園寺和牧野伯爵，僥倖逃得一死，岡田首相因爲面貌和妹婿松尾大佐相像，叛兵一時未能識別，由松尾替了死。岡田卻藏匿於一大箱櫃中，等到請准叛兵，搬出松尾遺骸時，纔偷匿在屍棺裏逃出危險地帶，這便是岡田內閣的送葬曲。

岡田內閣的後一代，是廣田內閣。廣田內閣以濱田的反軍演說爲導火線而歸於崩潰後，開始組閣大命降於宇垣大將，宇垣內閣因軍部反對而流產，接着便出現了「越境將軍」林銑十郎內閣（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林陸軍大將組閣之初，以關東軍少壯派推薦的浪人十河爲組閣參謀長，十河要求任板垣爲陸相，末次爲海相，林照樣點名向陸海軍交涉，卻意外地遭受了陸海軍首腦部的拒絕，林只得與陸海軍首腦部妥協，因此失卻了關東軍與陸軍省少壯派的支持。又因林強要政黨員入閣須脫離黨籍，而永井、中島等見軍部主流勢力已經退出，又不肯犧牲黨籍入閣，於是又失卻了政黨內革新派的支持。所以林內閣一成立，即被稱爲「弱體內閣」。林內閣的施政綱要開首便是「闡明敬神尊皇的大義，發揚祭政一致精神」，曾被社會大眾黨譏爲「神文的政綱」。這反動內閣爲了獻媚軍部，對政黨不惜百般虐待，最後竟無理由的解散了議會，因此激起政黨和輿論極大的惡感。改選的結果，反政府各黨獲得壓倒的勝利。軍部見民衆對林內閣惡感太深，亦改採「是是非非主義」，於是這標榜「祭政一致」的內閣，僅成立四

個月便真的被送上「祭」壇了。

林銑十郎隱退之後，首相印綬由近衛傳於平沼，平沼傳於阿部信行陸軍大將。阿部素被目爲宇垣系，只做到「次陸軍大臣代理，在日本政界可說是第二三流人物。他之能爬上首相的椅子，實因當時「歐洲天地出現了複雜而離奇的局勢」，德蘇協定之締結，使急進派軍人受到一個嚴重的打擊，給予元老重臣以利用的機會。所以阿部內閣（一九三九年八月至一九四〇年一月）的性格，是傾向於現狀維持的。阿部內閣的主要任務，在於調整國際關係與「處理中國事變」。如與蘇聯締結諾門坎停戰協定，聲明不介入歐戰，起用野村海軍大將爲外相，用「開放長江」的釣餌引誘美國，都表現阿部內閣曾有描畫新的外交地圖的意向。但是一意孤行的急進派軍人，卻不容許與民主國家妥協，所以阿部外交終於半途而廢。而阿部修改「近衛聲明」，欲創造偽中央政權，又遭樞密院的反對而擱淺，雖然創設侵華軍總司令，以圖統一侵華指揮，結束「事變」的希望卻仍屬渺茫。在國內方面，由於長期消耗戰的結果，米荒、煤荒、電荒鬧得一團烏煙瘴氣，到了年底，危機愈形嚴重，內閣每日開會討論都束手無策。於是國會議員二百七十人，在軍部默契之下，通過不信任內閣的決議案，而阿部內閣在侵華戰爭所引起的重重難關之前，便以四個月零十六日的短命而夭折了。

在阿部內閣夭折之後，海軍大將米內光政領受了組閣大命。米內內閣（一九四〇年一月至一九四〇年七月）之出現，完全由於重臣湯淺內府大臣的陰謀。當時近衛曾推薦畑陸相組閣，畑已儼然以未來之首相自居，不料湯淺忽然暗運機謀抬出米內來。所以米內內閣出現之初，曾由日皇面諭畑陸相協助米內，使軍部不能出面反對。米內內閣的政策，仍踏襲阿部內閣的窠臼。內閣閣員中，政民兩黨共佔四席，而阿部時代卻只一席，表面看來，似乎現狀維持派頗佔優勢，所以政黨又活躍起來。在第七十五屆議會中，民政黨議員齋藤隆夫發表演說，指責「近衛聲明」的空虛，懷疑「汪政權」的無力，推論日本侵華將一無所得，不料卻因此給予了軍部反攻的機會。軍部指責齋藤演說「侮辱聖戰」，小題大做，竟迫議會放逐了齋藤及其同情份子，於是軍部又回復了因德蘇協定而一度挫折的勢餘。最後，畑陸相終於蹂躪日皇的面諭，變「協助」為壓迫，藉口米內內閣不重視「新政治體制」，提出辭職並拒絕推薦新陸相，於是米內內閣只得總退卻了。米內內閣之後，經過了近衛文磨的兩次組閣，於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出現了東條內閣。東條內閣是明治以來的第十七代軍人內閣，亦即中日戰爭發生後的第七代戰時內閣。東條英機中將為少壯派軍人領袖，曾在第二第三近衛內閣的陸相，他常談部下「要以練顯指揮的精神，閃電的處理事務」，所以被綽號為「閃電專家」。這「閃電專家」就

任首相的次日，即廣播「鐵的意志」與「迅速的行動」爲新閣的基礎，已充分表示他有斷行閃電的突擊的決心。本來民主國家早應嚴密戒備，不料美國卻還過分的重視和平，和野村、來栖從容談判，因而遭夏威夷新嘉坡的閃擊，接着菲律賓、馬來亞、緬甸、荷印相繼失守，致令豎子成名，真是千古恨事。這「閃電專家」在國內方面，十年來也曾有幾種閃電的措施。如當本年衆議院選舉時，發明一種推薦選舉方法，即由政府推薦候選人令人民去選擇，這簡直是強姦民意，把普選制度完全破壞了。選舉後，又組織了御用政黨「翼贊政治會」，不許其他任何政治團體存在，更把日本五十餘年的憲政閃電的葬送了。此外，如設置所謂「大東亞省」，把朝鮮台灣劃爲內政範圍，勵行簡政裁員十七萬餘名，以及設立「內閣及各部委員」制度，派黨羽在內閣各部監視異己的行動，這都是日本政治更上破天荒的事件。但是東條這些對內對外的「政績」，時間將證明它是一幕滑稽劇。對外已激使美國奮起，數月來遭受珊瑚島、中途島、所羅門一連串的慘敗，並使日本傾略了第一次的炸彈洗禮。對內必將激發人民的不滿情緒，加深革命的危機。這「閃電專家」也許將是日本帝國最後的一個首相，亦即最末的一個軍人首相，他此後唯一所能做的，恐怕就只有使日本「閃電」的崩潰了！

我們看了日本十三個軍人首相的歷史，可知他們給人民帶來的，只是饑餓、貧窮、

騷擾與死亡。他們不是敲榨、強壓，便是驅人民去戰場送死。山本、齋藤政權倒於賄賂疑獄，寺內、岡田政權倒於暴動，田中、林政權倒於人民公憤，而桂、阿部、米內、東條政權則都靠戰爭續命。他們在血泊中游泳，在屍山上跳舞，爲了造就一己的功名，維持一己的政權，不惜把日皇作工具，把人民作祭品。在他們赫赫功名的背後，不知有多少鬼魂喊冤；在他們灼熱政權的背後，不知有多少人民飲恨。他們看慣了「屍作山」，卻從未如乃木希典一樣感到一點愧悔之念！我們熱望日本人民趕快挺身起來，根絕這種災禍，不使軍人內閣再出現於日本，造成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日本民國！

〔參考書〕

安藤總器：歷代內閣物語

弘田直樹：五十年間內閣更迭史

笹原正志：帝國議會解散史

鈴木安藏：日本憲政成立史

植原悅二郎：日本民權發達史

加藤安宏：明治大正昭和政界祕史

拙著：日本必敗論（中國文化服務社版）

米騷動的故事

有許多昧於日本歷史的人——尤其是西洋人，常說日本民族非革命的。大概他們聽說日本天皇是萬世一系，便以爲日本人缺乏革命精神；否則，何來「萬世一系」？卻不知道日本很古以來，大權都操在幕府之手，天皇徒擁虛名，既不能「命」，更何用「革」？所以那時日本人民革命的目標，只放在幕府身上。不過明治維新後，日本人民已認識天皇制乃日本反動政治機構的頑強支柱，所以目前日本人民革命的綱領中，第一條便是「摧毀天皇制」，日本的革命力量正向着這個目標進軍。日本人是革命的，在日本歷史上實不乏革命的例子，這裏試舉最著名的事件隨便談罷。

土一揆

所謂「土一揆」，便是農民騷動。室町時代，政治黑暗，捐稅繁重，曾不斷的發生土一揆。由於參加的羣衆的不同，又有所謂「馬借一揆」「足輕一揆」的分別。也有以強要政府施行德政爲目標的，便是所謂「德政一揆」。最初爆發的，是「大條院日記」所載的正長元年秋的一揆。當時寺廟擁有廣大的莊園，非常橫暴，所以土一揆常以寺廟爲攻擊目標，如寬德三年的一揆時，奈良的元興寺被焚，文明十二年的一揆時，善勝寺

本室和朱雀院等被焚。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文明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山城的土一揆，當時曾召集國民議會，制定法律，改革稅制，組織軍隊，實施了很久的民主政治。這種土一揆，自正長年代起，延續一百餘年，蔓延山城、攝津、近江、大和、河內、播磨、伊勢各地，曾給幕府莫大的威脅，至鎌倉時代永仁五年，終於被迫頒佈了德政令，此後纔漸漸歸於平靜了。

到德川時代的中葉，由於虐政與天災，土一揆又在各地爆發。當時用作一揆的信號，是「天狗的落文」。「落文」便是今日的廣告，用長七八寸闊二三寸的杉板，表面寫着「小心火燭」，裏面寫着「某月某日某時在某地集合，天狗告白」的字樣，等到農民集合之後，便結成一團，殺向縣城，這便是所謂「百姓一揆」。在德川時代，爆發這樣的叛亂有百餘次之多。

明治時代，從初年到十六七年，土一揆也曾反覆的重演：如明治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羣馬縣岩鼻的農民革命，明治九年五月的粉河騷動，明治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的伊勢騷動，明治十七年十月的秋父變亂……簡直數不勝數。那是因為制度的激變，政府不顧民衆利益，尤其租米改納現金和徵兵令的頒佈，激起全國人民極大的反感，不過因爲缺乏組織，所以雖然前仆後起，終被維新政府壓服了。

竹橋騷動

這是日本實施新兵制後的第一次兵變。參加西南戰役的近衛師團的士兵，因為行賞不公，早已懷抱不平，接着政府又下減俸令，更挑發了他們極大的反感，於是事變便爆發了。明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夜半，駐紮東京竹橋的近衛砲兵第一大隊的士兵約二百餘人，推三添卯之助、小島萬助爲首領，突然殺害大隊長宇都宮少佐，值日官深澤太尉等，舉起叛旗。政府聞訊，立令鎮臺兵和近衛步兵開往竹橋彈壓，因此雙方展開激戰，終因衆寡不敵，叛軍全部被捕了。經軍法會議裁判的結果，五十三名被槍決，其餘的被處流刑或監禁。這次叛變雖歸失敗，卻在日本軍隊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赤旗事件

這是日本受近代革命潮流的激盪而發生的第一次有組織的革命示威。明治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日本社會主義各派：片山潛領導下的社會新聞派，西川光次郎領導下的東京社會新聞派，堺利彥、山川均領導下的金曜會派等團體，爲了革命家山口義三的出獄，在東京神田的錦輝館聯合舉行歡迎大會，大會在警察的監視下平穩渡過，但到了散會的時候，羣衆中突然舉起了兩根赤旗，赤旗上用白字寫着革命口號。立刻警察跑來奪取赤旗，羣衆拚命的防禦，於是兩者之間展開了激烈的混戰。後來堺利彥跑去把赤旗卷

起，可是奈久又被羣衆奪去懸掛起來了。在大混亂中，警察不斷的增援，終於奪去了赤旗，並把大杉榮、荒畑勝三、堺利彥、山川均等九人和菅野須賀子、大須賀里子兩名女人一同捕去了。結果，除去兩名女人，都被判決一年至兩年的監禁。當宣佈判決時，被告中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再高呼「無政府主義萬歲」的口號。這事件發生後，給予日本極大的衝激，一般革命份子尤其興奮，於是不久又發生了所謂「大逆事件」。

大逆事件

大逆事件的主角，是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幸德會受業於日本民權運動的先驅中江兆民，歷任中央新聞、萬朝報的記者，文名噪動一時。明治三十年前後，漸成爲社會主義的信徒。明治三十四年，與堺利彥、片山潛、安部磯雄等創立社會民主黨。至日俄戰爭時，高唱反戰論，因此被迫脫離萬朝報，與堺利彥等發刊平民新聞。結果因違反新聞紙法，被處八箇月的徒刑。出獄後，思想漸帶無政府主義的傾向。明治三十九年赴美，二年後回國，鼓吹世界革命，轟動一時。赤旗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對社會運動愈探高壓手段，一切集會、言論、出版自由均被禁止，又因社會運動家多數被捕，一時革命陣營呈現異常的寂寞。幸德秋水爲了重鑿旗鼓，特從鄉里抱病晉京，糾集全國各派殘餘份子從事潛行運動，並秘密印行克魯泡特金的「麵包的掠奪」。雖然警察在他

的住宅旁邊設崗監視，他仍在暗中籌劃革命行動。到了計劃相當的進展，便決定於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的秋季刺殺日皇起事，不幸於五月二十五日信濃明科製材所的工人宮野太吉被捕，洩露了消息，幸德便於六月一日被捕，同時，全國二十六名同志也被一網打盡了。大審院特別裁判的結果，幸德秋水以下二十四名被處死刑。後來其中十二名特赦減刑，幸德秋水、森近運平、古川力作、大石誠之助等十二名，則於明治四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被執行死刑。幸德曾在獄中留下一首絕筆詩：

昨非皆在我，

何怨楚囚身。

才拙唯任命，

途宿未禱神。

死生長夜夢，

榮辱太虛塵。

一笑幽窗底，

乾坤入眼新！

米騷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雖然未曾大規模的參戰，但由於日本地小民貧，物資已感到異常的缺乏，尤其是米的情形特別嚴重。在供需失調之下，米價一天天的飛漲。大正六年秋白米每石還不過十六元三十七錢，到了年底便漲至二十三元八十錢，至大正七年底更漲至四十元九十錢。當時的寺內內閣，為使情勢緩和，曾頒佈暴利取締令，取締奸商，一面設法促進洋米的輸入，結果仍收效極小。一般平民被剝奪了生命之糧，漸呈不穩情勢。大正七年八月五日，有富山縣滑川町的漁夫五十人包圍該地的地主商人要求米價的減價，立刻喚起附近各地人民的共鳴，東水橋町、西水橋町、魚津町，都展開了米減價的示威運動。這消息一經傳播，便發展成全國性的騷動了。八月九日有和歌山縣湯淺町的漁民，名古屋的市民，廣島縣三次町古市町的人民，十日有京都市的特殊部落的新平民，十一日有大阪市、廣島市，十二日有神戶市、東京市，先後發動了以米價問題為中心的騷動。到處對奸商尤其米商放火掠奪，致使各地政府出動大兵鎮壓。這次騷動波及的地域，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有一道二十四府縣，一百〇三市町村，尤其神戶、大阪、京都、岡山、廣島、山口、三重各地，規模最大。各地的騷動，完全以下層民衆為主，（註）並且有許多新平民和朝鮮人參加。其中四十二個地方的騷擾，都是靠軍隊為主的。（註）八月下旬，纔歸於平穩。結果被處罰的，有八千四百六十八人之多。

防務部長，曾從國庫支出一千萬元供救濟之用，並頒佈穀物收回令。事件告一段落後，寺內內閣便引咎辭職了。

虎之門事件

大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午前十時五十分，當時還是攝政宮的昭和，爲出席第十八次議會開會式，車駕經過虎之門的時候，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革命青年，突然從亞米利加店的旁邊躍出，跑到昭和的汽車附近，把槍口瞄準車內開槍，槍彈貫通玻璃窗的右上方，穿了一個銅錢大的孔，嚇得昭和面無人色，但未受傷。那個革命青年，便是難波大助，他是山口衆議院議員難波信之進的第四子，因爲家境不佳，無力升學，看到貧民的悲慘生活，漸漸懷抱革命思想，而對當時政府非法的壓迫社會運動，尤其憤慨。於是從山口攜槍上京，在東京待合室的便所內，裝好子彈，便跑到虎之門埋伏。事件發生後，立刻被捕，即日大審院以不敬罪起訴。經過半年的調查，並無共犯，於大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判處死刑，同月十六日執行。受這一事件的影響，東京憲警首腦多數受罰，薩關山本權兵衛內閣也被迫瓦解了。

共產黨事件

日本共產黨於大正十一年六月開始準備組織，同年十一月開第一次大會正式成立。

覺醒參加的，包括各種社會主義集團，如礦利產的無產社、山川海、荒畑勝三的水曜會，近藤榮藏、高津正道的曉民會，佐野學的礦山總聯合，田所輝明的建設者同盟，市川正一的無產階級社，小岩井淨的社會思想社等等，而在幕後支持的有力人物，便是當時在第三國際佔據重要地位的片山潛。這些勢力一經結合，便展開了活潑的運動，在勞工陣營和學生組織中，都培植了相當數目的細胞。後來漸被憲警嗅覺，他們的黨綱和一部分黨員名單，都被憲警秘密竊取，大正十二年二月間在市川的祕密會議，和三月間在右神井的黨大會，也被憲警偵察得清清楚楚。至五月十日早稻田大學軍事研究會開成立大會，佐野學、猪俣津南雄、西雅雄等先後發表反軍國主義的演說，更引起憲警的注意。至六月五日的早晨，便對日本共產黨實行大規模的搜捕，全部重要份子差不多都落網了。不久，憲警又對羣馬和長野縣的共產黨，作清掃運動。因此，日本共產黨的活動一時便歸於沉寂了。

但是過了兩年，日本共產主義者又以更嚴密的方法從事再建運動，結果，於大正十五年年底在山形縣五色溫泉舉行成立大會。當時標榜的口號是：(一)天皇制的廢止，(二)議會的解散，(三)十八歲以上男女選舉權的獲得，(四)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五)一切虐待工農的惡法的取消，(六)七時間勞動制的確立，(七)雇主負

部失業保險，(八)皇室及寺院地主的土地的沒收，(九)帝國主義戰爭絕對反(十)殖民地完全獨立等等。此後，潛行運動漸趨猛烈。昭和三年二月衆議院議員時，他們乘機在全國散發大批傳單，給予日本國民很大的刺激。憲警多方偵察，遂於一月十五日黎明，實行第二次大規模的搜捕，以東京爲中心，北海道、橫濱、靜岡、戶屋、京都、大阪、神戸、福岡、新潟、長野等一道三府三十縣，同時舉行家宅搜捕。結果捕得一千餘人。同日，勞農黨、勞動組合評議會、無產青年同盟、學生社會科研究會四外團體均被命令解散。又大學教授東大、京大各一人，九大三人，同時被職。被捕者中，以違反治安維持法提起公訴的，有六百餘人，結果都被判處五年以上徒刑。

在三·一五大清掃後，日本政府以爲可以高枕無憂了，不料日本共產黨的勢力仍在不斷滋長，於是昭和四年四月十六日，又實行第三次大規模的搜捕，這次逮捕人員達三萬名之多。以後日本政府不斷的迫害，日本共產黨則不斷的吸收新份子從事再組織。統計，從昭和三年到昭和五年，逮捕人員共約一萬人，昭和六年逮捕七千人，昭和七年逮捕五千二百人，昭和八年逮捕九千人，在這些被捕者中，有中委上田、岩田和普羅等亦被多黨二、三號共產黨黨人，以及河上肇博士等。昭和六年東北事變爆發，日本

共產黨在「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對內戰爭」的號下，曾發動深刻的反戰運動，並發表宣言：「要求日軍立刻退出瀋陽和其他被佔領的地方，要求日軍和兵艦立刻退出中國和滿洲，不要輸送一兵一卒，反對一切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軍事行動！」七七戰事發生後，日本政府雖然極盡壓迫之能事，但是這些所謂「獅子身上的蟲」，仍在作着執拗的反戰鬭爭，那是毫無疑義的！

我們從上面的故事看來，可知日本人決非缺乏反抗精神。現在在日本人民經過數年的侵略戰爭，財力物力已被搜括精光，他們呻吟在水深火熱之中，實已到了忍耐的最高潮。革命的號角已經在吹，我們等着看日本空前的巨變罷！

【參考書】

三浦周行：日本史的研究

橫井時冬：德政考

木村靖二：日本農民騷動史

本庄榮治郎：日本社會史

堺利彥：日本社會主義史

待中國忘恩負義

日本和中國相隔一衣帶水，兩國具有二千餘年的關係，可以說，日本完全是喝中國的奶汁長大，不但文物制度多採自中國，就是日本民族中也含有不少中國人的血液，不過現在這些不肖子孫數典忘祖罷了。

秦始皇時，曾遣徐福率童男女三千人入海求仙，後來一去不返，許多學者都以為徐福是到了日本。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有這樣一段記載：

「史記稱燕齊遣使求仙，所謂白銀宮闕，員嶠方壺，蓋即爲今日本地。君房方士，習聞其說，故有男女渡海之請，其志固不在小。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徵也。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君曰尊，臣如命，曰大夫，曰將軍，又秦周語也。自稱神國，立教首重敬神；國之大事，莫先於祭，有罪則誦禳詞以自洗濯，又方士之術也。崇神立國，始有規模，計徐福東渡，已及百年矣。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黨徒歟？」

日本的「和歌山縣史蹟名所誌」中也有如下的記載：

「秦徐福墓在新宮町，墓前建一石碑，刻「秦徐福之墓」五字，爲李海溪手筆。相

傳住昔秦始皇時，徐福率童男女五百人，攜五穀種和耕作農具來日本，在熊野浦登陸，從事耕作，並養育童男女，子孫遂爲熊野之長，平安度日。又徐福祈求不老不死的仙藥地名蓬萊山，在由此往東三町許之處，樹木蒼鬱繁茂，山形如盆，自成仙境之觀。」

又傳日本僧絕海於觀見明太祖時，太祖曾指日本圖垂詢海邦遺跡，絕海賦詩道：

「熊野峯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

太祖和詩道：

「熊野峯前血食祠，松根琥珀亦應肥；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

清駐日公使黎庶昌，曾至新宮訪徐福墓，作絕句十二首，茲錄二首如下：

「巖岸風濤著繡纜，里人猶自說秦須，三千入海童男女，知否當時盡到無？」

「猶存七冢壓田膺，故老相傳福所親；嫡裔如雲飄散盡，更從何處問秦人？」

徐福在日本登陸的故事，雖然許多文人寫得整齊有據，不過正史上並無明白的記載，自然不能完全肯定。但是如果假設徐福所率的三千童男女中，有一部份飄流到了日本，那似乎是不會錯誤的。

正史上關於中日的交通的最初的記載，當推前漢書地理志，其中有這樣一段：「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所謂樂浪，是漢武帝經營朝鮮後設置的四郡中之一，牠以朝鮮縣爲首縣，是漢代在朝鮮半島的政治的和經濟的中心，日本和朝鮮毗近，早有往來，中國既據有樂浪，所以日本也就和中國正式發生關係了。

又後漢書東夷傳載：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隣通於漢者三十許國。」

由此可知當時日本全土已有三分之一通中國了。不過那時日本還是部落聚居，羣雄割據，在那些部落中以邪馬臺國爲最強。東夷傳說：「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邪馬臺在今之九州，漢光武時，邪馬臺王派遣使臣來奉貢，光武封他爲倭奴國王，並賜給刻着「漢倭奴國王」五字的金印。這顆印於一七八四年在九州掘得，係蛇紐金質，陰文篆體，現在還在日本博物館保存着。

三國時，倭女王卑彌呼遣使朝貢於魏，魏明帝特册封她爲「親魏倭王」，並降詔書：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丈二匹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

思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人，勉爲孝順！……」（三國志魏志東夷傳）

同時，並賜給卑彌呼許多絲織物、毛織物、刀、銅鏡、真珠、鉛丹等珍貴物品，把國的物質文明輸入日本，使日本沐浴了文明的曙光。卑彌呼受到這樣的殊寵，自然感萬分，所以於正始元年帶方使者返國時，便「因使上表，答謝詔恩。」至正始四年，貢獻大批生口、倭錦、絳青縑、藤衣、帛布、丹、木楛、短弓矢。卑彌呼對於魏室，「可說克盡「孝順」了。據「日本書紀」記載，卑彌呼便是神功皇后，不過這是否可非，還是疑問。

卑彌呼死後，壹與繼立。這位新女王對魏室也很忠誠，曾於正始八年進貢男女生口三十人，白珠五千孔，青大旬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此後，倭王相繼朝貢，歷晉宋齊梁各代，使臣往來不絕。

晉武帝時，有叫王仁的攜帶詩經、論語、千字文等書，從百濟到日本，這是漢文經籍傳入日本的開端。王仁是漢高祖的後裔，留住日本，子孫世守其業，居河內，稱西文氏。同時有靈帝的遠孫阿和使主，帶着他的兒子都賀使主到日本，世居大和，稱東文氏。他們都是日本文化的恩人。

南朝宋武帝時，倭王讚曾遣使朝貢，武帝特下詔褒獎。到了宋文帝時，讚死，弟珍繼爲倭王，又遣使貢獻，詔授「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濊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據日本史家的考證，讚是仁德天皇，珍是反正天皇。反正之後，允恭、安康、雄略諸倭王，也同樣的受封爲都督安東大將軍。在這期間，中國因形成南北朝混亂的局面，有不少中國人經朝鮮到日本避難，於是中國文化源源傳入日本，倭王雄略時，又遣使到中國求工藝，得織工、漢織、吳織、縫工兒媛、弟媛四人而歸，日本人從此纔免裸體之羞了。

到了隋代，倭使曾四次來朝。首先於大業三年，派小野妹子來通好，並求佛經。第二年，煬帝派鴻臚寺掌客裴世清報使，到難波（即今之大阪），倭王爲招待大使特「清道飾館」，並設儀仗鳴鼓角歡迎。倭王宴裴氏於宮內，致歡迎辭道：

「我聞海西大隋禮義之國，故遣使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

這並非倭王謙虛，當時半開化的日本對於大隋，實在不能不自慚形穢。後來裴世清抵國，小野妹子又帶了學生八人來中國留學，他們學成歸國，便把隋代的政治組織和法儀禮多生蒸熟賣的搬回日本了。

隋亡後，日本朝貢間斷了一個短時期。至唐太宗貞觀三年，又遣使來中國。後來，更附新羅使者上國書。當時朝鮮有新羅、高麗、百濟三國鼎立，百濟依附日本，屢侵新羅，新羅向中國求救，貞觀十八年，太宗親自出征，取遼東白巖諸城而歸。至高宗顯慶五年（公元六六〇年），日本又派兵援助百濟，唐將劉仁軌和日軍交戰於朝鮮西面的白江口（即今錦江），四戰四勝，焚日本船隻四百餘艘，殺死日軍無數。後來李勣又滅高麗，朝鮮半島的三個國家便都歸屬於唐了。

日本震於唐的聲威，於是設置「遣唐使」，選派重臣，朝貢中國，並派僧侶學生到中國留學。當時日本派出「遣唐使」，先後凡十八批。開初規模還小，到唐中葉後，規模漸漸擴大，每批派遣人員達五六百人，裏面包括大使、副使、翻譯、醫師和學問僧、留學生等。那些學問僧，是專以研究佛教為目的，因此印度的佛教，便借了中國的橋梁東渡。至於那些留學生，則以吸收中國固有文化為目的，他們常在中國逗留十年以上，學成歸國，都被給與顯要的地位。後來聖德太子，接受由唐留學回國的高向、玄理的建議，模仿唐風，改革政制，且仿照中國創立年號，用「大化」紀元，這便是日本史上的所謂「大化革新」。當時凡天時、地理、官制、兵備、語言、文字，以至飲食、衣飾、居處、風俗、遊戲，無一不取法於唐。開元時，吉備真備回日，採取漢字楷書偏旁，作

片假名，空海又仿漢字草書，作平假名，這便是日本有文字的開始。

到了唐末，中國政局陷於混亂，日本於乾寧二年（公元八九五年）纔廢止了「遣唐使」，不過僧侶商船還來往如舊。至北宋時，日本禁止海外貿易，所以這期間，只間有中國的商船開往日本。南宋時，日本又改變政策，獎勵海外貿易，於是兩國的交通又趨頻繁，宋代的印刷術也就隨着輸入日本了。

到了元代，世祖既平高麗，便想招降日本。那時日本是北條時宗專政，世祖先派高麗人去招致他，後來又派趙良弼去，北條都不理睬。世祖大怒，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派忻都帶漢蒙兵和高麗兵一萬五千人去征討，攻破對馬島，陷壹岐，掠肥前沿海諸郡邑，舍舟登陸，殺到津佐原、百道原、赤阪一帶，纔回兵上船，因為箭已用盡，不幸又遇大風，船多觸礁，只得班師回國。第二年，派杜世宗等往使，反被北條殺害。於是世祖又令范文虎忻都帶兵十五萬東征，一發江南，一發合浦，約會於壹岐平戶諸島，忻都的兵先到對馬，進攻壹岐，和范文虎的兵會合，泊在能古志賀二島。因為元將士疲於航海，士氣不振，不肯立刻進攻，於是移泊鷹島（元史稱五龍山），忽然又見颶風的預兆，文虎心慌，馬上揀了堅固的船逃走，大軍既失統帥，便陷於混亂狀態，各將領也棄軍西歸，兵士十餘萬人被颶風覆舟，留在島上，日軍乘機襲擊，殺得屍積如山。

這一次，全軍十五萬人，回來的不過幾千人，范文虎所帶的江南兵十萬人，生還的只有三萬人。世祖想發兵再舉，因羣臣諫阻，又恰逢用兵於安南，所以中止了。日本受這一次威脅後，便在博多建築石塔，嚴禁通商。所有海船往來，都是一些奸利小人，也有做海盜的，因此元政府也大申禁令。中日間的交通，一時便告斷絕了。

明太祖既定天下，屢遣使勸日本歸服，終無結果。當時日本正在南北朝戰爭之後，民不聊生，許多貧民流為海盜。常結夥劫掠中國沿海。方國珍張士誠的餘黨，又和他們勾結，倭寇的勢力漸大，山東、浙江、福建沿海一帶受害最烈。太祖一面遣使警告日本，一面命湯和在沿海要隘設置防倭衛所，倭寇的勢銳於是衰退了不少。後來日本室町將軍足利義滿統一南北，自稱日本國王，遣使到中國，中日關係纔又漸上軌道。不過洪武五年和洪武九年，日本兩次遣使至明，都因沒有國王的命令，或不奉正朔，被太祖拒絕了。

至惠帝建文三年（公元一四〇一年），足利義滿遣肥富祖阿來中國，那是日本正式和明室通使之始。這次進貢的方物，有金千兩，馬十匹，薄樣手帖，扁百本，屏風三雙，鏡一領，劍七腰，刀一柄，硯宮一盒，同文臺一個（見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次年，惠帝遣僧道彝一如往報，頒大統曆使奉正朔，並賜詔書：

「朕自嗣大位，四夷君長朝獻者以千百計，苟非戾於大義，皆思以禮撫柔之。茲爾日本國王源道義，心存王室，懷愛君之誠，踰越波濤，遣使來朝，歸逋流人，貢寶刀駿馬甲冑紙硯，副以良金，朕甚嘉焉。日本素稱詩書國，常在朕心，第軍國事殷，未暇存問。今王統慕禮義，且欲爲國敵愾，非篤於君臣之道，曷克臻此。今遣使者道一彝如頒示大統曆，俾能正朔，錦綺二十四匹，至可領也……」

過了二年，道彝一如歸國，義滿又遣正使堅中圭密、道士徐本元和僧梵雲明空等隨來朝貢，並上表於明帝：

「日本國王臣源表：臣聞太陽升天，無幽不燭；時雨霑地，無物不滋。矧大聖人明並曜英，恩均天澤，萬方向化。四海歸仁。欽惟大明皇帝陛下，紹堯聖神，邁湯智勇，勘定禍亂，甚於建瓴；整頓乾坤，易於反掌；啓中興之洪業，當太平之昌期，雖垂旒深居北闕之尊，而皇威遠暢東瀛之外。是以謹使僧圭密、梵雲、明空，通事徐本元，仰觀清光，伏獻方物：生馬二十四匹，硫黃一萬斤，瑪瑙大小三十二塊，計二百斤，金屏風三付，槍一千柄，大刀一百把，鎧一領，硯一面，並匣扇一百把，爲此謹具表聞。臣源年號日本國王臣源。」

這一年，正遇明成祖登極，日使到甯波，聞訊即往南京稱賀，成祖極爲嘉美，特賜

義滿冠服金章，並封他爲日本國王，命趙居任等送日使回國，頒賜詔書：

「……咨爾日本國王源道義。知天之道，達理之義，朕登大寶，卽來朝貢，歸順之速，有足褒嘉，用錫印章，世守爾服。」

過了一年（卽永樂二年），義滿又遣使來賀册立皇太子。這時倭寇的勢燄甚熾，常擾我沿海，義滿既受了明室的册封，自然竭力幫助中國剿捕。永樂三年，捕得倭寇二十人來獻，成祖特賜義滿九章冕服和錦綺等，以示褒獎，並把所獻的倭寇交還，讓他自己處理。日使歸時，便把這些倭寇在甯波一起蒸殺了。因此，倭寇的勢燄一時稍挫。成祖因義滿捕倭寇有功，永樂四年又遣侍郎俞士吉赴日嘉勉，頒賜優詔，並頒勘合，明定貢制，封日本的山爲壽安鎮國的山，上有御製碑文。義滿復派特使送俞士吉歸國，從此年年朝貢，並把捕得的倭寇隨時獻上。

永樂六年（公元一四〇七年），義滿死，他的兒子義持執政，義持素不贊成他的父親對明奉表稱臣。義滿死後，明室遣使賜賻致祭，並封義持爲日本國王。義持雖然遣使謝恩，內心卻已決定和明斷絕國交了。永樂九年，明使王進到兵庫，被日本留難。永樂十七年，明使呂淵等到博多，日本又假借神意拒絕他們入京，於是中日國交便斷絕了。過了十四年，足利義教當國，遣僧道淵來朝貢，並上表畧「日本國王臣源義教」。

中日纔又恢復國交了。宣德九年（公元一四三四年），宣宗命雷春等隨日使赴日本，頒賜詔書，義教極喜，明使回國，又派僧中誓隨行上表道：

「爭睹使者光采，則知官儀中興，阡陌棟瞻，山川增重，申謝：恭維皇帝陛下，奉天紹運，濟世安民，眷惟僻居於遐方，孰不興起於盛際，專大誠仍舊貫，權宜更在更張，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風豈阻東西？」

義教之後，義勝、義政相繼上表稱臣。此時派遣來中國的貢使，已有掠奪的行爲。到了義澤以後，日本國內陷於混亂，更常有匪人冒充貢使，到中國掠奪。因此明室禁止了日本入貢，至嘉靖十九年（公元一五六〇年），義晴遣使請求通貢，明室纔允恢復，賜新勘合，但限貢期十年一次，人不過百，船不過三。可是日本仍難免違限。此時日本已大亂，幕府政令不行，諸侯多自通明室，領信符勘合，盛營貿易，我國沿海各省豪商和貴官相結托，常欺騙日本商民，購物不給錢，日本商民不少流落無歸的，便都投入倭寇的隊伍了。

自嘉靖二十六年後，倭寇一天天猖獗，結隊劫掠我國沿海各省，澳婦汪直、徐海、陳東等復作內應，引導他們劫掠內地，浙東西，江南北，沿海各地，無不受重大的損害，甚至深入安徽繞至江蘇，或由福建竄入江西。明廷先遣張經，王忬等督浙閩兵征

剿，因爲倭寇輕捷慄悍，避實就虛，終無戰果。後來胡宗憲總督浙江軍務，捕誅漢奸陳東，平徐海，誘殺汪直，倭寇失了耳目，勢饑纔漸漸低降，但是福建沿海仍是倭寇的世界。至嘉靖四十二年，經戚繼光俞大猷等合力痛剿，倭寇的禍害纔完全根絕了。

至明神宗時，豐臣秀吉統一了日本，見各地諸侯仍擁兵自衛，爲了削弱他們的力量，便以進犯大明爲口號，檄調全國兵力十五萬人侵入朝鮮，這是萬曆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二年）的事。他們從釜山登陸，直驅京城，朝鮮因無準備，大敗，朝鮮王逃至義州，求救於明。明即派兵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略，大將李如松爲東征提督，帶兵去救朝鮮。李如松大破日本兵於平壤，克復四道，並焚燬日本軍糧數十萬石，日軍兇饑頓減。不幸如松因此懷輕敵的心理，輕率前進，便在碧蹄館吃了一次敗仗。明室至此覺得用兵沒有把握，於是有議和的傾向，那時日本因受了平壤一戰的教訓，士氣沮喪，加以糧秣損失，疫癘大起，尤渴望和平。不久，明派沈惟敬爲議和代表赴朝鮮，日本人聽到這消息歡喜若狂，玄蘇曾賦一詩云：

「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銷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

結果，日使小西飛驒守隨沈惟敬入朝，作了一個稟帖求封：

「日本國差小西飛驒守謹稟：天朝兵部尚書太保石爺臺下，小的日本求封，蒙老爺

天高地厚之恩，感當何如！昨見四位閣下老爺禮堂范老爺盛心，大事已就，今在議之時，特將本國一應人員姓名開報。伏乞老爺照列開後緣由施行，舉國得安，萬代頂恩。謹稟。計開册封勅書並各項儀制，務求老爺留神要好，不致貽笑朝鮮琉球海外諸國。至禱！……」

明廷果然容許他的要求，封豐臣秀吉爲日本國王，其他所開的人員也一律照封了。可是秀吉不但受封，反派清正行長再發兵十四萬攻朝鮮。神宗大怒，任邢玠爲總督，馳援朝鮮，兩軍對峙於漢江兩岸。其實那時日本軍民已早無鬪志，誰都渴望和議成功，不過秀吉爲了要轉移政敵對內的注意，所以不能不對外鬻幹罷了。所以秀吉一死（公元一五九八年），日軍就無形解體紛紛逃歸了。

秀吉死後，德川家康建立幕府，推行閉關政策。這種政策一直維持二百餘年（一六二四年至一八五三年），其間中日關係沒有什麼值得敘述。日本自被美國提督彼利敲開門戶後，陸續與各國締約通商，也會遣使到中國來，請援西洋諸國例，訂約遣使往來，中國應允了，這條約承認中國在日本有領事裁判權，並在長崎有中國居留地。中日關係直至此時，都是日本畏服我國，此後，兩國地位便完全顛倒，日本竟一變而欺侮我國了。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國力一天雄厚一天，便定下了侵略國策，以我國爲中心目標。牠的視線，首先注射在琉球。一八七一年，有琉球人遇颶風，飄流至台灣，被生蕃殺害，當時琉球國王如日賀親政，日人直認牠爲藩屬。一八七三年，日本遣使副島種臣來中國，詰問生蕃事，總署答道：「生蕃政教所不及，其事我不能負責。琉球我藩屬，其民被害，與貴國無與。」第二年，日本便出兵台灣攻生蕃，經英使威妥瑪調停，我國撫卹日本難民銀十萬兩，賠償日本軍費四十萬兩，日本纔撤兵。一八七九年，日本便滅琉球，改爲沖繩縣了。

日本的第二侵略目標，便是朝鮮。光緒元年（公元一八七四年），日本因清廷言朝鮮內政自主，出兵攻朝鮮，次年訂江華條約，稱朝鮮爲自主國，互派使臣，從此朝鮮在名義上便脫離我國而獨立了。同時日本誘騙朝鮮青年，結成親日勢力，號「維新黨」，稱朝鮮官民親中國者爲「事大黨」。維新黨多次發生叛亂，都被中國軍平服。光緒二十年（公元一八九三年），朝鮮東學黨作亂，中國出兵征剿，日本也派兵到朝鮮，亂事平後，日本不肯退兵，便和中國發生了武裝衝突。中國陸軍節節敗退，先退出平壤，接着又退出鴨綠江。中國海軍也在平壤失陷後，和日本艦隊相逼於大孤山海面，我被擊沈五艘，退守劉公島，於是黃海的霸權便移歸日本的掌握了。不久，日本乘勝攻陷旅順及威

海衛，我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殺。日本海軍又南窺台灣，陸軍也躍躍地想入山海關。清廷不得已派李鴻章赴日本馬關與伊藤博文議和，結果訂立馬關條約。內容包括：一、承認朝鮮爲自主國；二、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澎湖列島與日本；三、賠償日本軍費二萬萬兩；四、開沙市、重慶、蘇、杭等爲商埠；五、日本人在中國各埠得自由從事各種工業製造。但台灣人不願改隸日本，曾在唐景崧丘滄海的領導之下建立共和國，結果因勢孤力弱，終歸失敗。又俄國不願遼東歸於日本，特聯合德法強迫牠退還給中國了。以此爲導火線，日俄衝突愈演愈烈，終於正式開戰，結果日本獲得勝利，於是日本勢力深入我東北，並把朝鮮合併了。

民國三年，歐洲大戰發生，日本藉口英日同盟，對德宣戰，出兵奪取德國盤據下的青島，並進佔膠濟鐵路全線，迫我濟南。同時令公使日置益恫嚇袁世凱，於民國四年五月九日迫他簽訂屈辱的二十一條。這條約共分五號：第一號規定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之權利，並得在山東築鐵路開各城市爲商埠；第二號規定旅順大連及南滿安東兩路展期爲九十九年，日本人在南滿有租地及自由居住、旅行、經商等權利；第三號規定與日本合辦漢冶萍公司；第四號規定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租讓他國；第五號規定中央政府須聘日人爲政治、財政、軍事顧問，地方警察當與日本合辦，或多聘日人，兵工廠應聘日

人爲顧問，福建經營事業日人有優先權等等。這屈辱的條約一經傳播，全國便發生了如火如荼的反日運動，每個中國人都對日本結下了永難磨滅的深仇。

民國十六年，革命軍北伐，日本爲了妨礙中國統一，又出兵濟南，實行大屠殺。可是日本暴力在偉大的中國民族自覺運動之前終歸無用，雖然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反促使東三省斷行易幟。日本終於下了最後決心，藉口大尉中村麗太郎在興安嶺屯墾區失蹤事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強佔了我東北。接着，製造一二八事變，奪熱河，佔冀東，成立偽滿，最後更挑發了七七戰爭。日本軍閥本預定三個月滅亡中國，可是現在經過了六年餘的戰爭，日本已精疲力竭，中國反愈戰愈強。無疑地，最後勝利必將歸於中國。這裏，我們應該留下些空白來記錄中國未來的光榮！

我們翻看一部中日關係史，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完全靠中國哺育、提攜、教養，中國是日本的乳母，日本的導師；在明治維新後，這個不肖子漸漸長成，卻使出他的蠻勁來反噬恩人了！飲水不思源，何等可嘆！其實日本的有識人士，也未嘗不對中國懷抱感謝之念，譬如德川時代的大學者貝原益軒會說：

「中華爲聖人之國，其風土中正，爲四方所朝貢，故曰中國。自從漢光武時起，日本使臣即往朝中國，其後歷代，日本屢遣使至華，或抄襲法制而歸，或留而從事學問，

習中華文字、讀聖人之書、學習禮儀、此皆中華之教化、其德不可忘也。」「益軒全集
第七卷）

貝原町囑子孫勿忘中國之恩德，實是遠大眼光。可悲的，是日本軍閥卻把這寶貴的
遺訓置於腦後，反而恩將仇報，這是中國的不幸，也是日本的不幸！

「賣淫國」

西洋人常說：「日本在外國的男人，沒有一個不是偵探；日本在外國的女人，沒有一個不是娼妓。」日本人在國外，尚且不顧國家體面，大營其賣淫業，那末牠國內的情形，自可想而知了。據說從前西洋人在募集日本觀光客的時候，廣告上總是寫着「往賣淫國去」的字樣，許多人初看到，總覺得很奇怪，但到日本一看，誰也不能不承認日本真是一個賣淫國。

日本最初確立賣淫制度，是在奈良時代。當時宮中設有采女部，從各地徵選美人充當「采女」。「日本書紀」稱「采女」為司內職的宮女，實際卻是一種官妓，有時遇着大唐或其他外國派來使節，便令她們去侍寢，平時則供一般高級官僚的玩弄。「采女」之外，又有所謂「巫女」。「巫女」本是演神樂，司祭事的女子，後來變成了賣淫婦。原來日本古代的神社，多設在交通便利和兵營駐紮的地方，因此，神社成為文化的經濟的「中心地帶」，「巫女」小居于其周圍，受物質的誘惑，便由「神妻」墮落而為「巫娼」了。同時還有所謂「遊行婦」，她們不少是有教養的女子，善於吟詠。日本的詩經「萬葉集」中就留有她們若干情歌。「萬葉集」將「遊行婦」分為「宇加禮女」（淫

蕩女」與「阿曾比女」（嬉遊女），都是賣淫婦的變名。「阿曾比女」之中，也含有不少的「巫女」。

到了平安時代，賣淫業更加發達。最著名的，是難波（即現在的大阪）的「水邊的遊女」。難波是船舶來往的要港，各方商人和遊客的集中地，遊女們蕩一葉小舟，像落花蝴蝶似的出沒於船舶之間，遇有客人，便即席吟詩、舞蹈、或彈琵琶，以博一夜之歡。大江以實的名詩：「家夾江河北岸，心通上下往來船。」便是歌詠這種遊女的。「古今奇談繁野語」中，也有關於她們的生活描寫。她們的顧客，不但有商人，官吏，連天皇也在內。如「大和物語」載宇多天皇在烏養院宴遊時，命內侍召喚遊女，並特別命大江玉瀾之女歌舞，便是一例。同時，又出現了所謂「白拍子」。「白拍子」本是一種舞名，舞時唸佛，當初完全是賣舞，後來卻漸漸兼帶賣淫了。她們穿白衣，戴立烏帽子，佩有鞘短劍，一面吹笛擊鼓，一面唸佛跳舞，她們裏面，也有富於才藝，成爲名公鉅卿的寵姬，留名於歷史的，如祇王、佛、靜御前等便是；但一般的「白拍子」，卻簡直幹的賣淫勾當和普通妓女並無分別。此外，當時還有各種名稱的妓女，如「傀儡子」「桂女」「湯女」「長者」等等。「傀儡子」是浪遊四方舞木偶玩把戲的妓女；「桂女」便是營妓，是混在軍隊中的賣笑婦；「湯女」是專在溫泉場做浴客生意的妓女；「長者」

是在旅店驛亭以來往旅客爲對手而賣淫的女子。

鎌倉時代，各色各樣的妓女更比前代活躍，尤其是「白拍子」。此時「白拍子」已流爲專門賣淫的下等娼妓，各地出現了不少「白拍子街」，那便是後日「遊廓」的濫觴。最有名的「白拍子街」，是京都的五條東洞院和鎌倉的化紙坂。當日約武士多流連白拍子街，過着紙迷金醉的生活，因此時常發生風波。幕府爲了取締起見，特創設「遊君別當」，這是日本管轄娼妓的最初官職。那時妓女的社會地位已和平安時代不同，一般人對她們特別賤視，她們亦多貧賤出身，不復如前代妓女之有教養，於是她們開始被冠以「賤業婦」之名了。她們的痛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唵佛宗的開山大師法然上人，當被流放往讚州乘舟過神崎的時候，有五個妓女爲了受不住痛苦，跑到上人前求救，上人爲說淨土教義，那五個妓女立刻剪下頭髮獻給上人，歸而投身神奈川，上人覺得可憐，便買棺木把她們葬了，那便是有名的「傾城塚」，至今爲妓女祈福的聖地。

室町時代，是羣雄割據戰亂頻仍的時代。一方面，上層階級過着極糜爛的生活，一方面，人民陷於貧苦的深淵，因此，不但促成了公娼的高度發展，並且招來了私娼的大量出現。私娼當時稱爲「夜登」。據「和名抄」載：「白晝遊行謂之遊女，待夜而登，

其淫奔，謂之夜發也。」（照錄原文）「夜發」之中，有「辻君」「立君」「夜鷹」等名稱，都是最下等的妓女，夜間徘徊街頭巷尾，物色顧客。這種私娼一時層出不已，大有壓倒公娼之勢。前代的「湯女」，也從溫泉場轉入民間的浴室，投進私娼的隊伍，稱為「搔垢女」。當時浴室建築，樓下沐浴，樓上設有賣茶酒的雅座，那便是「搔垢女」賣弄色相的所在。後柏原朝大永九年，足利幕府創設「傾城局」，管轄賣淫業，發給妓女以官券，承認其賣淫，同時，徵收妓女每人一年十五貫（約合今一百二十元）的花捐。由於政府公認賣淫的結果，大規模的「遊廓」便應運而生了。

江戶時代，在町人階級的支持之下，出現了大規模的花街——「遊廓」。「遊廓」是一種集娼主義，即集多數妓院於某一區域。當時代表的遊廓，是八重洲、中橋（即今日東京的京橋）、筋違門外（即今東京的萬世橋）、吉原等，尤以吉原為最著名。吉原經過三次大火，至今仍不失為東京名所。當時吉原不但是娼妓的巢穴，也是藝妓的集中地。藝妓的創始人，是踊子菊彌，她色藝雙全，尤其善彈「三味線」，使不少顧客拜倒她的腳下。從此藝妓業一天天發展。「藝妓」的裝束，是白襟，烏田髻，笄櫛各一，簪二。本來「藝妓」是賣藝而不賣身的，可是結果卻賣身的佔多數。幕府為維持「藝妓」的聲價，曾設立「見番所」加以取締，終於防不勝防。德川幕府在集娼制度之下，極力

彈壓私娼，但私娼不僅不見減少，反而日見增加，尤其是「湯女」盛極一時。據「守貞漫稿」的記載，當時每個浴堂都擁有「湯女」二三十人，「勝山髻」的創始人勝山，也是當時有名的「湯女」之一，西鶴的小說「好色一代女」中的主人公便是她。那些「湯女」，陪客喝酒，唱流行歌，彈三味線，簡直化浴堂為妓院了。直至寬永十四年，幕府封閉浴堂七十餘家，強制「湯女」五百餘人併入吉原遊廓，這種私娼纔漸漸衰落了。此外，「夜鷹」「辻君」之類住所不定的私娼也很跋扈，其中尤以吉田町與鮫橋的夜鷹屋為最有名。當時甚至有許多尼姑也秘密賣淫，她們賣淫的場所叫做「中宿」。又有叫做「船饅頭」的，那是藉口買饅頭而在船上賣淫的女子。「船饅頭」比「夜鷹」和尼姑的身價要貴許多，尼姑僅一文錢或些少白米，「夜鷹」普通為十文，「船饅頭」則自五十文至百文不等。

明治時代初期，曾頒佈娼妓解放令。那是因為祕魯誘騙了我國苦力二百三十名運到橫濱，當作奴隸待遇，有一個苦力不堪虐待，逃至英國軍艦求救，英艦長向日本交涉，日本扣留了祕魯船，釋放了我國苦力，但祕魯提出抗議，質問日本本國既盛行更悲慘的奴隸買賣——妓女買賣，為什麼卻干涉他國的奴隸買賣？日本政府無辭辯解，遂於明治五年六月頒佈了娼妓解放令。但這項命令結果仍等於廢紙，妓院老闆終用惡辣手段奪

回，妓女營業如故，政府也無可奈何。當時不僅公娼有增無減，私娼也愈發達。其中有一種叫做「白首」的，是明治時代的新產物，厚塗濃抹，出沒夜陰之中，誘惑過客，當時叫作「高等淫賣」。

到了大正時代，隨着日本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貧富鴻溝一天天加深，娼妓的數目更是激增了。從前娼妓的存在只限於若干大都市，至此卻普及到窮鄉僻壤了。尤其是大都附近的溫泉地帶，如熱海、箱根、寶塚、白濱各地，爲了適應富商高官週末「休養」的要求，娼妓更特別的橫行。並且政府默認的私娼也日益發達，如東京的「龜戶、玉井」，縱橫的小巷中，「銘酒屋」櫛比林立，妓女坐在小窗口，讓過路的客看貨還價，那簡直是人間地獄。此外，如跳舞廳的舞女，歌劇場的歌女，珈琲店、喫茶店、麻雀店、撞子場的「女給」，甚至商店的女店員，也很少不兼帶賣淫的。日本真足當「賣淫國」之名而無愧了。

昭和以來，雖然民間也有廢娼運動的出現，但在深刻的社會矛盾之下，娼妓依然簇出不已。據某報統計，日本賣淫婦數目，計有娼妓五萬餘人，藝妓八萬餘人，酌婦十一萬人，此外尚有暗娼約一百餘萬人。這些可憐的「籠之鳥」，多出自貧農之家，就地城言，以日本東北各縣人爲最多。這些地方比較貧瘠，又常鬧災荒，據說有許多人販，

經常在各地農村徘徊。一個少女的身價，有的不過數十元，普通爲四五百元，至多千元。這種非人道的人身買賣，警察毫不干涉，但是如果她們被賣進了魔窟，因受不住虐待而逃走，警察卻會捉拿她去交還老闆。自七七戰事發生後，由於軍需景氣的影響，花街更呈現了異樣的繁榮，即就東京而論，戰後就增加了娼妓一萬餘人。又日本軍閥爲了鞏固佔領區，更把大批寡婦和良家少女驅往外國充當娼妓，欲藉以調劑侵略軍的生活，並籠絡佔領區的人民。日本婦女呻吟於這種野蠻制度下，恐怕將永遠不得翻身，除非到了日本社會制度根本變革，那些喝血的統制者完全毀滅的一天！

〔參考書〕

高橋桂二：日本性生活史

瀧本二郎：世界性業婦制度史

西村眞次：人類性文化史

矢口達：世界性的風俗史

拙著：人類性生活史（正中書局）

桃色政策

日本民族，本是一個混血最多的雜種。根據日本史學權威西村真次博士的考證，它混雜着通古斯族、印度支那族（Indo-Chinese）、印第安西亞族（Indonesian）、馬來族（Malays）、蝦夷（Palae-Ainu）、漢族以及黑種的尼格里托（Negrito）等的血液（見日本文化史概論）。也許就因為這種關係，所以日本女子都很高興和異族結婚。西洋人不用說，就是中國人與朝鮮人本為日本人所輕視，但是那些所謂「大和撫子」也仍然很願意的嫁給他們。記得東京有一次開遠東運動會，許多女學生竟蜂擁到菲律賓選手宿舍，毫無顧忌的向他們求愛，因此引起譁然的輿論，並有許多日本人撰文引為「國恥」。但是，如把這責任完全歸於日本女子，那顯然不公平，實則日本政府應負更大的責任。因為日本政府早就利用女子為侵略工具，報紙雜誌以及學校教育都鼓吹「大和撫子」向海外發展，她們耳濡目染，自然以結交外國人為光榮了。

村上知行曾把日本女子比喻作貓，這實在很恰切。日本政府就是想利用那些溫柔的貓用溫柔的腳爪去捕捉她們所能捕捉的，那便是它一貫的桃色政策。譬如韓國亡國後，日本即迫李王娶一日本女子，美其名曰王妃，實則他的隨身監護人。當阿比西尼亞還未

被黑衫軍隊侵入的時候，日本想向阿國伸入侵略的魔手，於是在報紙上大事宣傳，替阿國王子徵募王妃，果然，全國少女踴躍應徵，結果是黑田子爵的女兒中了選。後來因為阿國與意大利發生戰爭，這位日本的昭君和黑人王子的良緣終未實現，想必日本政府至今還引為憾事。又如某國皇太子到日本報聘的時候，日本政府會令電影明星夏川靜江去表示特別親善，至引起各界的議論，日本政府卻充耳不聞。前兩年，報紙又傳要派女尼櫻井赴印度勸誘甘地祖日。像聖雄甘地這樣的人物，日本居然也想用美人計去誘惑，可知日本的桃色政策是如何澈底了。

日本對我國的侵略最毒辣，而它的桃色政策也最下流。譬如川島芳子就是最著名的例，她滿口肥原合作把溥儀劫去偽滿，勾引石友三叛變，誘惑王麻出賣地圖，化裝往來平津港滬各地，刺探各種國防祕密，……：這個叛逆的妖婦在無形中給與祖國的損害，實遠過於日軍一師團的力量！其實在日本的整個陰謀中，像川島芳子這樣的工具何止千百！披戴七七戰事前，日本曾在偽滿創辦祕密學校，專門招收年輕妓女，教以歌舞，和種種色情戰術。畢業後，即派到關內，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無處不有她們的足跡。她們有的化裝為女學生，有的化裝為舞女歌妓，有的化裝為貴婦人，有的化裝為摩登小姐，她們是中國人，說的中國話，穿的中國衣服，自不易看破她們的底細。日

本就企圖用這種戰術，來籠絡我國官吏將士，刺探機密，散播有毒的言論，瓦解我們的國志。但是現在事實證明，日本這種無恥的政策是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

在兩年前，美聯社會電傳日本要動員在華陣亡日軍之寡婦六萬人來中國和東北，再嫁華人，俾使她們能歸化日本，並令下一代盡成親日份子。這消息後來雖未經證實，但我們從日本的傳統政策來看相信是很可能的。不過那些寡婦所能找到的對象，決不會超出漢奸圈外的人。的確，那些溫柔的貓用來捕捉齷齪的鼠類——漢奸，是有不少效果，但那只是極少數而已。何況那些寡婦中，定有不少已經覺醒的，她們想起自己丈夫被軍閥騙去送死的仇恨，未必還肯甘心做侵略的工具！記得七七戰事發生之後，許多要了日本女子的留學生回國，雖然警察極力干涉，那些女子仍是哭哭啼啼要跟丈夫一同回中國，警察威嚇她們，交戰國家會虐待對方人民，她們說：「我嫁了中國人，就去中國吃苦也願意！」又有一位夏君的太太，因為夏君在暑假中回北平了，戰事發生後，她常牽着小女到我任的下宿屋哭喪着臉說：「若子（女孩的名字）還能看到她的爸爸麼？我恨那些軍人，他們破壞了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幸福！」從這裏可知日本女子的頭腦決不是那麼簡單的，這種桃色政策的效果也就有限度了。

但是日本軍閥愈到末路，它的手段也愈卑污，何況一般漢奸的女兒，也有被它利用

爲侵略工具的可能？所以我們仍須嚴密提防，提防日本桃色政策的「走私」！

嗜血的武士道

「花是櫻花，人是武士。」日本以櫻花爲國花，稱武士爲國士，從復古以來，武士便形成一種特殊階級，同時養成一種特殊思想，那便是所謂武士道。雖然在日本今日，已不見頭上留鬚，腰上佩劍的武士，而只見身穿軍裝，腰掛指揮刀的軍人，但武士道的思想依然浸潤着日本社會。

日本的武士道，起源於鎌倉時代。當藤原氏專權時，日本武士階級已在各地培植了強大的勢力，他們的代表人物便是源平二氏。到了藤原氏勢力失墜，平氏便奪取了藤原氏的天下，但是不久，源氏又把平氏推翻，而獨攬了日本的政權。源氏鑒於武士跋扈，恐怕自己的天下毀於武士之手，所以竭力強調武士的新精神。這種新精神，主要的內容便是忠順，即要求武士爲主君而生，爲主君而死。由於源氏倡導的結果，當時的文學美術也染有濃厚的武士色彩。文學方面，如「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保元物語」「平治物語」等等，無不深刻的表現這種精神；美術方面，如「平治物語繪卷」「竹崎五郎繪詞」「後三年合戰繪卷」等，也是表示武士的嗜好。由此可知當時的風尚之一斑

個是源賴朝時代，武士道的思想還是萌芽罷了。武士道的思想之形成，固然發端於幕府之強調武士的新精神，一方面也因為當時的武士，常蓄養黨徒，結為主從關係，共患難，同甘苦，自然地生出一種情誼和道德。此外，禪宗思想也給予了很大的影響。所以到了鎌倉時代末期，武士道的思想便漸漸由萌芽而開花了。當時標榜的武士道的精神有八，便是：一忠道，二孝道，三剛毅，四禮儀，五名譽，六廉潔，七質朴，八淡泊。這是武士道思想形成的第二階段。

到了江戶時代，武士道的思想更被發揚，而完成了所謂武士道學。在這方面，山鹿素行的功勞很大。他著有「武教小學」「士道」「武教全書」等書，使武士道學組織化體系化了。他認為武士必備的條件；精神方面（一）自覺武士的天職，並力求其實現；（二）正心術，大度量，辨義理，不失氣節，並嚴守溫藉、優雅、正直、剛毅、清廉諸德；（三）尊忠孝，重仁義，格物致知，修練文學；（四）修養不懈，不斷的自警自戒。應用方面（一）謹言動，慎儀容，節飲食，正衣冠；（二）克制色慾煩惱；（三）受授不苟，謹慎優遊宴會。——這是武士道思想形成的第三階段。

明治維新後，雖然以陸海軍代替了藩兵，武士，而武士道的思想，卻仍支配着日本軍人。本來所謂武士道的思想，如上面所述的八德和山鹿素行所舉的各項條件，若和我

國的固有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比較起來，便只有忠孝信義，而無仁愛和平。其實，那些條件也還是一種粉飾，武士道的基本精神，只是奴隸道德與嗜血主義。

日本武士的最高義務，便是忠於主君，以主君的意志為意志，以主君的利益為利益。如果主君不幸受辱或被害，不管是非曲直如何，他們都必須去為主君復仇；否則將被視為卑怯，喪失武士榮譽。這裏，我們不妨看看德川幕府時代的「四十七浪人」的故事。當德川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代，一次日皇派來了欽差，將軍特召兩位大名（諸侯）來任招待，將軍的管家吉良照例要敲詐大名一筆教授儀法禮金，一位大名給了，一位姓淺野的赤穗堡大名卻不願給，因此吉良對淺野大加侮辱，淺野忍無可忍，便拔出劍來把吉良砍傷了。將軍聞訊，馬上令淺野切腹謝罪。淺野只得服從，但他把刀插進了腹內，卻忍耐着不拔出來，等到親信武士大石趕到在他耳邊輕輕宣誓為他復仇，纔拔出短刀死了。大石把那兩柄血污的刀插在一張雪白的紙內，納入懷中，回到赤穗堡後，從淺野部下百十二名武士中選拔了的四十七名，加以訓練，共同進行復仇計劃。不久，他們終於達到了目的，闖進吉良的住宅，用淺野切腹的那柄短刀把吉良刺死，立刻割下了吉良的頭，帶着短刀，一同跑到淺野的墓前致祭。事畢，到官署自首，全部被宣告死刑。死後，他們和主人淺野葬在一起。這塊墓地，從此成為朝香的聖地。她們被譽為

模範的武士，許多小說、劇本、電影如「忠臣藏」「赤穂浪士」等等都以這事件爲題材。其實，他們只是一班忠實的奴才。這也就說明了日本的武士道，正是一種奴隸道德！

日本武士，又是一些嗜血主義者。據傳武士道的鼻祖是日本武尊，他正是一個典型的嗜血動物。傳說他是景行天皇的太子，曾利用自己的年少貌美，僞裝女人入敵營侍飲，把熊襲族首領斬殺。又有一天，他哥哥忽略了宮庭的宴會，父皇命他去責問哥哥，幾天後，父皇問起這件事時，他滿不在意的答道：「已把那個廢物殺了，屍體也丟給狗吃了。」正因爲他如此殘酷，所以被奉爲武士道的始祖。蒙特婁（Montanus）在「日使館見聞瑣記」中，也有一段描寫日本武士的殘酷情形：「他們（指日本武士道）歡喜殘忍流血，和與此類似的事。在他們看來，復仇是那樣愉快，他們只要有機會，馬上就會抓住牠。甚至在街上偷偷地躲在人家後面，抽出利劍，斫一下不中，便斫第二下。達到目的後，這謀殺者拭去劍上的血痕，把牠納入鞘中，毫不在意的走開，彷彿是開玩笑，完全沒有那麼一回事似的。不但如此，有時甚至毫無嫌怨，在笑謔嘻戲中，只爲了要試劍鋒是否銳利，也拿到人家頭上滾動。」從這段記述，也可看出日本武士是怎樣的嗜血動物了。當日軍侵入南京時，曾有兩個日本士兵作「斬百人」比賽。又如日本的流行歌

「軍國的兄弟」：「阿兄送我來遠征，要我立志斬百人。如今跋涉三閱月，殺人半百志半成。」這都表示日本武士的嗜血癖，在現代日本軍人中是更「進步」了。

日本武士不但嗜喝人家的血，連自己的血也視同洋紅水。在他們之間，切腹（*Seppuku*）的事是常有所聞。曾有一件轟動世界的十一個武士同時切腹的故事。當明治初年，日本各地武士受了熱狂的尊王攘夷運動的感染，常對外僑加以迫害，因此招來了不少外交上的糾紛。正在外交棘手的時候，土州武士又殺傷了法國水兵十七人，法國官民異常憤慨，準備對日出兵，弄得明治天皇焦急萬分。正在危機一髮的時候，土州參加暴行的武士二十八人，聯袂到東京法國領事館前自誓，願意自殺謝罪。於是二十八人並排坐好，開始切腹，自第一人切起，切第二人，第三人……最後切到第十一人，法國領事不能再忍了，便制止其餘九人不許再切，一面把真相電告法國政府，法國朝野大為震驚。對那件案子也就不加深究了。其實在日本歷史上，切腹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他們切腹的方法，是將一柄短刀刺入腹部的左方，向右方勒去，再在創痕的一端向上迅速一轉，於是把刀拔出來，切腹的時候，身體要坐得端端正正，武器要放在一定的地方。他們要忍受着最大的痛苦，保持着最清晰的意識，直到最後的一刹那，許多人都認為這是武士道精神的最高表現。的確，這是最深刻地說明了日本武士殘虐嗜血的一面。一個人最愛的，

自莫如自己的身體膚髮。所以我國先賢說：「身體膚髮，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固然，大義所在，應當視死如歸，但這決不是要殘虐自己的身體。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身體也能殘酷的剝割，自然對他人更不會有絲毫慈悲了！

日本的武士道，主要內容是奴隸道德和嗜血主義，而日本的軍國主義，正是這種思想的延長，一面使人民盲目服從軍閥供牠役使，一面向國外實行武力侵略吸人血髓。日本國家如沿着這條路線走去，恐怕最後等着牠的，也不外一件：——

「切腹」！

中古趣味的茶道

日本的茶，本是從中國傳去的。自京都的榮西禪師從中國帶回茶種後，日本各地競相培植，種類日繁，如什麼宇治茶，靜岡茶，茶名多不勝數。有些有閒的人，一面喝茶，一面打賭猜茶名，猜中了的算贏，猜得不的的受罰。當初不過和我國喝酒猜拳一樣，只是一種遊戲，後來卻成了一種賭博，日子愈久，這種賭風也愈烈了。

到了足利義政時代，奈良的稱名寺有一個叫村田珠光的和尚，看到茶的賭博的流行，發生無限的感慨，想起茶本是一種有益身心的東西，如今世人卻不知領略牠的真味而誤用爲賭博的手段，於是發奮要糾正這種風氣，便訂定了一種飲茶的儀式，那便是所謂茶道。將軍義政也熱心贊成，並在京都的銀閣寺內開了一間風雅的茶室，以資倡導，於是茶道漸漸流行起來了。

但是茶道之具備今日的形式，卻始於豐臣秀吉時代。當時有一個和尚叫千利休的，規定了今日關於茶道的各種儀式，他進一步的使茶道與禪道發生聯繫，以「和敬清寂」四個字，來表現茶道的精神所以茶道又稱爲「在家之禪」。以後茶道一天天的發達，流派也一天天的增加，最著名的，是「表千家」「裏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派，其他

大小流派不下三百之多，各有獨特的作風，獨特的儀式。

現在我們試以「表千家流」的「薄茶之會」爲例，來看看茶道的儀式究竟是怎樣一回事。茶會座席，普通床前爲上。客人在入席之先，要淨手漱口，入席後，依順序坐定，便給主人行禮。禮畢，主人取炭，再取香盒焚香。在未飲茶前，主人先拿出菓子簍容。吃了菓子，主人自水屋（茶室旁邊安置茶器的地方）取出茶碗和棗（棗形的茶罐）等。在取茶碗和「棗」的時候，有一定的方式，便是左手執碗，右手持「棗」，位置齊胸，走路必須襪底貼蓆，發出嘶嘶的聲音。接着取其他各種茶器，也是一樣的方式。待各茶器依次在「長板」前擺好，然後自「杓立」中取出火箸放在「長板」的左側，取「蓋置」（攔蓋子的東西）放在爐前，同時，把「建水」（貯水的罐）略向前方一推，賓主再一度行禮。禮畢，主人從腰間取下「袱紗」（拂拭茶器用的網巾），依一定的方式折邊好，這在茶道的術語中叫做「袱紗捌」。主人把折邊好的「袱紗」照一定的格式，先拂拭「棗」，再拂拭「茶杓」，把「茶杓」放在「棗」上，然後取出一種「點茶」用的竹筭「茶釜」，放在「棗」的右方。接着，主人以左手取「柄杓」，以右手用茶巾裏釜蓋，放在「蓋置」上。放好了「釜蓋」，便換右手取「柄杓」，從釜中汲沸湯注入茶碗，再把「柄杓」攔在釜上，用「茶釜」投入茶碗的沸湯中，在茶碗內打一回轉，然

後用「茶釜」敲碗邊作響，再高舉「茶釜」察看它的先端，這樣的動作反覆三次，便是茶道術語中的所謂「茶釜投」。這是表示謹慎的意思，爲了試驗茶碗有無破壞所以敲碗邊作響，爲了檢視「茶釜」頭是否折斷所以察看它的先端。「茶釜」洗淨後，便把茶碗內的沸湯傾入「建水」中，再拂拭茶碗。這時，主人纔用「茶杓」從「棗」內取茶入碗，茶的分量約爲「茶杓」的一匙又八分，再用「柄杓」從釜中汲沸湯，適量的注入茶碗，然後把「茶釜」一挾一掬，使分泌出茶汁，這便是茶道術語中的所謂「點茶」。「點茶」的時候，要使白沫愈多愈好。「點茶」完畢，用右手取茶碗托在左掌上，再向顛擺在「釜蓋」的旁邊。於是客人以二手貼胸前，略微向前躬行，用右手取茶碗托在左掌上，再把右手攤碗邊。先飲一口，用右手輕輕拍薦，說：「啊，好得很！」這時主人點頭答禮。客人再把餘茶慢慢飲乾。飲完，用右手拇指尖向右拭碗邊飲口的外面，再用右手食指尖向右拭碗邊飲口的裏面。一飲完畢，主人便洗茶碗。這時，上客應行禮說：「已經喝得夠了，請停止罷」。否則，主人將不住的點茶請客。飲茶完畢，主人依次收拾茶器，如果客人想觀賞茶器，可趁這時候向主人索看，因爲各家的茶器都表示主人的趣味，互不相同。

上面所述的，是「表千家」一派的「薄茶之會」的儀式。「薄茶之會」外，還有

「煎茶之會」，也是茶道的一種。「煎茶」的飲法，普通以三服爲止，第一服「香」，第二服「甘」，第三服「苦」，它的儀式也因流派而不同。

茶道的發生，本來是爲了防止茶的賭博，可是他們卻矯枉過正，致成爲如此繁文縟節的儀式。甚至認爲學習茶道，可以超脫煩悶。從珠光和尚倡導以後，一般有閒階級都奉爲高尚趣味，競相學習。尤其是女子，茶道與花道爲出嫁前必須學習的兩件事。不過近數十年來這種風習已日趨衰落，就在女子中除了上層婦女以外也很少學習的了。至於那些有閒階級，他們的趣味，已轉移到股票買賣或領土掠奪上，這種中古的趣味，對他們也很少吸引之力了。

「月光文明」

史賓格勒 (Spengler) 曾說日本文化是一種「月光文明」；月球本無光，只是日光的反映，日本本無文化，只是他國的文化之反映。的確，日本人是無獨創力的，它的唯一本領只是模仿。不管是精神文明，或是物質文明，如果除去一切來自外國的東西，恐怕日本將一無所有。在明治維新以前，是模仿中國，在明治維新以後，是模仿西洋——尤其德國。它的文字、建築、美術、宗教、制度，以至近代的機械、科學，試問那一件不是船來的？聖武天皇曾自稱為「三寶（佛法僧）之奴」，德川幕府時代的學者山崎闇齋在祭孔子時自稱為「夷人」，前駐德公使青木罵人的口頭禪老是：「日本人真混蛋，德國人決不會這樣的！」這都是在眩目的外國文明之前一種自慚形穢的表示。就是許多小事，日本人也不忘記了模仿。譬如京都琵琶湖有所謂「近江八景」，那還不是模仿我國的「瀟湖八景」或「西湖十景」？說起西湖來，廣島有一個叫做「泉邸」的名勝，那本是一個姓淺野的侯爵經營的，裏面的一亭一橋一溪一壑，凡是西湖有的應有盡有，所以又叫做「小西湖」。模仿到這種地步，也可說是一種傑作了。

不過日本人的模仿，有許多地方是並不澈底的；模仿而不澈底，這也是日本人的弱

點。譬如說罷，佛教本是無國界的，可是到了日本，卻完全失去了原意。弘法大師把牠建築的東寺起名「教王護國寺」，傳教大師把他傳教的場所名爲「鎮護國家道場」，榮西禪師則有「興禪護國論」的著作，日蓮上人則高唱「立正安國論」的論調，日本只保存了佛教的迷信的一面，卻把佛教的眞精神遺棄了，結果所以有一二八事變直前日蓮教徒在上海的放火挑釐，他們簡直是妄想「拿上屠刀立地成佛」了。再說，日本就是輸入了佛教，也並不會放棄了原始的宗教神道，結果卻弄得神佛混淆，不神不佛。就是今日，日本農村也還是神社與佛廟並存，誕生與收穫祭在神社舉行，葬儀與祖靈祭在佛廟舉行，這就是和辻哲郎博士所說的「重層性」。再如日本傾心儒教，其實又何曾理解儒家神髓，水戶黃門一面獎勵儒學，一面卻禁止學生讀孟子。直到現在，他們還是把王道與霸道鬧不清楚，如果僞滿也配叫做什麼「王道樂土」，那孔子有知真要痛哭死了。

日本人的模仿之不澈底，還可從多方面看出。記得皮里涅克 (Pirineak) 曾挪揄日本人在建築洋式大廈開工時，首先要祭神，把嶄新的科學技術與陳腐的迷信觀念聯在一起。麻生豐在「只野凡兒」漫畫中也有過這樣諷刺：有的女學生身上穿着和服脚上卻穿着洋化的皮靴，有的男子身上穿着西裝脚上卻踏着日本式的木屐。在旁的國家，是新的代替了舊的，舊的便漸漸歸於消滅，或漸漸新舊渾融了。在日本卻不然，新與舊永

遠保持着各自的地位，甚至舊的因有新的存在反愈顯出牠的獨自性。這裏就說明了日本人爲什麼一面在學校裏大講其進化論，一面卻告訴學生天皇是神的子孫，日本是神國。

越是貧窮的人，越怕失去他的所有，如果有人拿珠寶去換他的一點破爛衣服，他將愈覺得它的可貴。日本本來一無所有，有的也不過一點可憐的原始的遺產，可是日本人卻偏偏要去追求所謂「日本的」。其實日本究竟有什麼自己的，不是連所謂「開國詔」上的「八紘一宇」這寶貝，也是抄自我國的淮南子麼？然而日本人爲了掩飾自己的寒酸出身，卻偏偏開口「國粹」，閉口「國粹」，國粹運動日盛一日。他們企圖由國粹的鼓吹燃起人民的愛國心，卻不知道國粹和愛國完全是兩件事，何況日本根本無國粹可愛？

有許多人認爲日本人很愛國，這裏，不必浪費筆墨，且讓事實來解答。財閥大倉當日俄戰爭時，把沙石裝成的罐頭，供給前線的將士，認爲「他們也許不會打開食用就會死傷」，沙石也好魚肉也好都是一樣，結果發了一筆大財。大隈伯爵在一八七七年時，爲了平薩摩之亂發行紙幣，事後把銀行剩餘的紙幣六百餘萬元，都一車一車的私載回家。井上侯爵曾掌管全國鐵路與電政建築，他下任後，鐵路局給他一算，每哩鐵路的修築費，只及他報銷的半價。這不過隨便舉的三二例，這些都說明了什麼？也許有人會

說，日本上層原是腐敗，自然談不上愛國。但是日本中下層又何嘗不然？前幾年日本報載一個日本人把某項軍事機密出賣給某國，議定報酬五萬元，在朝鮮京城交款，不幸事機不密被憲兵發覺了。一年暑期我在湯河原避暑，住在一個農民姓富澤的家裏，他有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一天他撫摩着男孩的頭對我感傷地說：「廣次（男孩的名字）再過幾年也要當兵了，我們只有這一個孩子啊！」

假如說日本人有愛國心的話，那不過是爲了煽動侵略而製造的愛國空氣，愈是響亮卻愈顯出空虛，是並沒有伴着一些情熱的。從精神分析學說，日本人的這種心理，只是一種「微賤反動」(Inferiority Reaction)。唯其因爲自己空虛，所以愈要眩耀「國力膨脹」，唯其因爲怕人譏諷他是劣等民族，所以愈要自誇大和民族的優秀。譬如窮光棍，一朝有了幾個錢，便更會粉飾門面，更會裝腔作勢，如果他遇着一個真有錢的富翁，他必將由羨慕而發生嫉妒。日本人爲什麼由媚外而變成排外，也就是這個道理。

記得在日本雜誌上，曾經看過這樣一個漫畫：一個婦人跑到文具店裏去買地球儀，一個店員隨手拿了一座給她，她看了一眼，搖頭說：「這個不好，我只要有日本一個國家的，不要有別的國家的地球儀。」這個故事，充分反映出了日本人的排外熱。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學生寄宿舍，每年照例舉行一次「宴祭」，裏面有各色各樣的遊藝，佈景，

一次，一間房子裏佈置兩個木人，一個是穿着軍裝的美國人，一個是穿着軍裝的日本人，那美國軍人手上捧着一碗麵，碗上寫着「支那」二字，那個日本軍人做着正要去搶吃的姿勢。以一個堂堂學府，居然公開的玩出這種無恥的把戲，那麼「排外」「侮外」的思想之瀾漫，是可想而知了。

日本以一個貧弱的島國，僅經過中日、日俄兩次戰爭便一躍而爲頭等強國，這樣的暴發戶自然不知不覺養成一種瘋狂的驕傲心理，也可說並不足怪。我們如不善忘，該還記得前陸相荒木貞夫「三萬根竹槍平俄」的瘋話罷？其實像荒木這樣的瘋子，真不知有多少！東京高師有位教「支那倫理思想史」的姓荻原的教授，他一天忽然望着中國學生說：「你們支那，什麼也沒有，就連那些古人孔孟，也都是馬鹿，你們得學學我們大日本帝國的榜樣！」可憐這位先生，卻不知他的飯碗也還是支那的「馬鹿」給他的！

一個人如果缺乏反省能力，只貪往上爬，爬得越高越得意，待爬到細弱的樹梢不能支持自己的體重時，自然只有墜死。這也就是日本的悲劇。人窮則呼天，日本人正在期待「神風」。原來元朝曾派大批兵船征伐日本，竟一夜工夫被暴風掃光了，日本人認爲神助，所以名爲「神風」。日本人卻不知道今日的主力艦航空母艦已不比十三世紀的帆船，決非暴風吹得倒的！他們又在重演義和團的無知，以爲「神符」可以護身，「千人

針」可以抵禦槍砲，卻不知道義和團給中國帶來的，是一張屈辱條約，是一筆可驚的賠款！

日本人把櫻花奉爲國花，決非偶然的。櫻花只有一瞬的盛開，立刻便是凋謝；櫻花真有豔麗的顏色，卻無濃烈的香氣。這也就是日本的象徵。日本有可觀的外表，卻無充實的內涵，日本強盛得很快，恐怕也將衰落得很快。弘法大師的名歌：「色香俱易散，人事嘆無常！」這不正是日本帝國國運的寫照麼？

名勝漫遊

——敬獻於亡友王禮錫先生

我們到京都休息了一週，因為離開學還有一個多月，華提議利用這期間來作一次全日本的旅行。華在國內，常聽我誇說日本山水的秀美，她這次來日本，遊覽是最大目的之一，而我也好遊成癖的人，所以聽到她的提議，便很高興的同意了。立刻收檢行李，商定旅行日程，並到北白川郵便局打了一個電報給東京友人，預備第二天到東京去。

七月十七日，黎明，攜了旅囊，乘汽車到京都驛，在待合室內吃了簡單的早餐，買了兩張急行車票跳上火車。六點三十分鐘，汽笛一聲，火車開始奔上旅程。憑着車窗開眺，電柱，房舍，河流，樹林……走馬燈似的移動，刻刻展示一個新世界，晨風挾着清新的草葉香拂來，心神感到極度的舒爽。有時無聊，便看看報紙和旅行指南消遣。車過靜岡，白頂的富士山突然出現；富士山又名不二山，山高一千七百七十公尺，山頂有千年不融之雪，四季都是白皚皚的。火車繞着富士山走了幾十分鐘，在御殿場停了一會，又繼續奔着旅程，國府津，橫濱，川崎……到東京驛，時針已指着四點五十分。在難

簷中，馬高師級友吉川敏夫正在月台上張望，下車握了手，把華介紹了，敏夫即喚「赤帽」提了旅囊，一同走出車站，乘汽車到他住的小石川區白山御殿町。他的母親和妹妹松子看見我們來臨，都非常高興。吃着茶菓閒談了一會，松子領華到附近的中華留日女生寄宿舍訪友，我和敏夫去看了幾位高師的教授。晚飯後，級友村田貞藏來訪，慶着日本茶閒談，談到中日國交一天天惡化，敏夫便大罵起日本軍閥來，說日本對中國何嘗有什麼惡感，都是日本軍閥好大喜功造成這種不幸的局面，貞藏也連連點頭。敏夫和貞藏都曾以思想危險罪名受過學校的處罰，其實他們只是自由主義者罷了。九點多鐘，貞藏辭歸，松子領我們到樓上六疊蓆的房間就寢。這房間面臨植物園，風景很好。我們把三面的紙壁撤去，讓月色浸滿一房，便在涼風中入夢了。

十八日，早餐後，和敏夫松子乘電車到上野公園玩去。在不忍池下車，池中開滿了荷花，花香混和在清晨的空氣中，呼吸着如飲瓊漿似的陶醉。因為還不很熱，我們繞池走了一個圈子，纔上山去。公園正門前，有一座西鄉隆盛的銅像。西鄉本是明治維新元勳之一，因積極主張征韓，和明治政府發生爭執，終致演成內戰，一時曾被罵爲國賊。但是後來那些罵他的人，又給他鑄造了銅像。有許多日本人把紙團放在嘴裏嚼碎，擲到銅像上，我以爲是唾棄的意思，問問松子纔知道恰好相反。接着步行到帝國圖書館，

用一角二分錢買了四張普池閱覽證入內，檢查了一會目錄，便出來了。據敬夫說，帝國圖書館創始於明治五年，當時叫做「書館」，僅有圖書七萬餘冊，後來規定全國出版新書須贈文部省准刻課樣書兩本，其中一本轉送該館。明治十三年改稱「東京圖書館」，三十年纔改今名，三十九年新館落成，由博物館內遷到此地，現在共有圖書六十餘萬冊，在日本圖書館中，除了京大圖書館（藏書九十餘萬冊），便算該館藏書最富了。不久，又參觀博物館，琳琅滿目，真是美不勝收，其中有許多中國的古書畫和古器，不知從什麼路落入日本人之手，現在都被稱為日本的國寶了。我們走馬看花的瀏覽了一遍，便往動物園。入園券每張五錢，奇禽異獸包羅很多，連熱帶和寒帶的動物也不少。華對河馬和北極熊特別感興趣，松子愛買泥鰍喂海豹，吉川卻喜逗大猩猩和鱷魚玩。我們愉快的玩了一點多鐘。走到松坂屋五樓食堂吃了午飯，便乘電車往神田。下車後，一路逛舊書店到靖國神社。從大鳥居（牌坊）進去，遊人很多，內祀日本歷次戰役死難的將士，廟旁陳列着俘獲的斷槍廢砲，有的標明於某年某月某次戰役俘自中國，許多日本人抱着高談闊論，有時聽到一陣哄笑。他國之榮，我國之恥，我很難過，想趕快離開。這時，敬夫和一個殘廢老人談得很起勁。後來一問，纔知道那老人曾參加日俄戰爭，在進攻旅順時，失去一手一腳，最近因為兒子死了，一家四口靠「恩給」不能過活，特到

東京來找點事做。想起日本軍閥窮兵黷武，只是爲了特權階級的利益，而給人民帶來的，卻是飢餓與死亡，因隨口吟成一詩。

「老翁衰病缺雙履，陷陣衝鋒話往時。祖國富強成底事？獨留戰士苦啼飢！」

我們照了一個相作紀念，便坐電車到日比谷公園。這裏遠不及上野公園富有野趣，人爲的成份過多，如利用花草的顏色織成各種圖案，反而破壞了自然美。我們玩了一會走出公園，已近黃昏了。便乘電車往銀座，在京橋下車。這時夜市已經開始，馬路兩旁擺滿了小攤，小攤的電燈延長一英里，好像兩串銀鈴，耀目的霓虹燈不斷的明滅，家的收音機播送着沸騰的音樂，茶店咖啡店流出貝多芬、休伯特的名曲。整個市街都浴在電光的火海中，浸在甘美的旋律中。電光代替了花，音樂代替了鳥語，這是近代人的故鄉，近代人的樂園！我們因爲有些餓了，先進墨羅咖啡店吃晚飯。裏面飾滿了人造櫻花，淡藍色的電燈光籠罩着有如夢境。我們揀了一個廂座下，盛裝的妖冶「女給」，很殷勤的招待。吃完，開了飯帳，另外給了兩元小費，在穿着金光燦爛制服的侍者歡送聲中走出店門。旋投入「銀布拉」的人羣，瞧夜市的熱鬧，有賣玩具的，有賣化粧品，有賣家庭用具的，有拍着版子叫賣水菓的……五光十色，目不暇接。我一路搜集火柴廣告紙，敏夫一路搜集舊郵票，又在「十錢均」的舊書攤上買了幾本書，回到住所已經

十點多鐘了。

十九日，早晨還沒起身，小禪紹崖便從大岡山趕來了。匆匆梳洗了，便到三軒町中華樓吃早飯。飯後，和他們往大岡山玩去。由大塚乘高架電車，到新宿換車，經代代木、澀谷、目黑、武藏野……不到半點鐘便到了大岡山。先到工大，看了幾位朋友，接着同往洗足池散步，這是因爲日蓮和尚曾在此洗足，故名。池不很大，樹木環繞，綠蔭籠罩，倒很清幽。在厭倦都市生活的人，看到幾株青草也覺得懷戀，像郊外這樣一塊地方，自然如燈火吸引飛蛾一樣吸來無數遊客；所以這時雖然還只九點多鐘，已經士女如雲了。我們在日蓮銅像前的菩提樹下坐了一會，又到琴喀拉園瞧瞧熱鬧，便同往神哉夫婦的貸家白鷺方吃午飯。飯後，到街上圍棋俱樂部下了一會棋，便別諸友而返東京了。晚間，和松子玩日本花牌的當兒，光琦來了，談到遊日光的事，他說願和我們一同逛去，便約定明日早晨五點半鐘在上野驛集合。

二十日早晨，下女把我們從夢中喚醒，起身洗了臉，提着旅囊走出門來，街上還是冷清清的，喚了一輛汽車坐到上野驛，果然光琦已早到了。我們買票上車，不到五分鐘，車便開了。九點鐘，到日光驛。下了車，便換乘公共汽車上馬返，女車掌用悅耳的音調說明沿路的風景掌故，約二十分鐘到馬返。換乘汽車登山，山路曲折，愈走愈

高，松風吹拂，暑氣頓消，有時綠樹叢中掛着一條銀瀑。車行二十五分鐘，抵華嚴瀧。先到崖上眺望，瀑布從懸崖傾瀉而下，水花高濺，形成一片銀霧，令人看不清瀑脚。光琦忽然發現崖下的樹枝上掛着一隻女木屐，顏色鮮豔，似乎還離開它的主人不久，大家覺得很奇怪。接着，我們買票乘昇降機，降下三百二十五尺到瀑脚。仰望瀑布如一匹白練高懸空中，彷彿水從天上來，真是壯觀。旁邊有一個照相店，我們以瀑布為背景照了一個相，忽然發現脚下兩塊草蓆，有點奇怪，就在這時來了兩名警察，揭開草蓆，原來蓋着的是一對青年男女的屍體。女的不過十六七歲，粉頸已斷，男的像工人模樣，約三十歲上下。華嚇得忙跑開了。我們剛才在崖上看見の木屐，大概就是這位悲劇女主人公的所有物。攝影者告訴我們，瀑脚的深壑是無底的，在兩小時前也有一對男女投水而死，屍體已由警察搬走了。我隨口吟成一詩：

「神工劈出懸崖險，靈手引來瀑水傾。莫道壑深無底止。壑深難比愛卿情！」

我用鉛筆寫給華看了一看，她沒有說什麼。接着我們乘昇降機回到原處，換乘汽車到中禪寺湖。在高入雲霄的山頭，誰也不料還有一個這麼大的湖，造物主的神技，真是可驚！這湖明治天皇曾賜名「幸之湖」，海拔一千三百餘英尺，東西八杆，南北三杆，在綠峯環抱中，陽光反射湖面閃閃發光，就像荷葉上的一顆大銀珠。沿湖岸步行不遠，

便是中禪寺。這是一個有五百年歷史的古廟，中央是大殿，左有並木觀音一座，右爲寶物殿，藏有各種佛教遺物。出廟，繞二荒山神社到車站，坐公共汽車往明智平，由明智平乘空中電車到展望台。空中電車來往於繫住兩個山峯的鐵索上，每輛可容六人，每次車費二十錢，坐在車中，鳥瞰山景，真有羽化登仙之感。展望台海拔一千三百六十英尺，一目盡收山中勝景，前面是白頭山，脚下是中禪寺湖，華嚴瀧和白雲瀧像兩條銀蛇，盤在左右的懸崖上。我們流連了許久，吃了午飯，買了些畫片土產，纔乘空中電車返明智平。再換乘爬山電車下山，車吊在鐵索上沿着鐵軌往下溜，一刻兒便到了馬返。又換乘公共汽車到中參寺，再步行到東照宮。這是模仿中國宮殿建築的，紅牆碧瓦，雕樑畫棟，極其富麗。其中有一個睡貓的雕像，神氣逼真，圍着的人很多。我們在陽明門前拍照的時候，偶然遇着一位日本友人佐藤三郎也和太太在那裏拍照。互相介紹之後，她們說正預備到鬼怒川溫泉去，和我們的目的相同，便一同坐火車去了。不到半點鐘，便到了目的地。一條小溪在山峽間流着，水流很急，大概「鬼怒川」就因此得名。溪畔有幾十家旅館和料理店，紅燈閃爍，笑語沸騰，和山谷的幽寂，適成一個強烈的對比。我們投宿鬼怒川飯店，分住三個房間。裏面設備齊全，有跳舞場，彈子房，麻雀間，圍棋間，書報室等等，供住客取樂。吃了茶菓，到溫泉洗澡，雖然也有女浴室，卻仍有不

少婦女在男浴室洗浴。浴後，換了下水準備的清潔的和服。華也同樣換了，每個人的衣服都很合身，因為旅館準備的大小種類很多。晚飯後，佐藤夫婦到跳舞廳跳舞，我和光琦到圍棋間下棋。十點鐘就寢，被褥都很潔爽。日本旅館招待旅客的周到，真可說無微不至。

二十六日，早起，洗了溫泉浴，便令下女算帳，每人付了三元住費五十錢小費，同坐火車回東京。佐藤佐東中野，在上野分手。走出車站，步行到淺草公園。這裏有一個觀音廟，香火旺盛，據說一卒「賽錢」(參拜的人每次投下五錢十錢不等)便達二十萬元之多。公園內一池臭水，幾株樹木，佈滿飲食攤，混雜喧嘩，是東京不良少年的巢穴。出公園到電影街，因為時間還早，每人花五十錢進松竹座看了三個電影，回到白山御殿町，已經上燈了。

二十二日，便早便和華坐汽車到東京驛，買了赴熱海的車票，趕上六點半的火車，九點多鐘到熱海。熱海是伊豆半島的第一勝地，依山造屋，隨地有溫泉噴出，和日光箱根合稱爲關東三大名勝。面臨相模灣，現在正是海水浴季節，海濱擠滿了撐着紅紅綠綠的浴衣的男女遊客。我們下宿於梅園附近的十個叫熱海屋的旅館，休息了一會，便換了浴衣，踏着木屐，往海水浴場去了。在炎熱的夏天，投入清涼的海水，真說不出的舒

服。華因爲不會游泳，租了一個橡皮圈套在腰上，便入深水也不會沉。我們時而躺在沙上晒太陽，時而投入海中游泳。有許多少女洩來洩去，頭髮飄拂海面像海藻一般，健美的身體在綠波上躍動，令人疑爲傳說中的人魚。我們在海水浴場玩到午後三點鐘，便在熱海養魚場垂釣消遣，每小時釣賃五十錢，結果釣得幾尾小魚帶回旅館。晚間，到熱海銀座散步，滿街都是土產店，有許多頸面滿塗白粉的妓女，站在黑暗的街角拉扯行人。我們進喫茶店吃了一碗「美津豆」（紅豆、波羅蜜、香蕉、蜜柑、涼粉、冰糖等拌合而成），順路到大湯洗了一個溫泉浴，便回旅館就寢了。

二十三日晨，我們從熱海乘汽船向相模灣直驅，兩點鐘工夫便到了大島。這島東西七十六公里，南北二十公里，周圍二百九十六公里，在伊豆七島中是頂大的一個，所以叫做大島。有名的三原火山，便在這島上。這島因爲盛產椿樹（茶子樹），所以又名椿島。我們上了岸，便登三原山去。沿路遇見許多大島姑娘，頭上裹着花巾，身上穿着筒袖的和服，有的頭上頂着東西走路，和京都附近「大原女」的風俗一樣，她們都生得很健美，有火一樣的熱情。「山上有名花，島上有美女」，大島真是一個海上樂園。我們走到山腰，遙望隔海的富士山，像綠玉盤上托着一碗冰花，偶然一瞥，也可消除不少胸中的煩熱。山路蜿蜒而上，遊人絡繹不絕。五合目的歌之茶屋，留有開三原山自殺風氣

的三枝子的遺書，我們在這裏吃了一碗「親子井」（雞肉和雞蛋的蒸飯）充飢。在吃飯的當兒，一個小姑娘給我們唱了一曲本地流行歌謠「大島節」，意思是：

「大島生我，神火育我，燃燃不熄，胸中烈火！」這是歌詠情熱的「大島娘」的。飯後，繼續攀登，路旁豎滿了勸自殺者回頭的牌子，我們也無心細看。走到山頭，有一片沙灘，本有駱駝可雇，因為華不敢騎，只得步行。走過沙漠，熱得一身大汗，再踏過一段焦黃的亂石，便是火山口。硫磺氣味一陣陣襲來，騰騰的黑煙從火山口噴出，把半邊天空都燒焦了，在這種景象之前，對宇宙的神祕只有嘆息。我們踏着焦岩亂石，走到火山口的邊沿，只見一團團的黑煙，什麼也看不清。火山口的四周，為防自殺者的接近佈置了鐵絲網。據說每年投這「御神火」自殺的，總有一二千人。三原山為複式火山，山高約七百五十公尺。因為天氣太熱，我們站了一會，便匆匆離開，隨着遊覽之羣下山。走到元村，投宿棧旅館。

二十四日，早晨從大島乘汽船回熱海，即換乘公共汽車往湯河原。這裏有一個姓富岡的農家，主人夫婦外，有一個男孩名字叫廣次，兩個女兒大的叫靜枝，小的叫伽南子。我前在這裏住過一個暑假，溫暖的家庭愛會給流浪的我不少安慰。他們忽然看見我們來了，都非常高興。我送給了兩包國內帶來的菓子，廣次忙搶着吃連說「烏馬衣」。主

婦買來一個大西瓜，大家分吃了。靜枝和伽南子圍着華問東問西，華還不大懂日語，只得由我擔任義務翻譯。不過女孩子的話有時很俏皮，自然只好節譯。主人讓我們住在樓上八疊蓆的房間，前臨碧海，後對青山（湯河原溫泉便在從此進去二三里的山峽中），屋的周圍，環繞着紅蓮白蓮，簡直像一副美麗的畫圖。午飯後，華和靜枝到海濱乘涼去了，我一個人躺在樓廊的睡椅上，潮聲有節奏的忽遠忽近，芬芳的蓮香一陣陣暗送，柔和的海風撫摩着我疲倦的靈魂，便恍惚地入夢了。晚上，和華到海濱散步，潮水帶着閃閃的燐光蕩來蕩去，我們揀了一塊巖石坐下，讓浪花濺到腳上，月光灑滿一身，話也不說，領略着夏夜的海的神祕。直到伽南子來喚，纔回家去。

二十五日，早飯後，向主人告辭，主人勸留不住，便喊了一輛汽車來，令靜枝和伽南子送我們到車站，又贈給兩包土產，在帶感傷調子的「沙揚挪拉」聲中，火車開走了，經過一條很長的隧道，便到了熱海驛，隨即換乘公共汽車往伊東，伊東也是溫泉和海水浴的勝地。我們住在松原三番地一個熟識的姓鷺井的家裏，這是半旅館性質，由一個老婦人經營，因為租賃較旅館便宜，所以住客很多。我休息了一會，便出外洗溫泉浴去了。回來，華很生氣，問她的原因，說是隔壁第五號房間的住客在罵「支那人」，仔細一聽，果然還傳來斷續的罵聲：「……皇軍……磨擦……支那……土匪……」我憤慨極

了，跑去質問主婦，她說那是兩個醉鬼，一天總是胡鬧，勸我不要計較。我要求請接房間，她說都住滿了很對不起。因為旅館也很麻煩，只得忍氣住下了。我立刻邀華出外玩去，往海濱散步了一會，回到五十番喫茶店，坐到十點多鐘纔回住所。不料那兩個流氓正和妓女在房裏鬧得天翻地覆，看見我們回來了，一個流氓撲着妓女說：「哈哈，咱們將來也要到支那玩花姑娘去……」我只好裝作不理，對面的房間住着幾個學生模樣的人，忽出來怒喝道：「你們丟盡了日本人的臉，還不靜一點！」那兩個流氓大概看見人多，果然靜下去了，我們很帶興，決計明天一早便離開。

二十六日，一早便乘公共汽車回熱海，由熱海換乘展覽式的汽車往箱根。箱根是日本國立公園之一，極盡湖山之美。我們在箱根車站前的食堂吃了午飯，便向蘆之湖走去。蘆之湖三面環山，湖水波紋不生有如古鏡，鏡面映出蒼松翠枝，清晰可數。湖中蘆葦叢生，水鳥在蘆葦深處啼着。我們沿湖岸走去，見有湯釜兩具，據說是公元六百年前的古物。上石階數百級，便是箱根神社，古木參天，十分幽靜，正殿前有銅麒麟一隻，左爲寶物殿，藏有很多歷史紀念品。我們買了幾張風景片離神社，便請「案内」領去看玉簾瀧。瀑布從層巒斷壁上流下，像一匹透明的珠簾，崖下浪花飛濺，水霧濛濛，真是一片清涼世界。在瀑布前吃了些點心，便到車站坐公共汽車往小河原，再由小河原

換乘火車往鎌倉。下車後，投宿驛前旅館，因為有些疲倦，吃了晚飯便睡了。

二十七日，早晨六點鐘，趁涼去參觀大佛。在露天的樹林中，大佛合掌盤膝坐在石墩上，約有三丈高，佛頭與樹梢齊。他坐在這裏，已不知經歷了多少風霜，但還是那麼安祥，像冥想着一個什麼大問題，總得不出答案。我們以大佛爲背景，拍了一個照，便往國寶館。館內藏有足利、鎌倉幕府時代的繪畫、雕刻、古器很多。左側爲若宮，碑上刻着祭神仁德天皇、履中天皇、仲媛命、盤之媛等的名字。旁邊有一株蒼老的柏樹，據說還是從宋朝帶來種子栽培的。我們回到旅館吃了早飯，便坐電車往江島，車沿海岸行十幾分鐘，便到了江島驛。島離岸約半里多遠，中間架着一道棧橋。走過棧橋，是一條小街，都是賣土產的店鋪。島上有江島神社、江島土之宮、兒玉神社等，因爲天氣太熱，懶得登山遊覽，逕向海濱走去。沿海擠滿了海水浴客，熱鬧極了。我們走到一處，見有一個巖洞，深約半里，爲了好奇心的驅使，隨着遊覽之羣拿着蠟燭進去，忽然像到了冬天，黑黝黝的，只聞滴滴的水聲，走了一刻多鐘纔重見天日。我們洗了一會海水浴，便坐電車回鎌倉，由鎌倉換乘火車回東京。經過大船、橫濱、鶴見、川崎、蒲田、大森，到東京驛已經五點多鐘。回到吉田寓，剛好他們預備吃晚飯，一盤刺身（生魚片），一碟鹹蘿蔔，一碗味噌汁，我都勉強可吃，華吃不慣只吃了半碗飯。飯後到附近的浴室洗

了一個澡，便和敬夫、松子往江戶公園散步去，在涼風中坐到十點多鐘纔歸。

二十八日，在東京休息了一天。

二十九日，早晨坐火車赴房州，在北條驛下車，換乘汽車到館山町。這裏有青年會主辦的中華留日學生消夏團，交涉的結果該團允許我們暫住幾天，華住在女宿舍。這時團員都洗海水浴去了，我們爲了急於洗滌汗臭，立刻換了浴衣往鏡浦海水浴場去。在游泳中遇見潔玉、傑克，道了寒暄，潔玉邀到岸上冰店吃了一盤冰西瓜，便租了一隻四人坐的波艇往不遠的海島玩去。我們輪流搖槳，回顧搖過的海面留下兩排均整的圖案，帶着鹹味的海風迎面吹來，感到無限的舒適。我真想就是這樣向渺茫的海面飄去，飄到南方的一個珊瑚礁也罷，無人島也罷，在椰樹蔭下，吃吃香蕉，喝喝椰子水，過一輩子無憂無慮的生活。正在冥想的中間，波艇搖到了一個小島。我們爬到一塊巖石上坐下，半邊紅日掛在海面上，幅射出萬道金光，使一灣海水化成了金液，數羽銀色之鳥在金液上浮沉，簡直像置身童話世界。我們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忘記了時間的經過，搖到岸邊，已經夜色蒼茫了。

三十日，一部份團員往洲崎燈塔遊覽，我和傑克也參加了，因爲來去有五十多里，華不能走，留在館山。我們沿海岸走去，都是羊腸小道，景象很荒涼，走了三點多鐘纔

到洲崎。這是突出太平洋的一個海岬，燈塔面着太平洋，孤立高嶺上，附近的海面露出嶙峋的礁石，好像龍蟠虎踞一般。我們跑上燈塔，海天茫茫，只偶然見一兩羽海鳥飛過，據說這燈塔有五十萬燭光，可照射數十里。此時，下起微雨來了，格外顯得荒涼。家國之恨，身世之感，齊上心頭，因成一詩：

「海舟海鳥來還去，孤塔危懸千仞岡。地暗天昏風雨夜，一燈獨照太平洋！」
我們冒雨回到館山，已經黃昏了。

三十一日，整天在鏡浦洗海水浴，玩得很痛快。我最愛海，這是自由人的家。從各地來的青年男女，匯集在無涯的海濱，有的擲沙作戲，有的泗水取樂。這裏沒有拌腳的繩，沒有礙路的荆棘，在廣漠的天空下，在無邊的海洋上，任你自由呼吸，自由跳躍，自由游泳。我用樹枝在沙上寫成一詩：

「鏡浦波平碧似油，沙鷗點點自沉浮。少年少女無羈絆，海闊天空任意游！」
可是這詩剛好寫成，便被潮水抹平了。從海水浴場回團的路上，買得兩斤鯨魚肉。據說日本人因為鯨魚肉腥，是不吃的，可是華切成薄片，用辣椒、葱、香蒜炒熟，卻不但沒有腥味，反和野獸肉一樣的鮮美。原來日本人做菜，多用水煮，加點鹽，油也很少，自然不會好吃。所以豬肝、豬腰之類，日本人都棄而不食，可是用中國烹調法做

疑心他們要十分愛吃，所以華僑在日本的餐館裏演戲。

八月廿五日，上午回東京。下午東京高師幾個留在東京的級友在大塚食堂開茶話會。華和松至到歌舞伎座看日本戲去了。我和敏夫去參加。一共到了八九人，有的在公同銀行服務，有的在學校教書，有的做新聞記者，有的還在大學讀書。五十嵐是我們從前的級長，這天是他負責召集，他很有趣，還穿着那套學生時代的黑嗶嘰制服。他請每人報告了別後的情形，又提議每人模擬一位黨派的神氣助興。他首先模擬老龍鍾的中島博士，用顫抖的手拿着那本教義書，無的講義，摸一摸鬚鬚，嘆大句講義，神氣活像，惹得滿座捧腹。時下女也笑了。我們很快活地玩了三點多鐘，散會已在歸途中順便打了三個電話給廣島友人，準備明天到廣島去。想這日本國大國，人又不多，竟有這許多級友，真不簡單。這天下午五點鐘，敏夫和松至送我們到東原驛。五點三十五分開車，車開得很遠，松至還看見他們在月台上揮着手帕。因為到廣島要一天，晚上天，所以我們附帶買了幾盒糖果，當時看看山本有三的小說，女人的學生，有時還車窗看看風景。有時抽抽煙，騙騙煙紙，糊糊。天下午便是這樣在車中消磨了。

八月廿六日，上午五點鐘車到廣島驛，允謬、聯星、履青在車站迎接。晚，亦帽、握了旅囊，坐出車站，便同乘汽車到御幸橋允謬的家裏。澤源夫婦也來了。久別重逢，都感到

非常愉快。吃了午飯，華和澤源夫婦到此消山玩去了。我和允壽、聯星、履青去逛街。過廣島高師看了一看，經新天地赴泉邸。泉邸是幕府時代的藝州藩淺野氏的私人庭苑。維新後開放供衆遊覽。裏面有山有湖有亭有橋，都是模仿西湖的，所以一名縮景園，又名小西湖。我們繞了一個圈子，經饒津神社，步行到紙屋町，坐電車回寓。吃了晚飯，月色很好，和聯星、澤源、履青到上品港散步，遠望一抹樓臺浸在如水的月色中，電燈倒影海面，幾令人疑爲海上仙闕。聯星說：「日本風光美麗，真可說是太平洋上的瑞士，日本人又知道怎樣提供旅客舒適，所以到日本觀光的人沒有不流連忘返的。日本每年靠觀光事業吸收外資不下一億元，九二年前日本國家預算不過十二億元，如果二面把觀光事業擴大，二面把陸海軍費縮小，日本人民單靠這項收入，也就很可安居樂業了。」我說：「正是的，日本如果成爲一個觀光國，簡直可以廢除軍備，那麼日本人民的負擔便輕了一大半，並且隨着觀光客的增加，日本物產的銷路也可自然擴大。只有如此，纔是日本福利之路！」澤源揶揄道：「可惜北聆吉的『國家改造法案』沒有請你們參加意見。」履青也插嘴道：「我想這並不難，不過要等日本在第二次大戰戰敗之後。」澤源也笑道：「既然如此，那麼你們何妨合寫一篇戰後解決日本問題方案，以便將來提交太平洋會議討論如何？」大家都笑了。

四時。早晨六點鐘，和聯星、澤瀉夫婦四人從已斐羅坐電車赴宮島，不避半點鐘工夫便到了。下車後，望見紅色大鳥居立在碧海中，朝陽射在海面散滿了碎金，宮島像初從夢中醒來繞着幾縷炊煙。我們坐渡船到島上，經過一條小街，到嚴島神社。脫靴上迴廊，朱漆欄干，潔無纖塵，神社半築在海水裡，紅碧輝映，自然美與人工美融成一景。走過很長的迴廊，便是鏡池，水平如鏡，可以照見形像。走出神社，到紅葉谷公園。楓樹成林，想秋天紅葉滿山，定很美麗；此時枝繁葉密，也顯得特別清幽。沿路有許多紅漆路燈，這是爲夜遊者而設的，我們坐在巖石上，聽聽溪流，聽聽鳥聲，解開帶來幽香腸、麵包、啤酒；擺在地上野餐，邊談邊飲，都飲得有幾分醉意，便在草褥上睡了一會午覺。醒來和澤瀉去登彌山，華和澤瀉夫人留在五重塔旁邊的茶店等候。化了一點多鐘工夫，纔登至山頂。從山頂眺望，海天茫茫，四大皆空，點點島嶼散在海中，好像青螺盤踞石上，地面蠕動的人，還沒有螞蟻那麼大。我們解開襯衣，當着浩浩的海風，向着海天長嘯，也不聽到一些兒回響，不禁惆悵了多時。下山到五重塔前，華有點不舒服，在街上買了幾件貝殼玩具和細巧竹漆器，便匆匆回廣島了。

五日，華還不大舒服，只得再住一天，和允謬去訪北村澤吉博士，他對漢學研究極深，對中國人也很親切。談了一會，辭出。無目的地走到元安橋，便決定往江波公園玩

去。公園在山上，青松翠柏，寂無人聲，只有小鳥從這枝跳到那枝，唱着自由之歌。我們走到臨海的水亭上坐下，聽松風唳唳，海潮拍岸，塵慮都消。對岸是宇品港，尤諍說甲午戰爭時日本軍隊多從這海港出發，並且明治天皇還在比治山召集過軍事會議，想起日前東亞風雲正一天天緊急，我們還在過着這種優遊的生活，不禁感愧交集，隨口吟成一詩：

一 山根樹急漲銀瀾，山頂松閑落小珠。海水海風三萬里，夕陽紅處是神州。

六日 早飯後，坐汽車到廣島驛，乘火車赴九州。經過關門海峽，午飯時分抵別府，投宿聽湖閣。吃了午飯，到海岸洗砂浴，躺在噴溫泉的沙灘上，下女給鏟沙蓋好全身，靜躺一會，然後用清水淋身，這在溫泉浴中算是別解一格。砂浴場很熱鬧，並設有賣茶酒的雅座，我偶洗洗澡，喝喝茶，玩到五點多鐘纔回旅館，晚飯後，同華上街散步，偶然經過兩條小巷，很多滿塗白粉裝妓女站在門前賣笑，有兩個妓女挑票似的攔拉一捆糞子，那漢子一脚踏去，兩個妓女便同時跌倒。這真是人間地獄，只有在「文明國」的料本纔看得到。想起薛森成書的「仲麼使她變得這樣」的故事，不禁喚起悲憫之念。吟詩一詩：

「美人顛覆倚門牆，賣笑求歡空斷腸。縱信人間有地獄，休言強國是天堂！」

七日，吃了早飯，乘遊覽汽車遊覽各地獄，女車掌都是受過訓練的漂亮少女，用柔和的聲調解說一路的名勝古蹟。先到血池地獄，門票十錢，池內熱泉噴出，溫度達二百度，色紅如血，景象淒絕，稱爲「地獄」，真是名副其實。可是遊客卻非常擁擠，都流連不忍去，因成一詩：

「碧海抱山湧泉，泉紅如血熱如煎。信知地獄勝人世，遊客流連似化仙！」

接着到大小坊主地獄，噴出熱漿，溫度達二百二十度，有幾個地方，用木牌寫着「危險」字樣，不許迫近。據說把米放入池中，不到幾分鐘便會變成熟飯。接着到海地獄，分內外二池。內爲噴池，熱氣蒸騰，令人不敢近前；外池很大，水色澄清。最後到鶴見園玩了一趟，回到旅館已午後四點了。晚間，到不老泉洗澡，裏面擠滿了女學生，大概也是來旅行的，她們毫無吝惜的裸露着全身的曲線，滿不在意，倒使不習慣的外國人有些爲難了。

八日，早晨六點鐘，便乘火車赴坊中，由坊中換乘登山汽車上阿蘇火山。本來坊中到火山口有新舊二道，新道十六公里，舊道八公里，現在都走新道，上山五十分，下山四十五分。汽車蜿蜒而上，俯視山麓草原，隨處點綴着黃牛白牛，彩雲在地平線上絞綃

似的舒展，車愈登愈高，就像向美麗的天宮行進。到車站下車後，踏着焦黑的砂石，攀登十幾分鐘，便是火山口。黑煙騰騰上昇，化爲一團團的烏雲，遮蔽了半個天空。走到邊沿一看，四周都是硫磺質，惡臭刺鼻，火山口爲圓形，直徑約六百公尺，彷彿造物主在玩魔術似的，從火山口吐出無盡的黑霧。據女車掌解說，在日本大小五十火山中，以阿蘇山噴火口爲最大。阿蘇山最高爲五千二百尺，火口高爲四千三百尺。我們在山頂攝了一個影，便到汽車站吃午飯。在吃飯的當兒，吟成一詩：

「黑煙滾滾焦天宇，熱火熊熊蘊地核。滄海桑田千萬劫，此山終古不心灰！」

午飯後，又到火山口盤桓多時，因爲下起雨來，纔從原路回別府了。

九日，早晨六點二十分由別府出發，九點四十分到小倉，即換車赴耶馬溪。耶馬溪號爲「天下奇景」，秩父宮不久以前也曾來此遊覽。奇巖怪石，峙立溪畔，如一排天生的佛像，尤以「乙女岩」爲最奇。深山幽谷，寂無人聲，只有白雲悠悠來去，溪水涓涓流着。諸佛好像在爲衆生說法，那些草木坐在微風中也因法悅而搖頭擺腦。成七絕一首：

「流水行雲意等閑，奇巖怪石守空山。諸尊佛說無言偈，草木傾聽皆悅顏。」

我們在鹿鳴館休息了一會，便往羅漢寺。這寺築在斷崖上，有一段路要拉着鐵鏈纜

得上去。明淨禪房，攝盡山水靈秀，真是清淨聖地。在這種地方站一分鐘，可說便是修一分鐘禪。可惜時間不早，不能久留。坐車到八幡，已夜色蒼茫，宿岩井旅館。

十日，早晨七時到東洋最大的八幡製鐵所參觀，在機械之林中跑了一點多鐘。單說這工場內縱橫敷設的輕便鐵路，便有從東京到靜岡那麼長。鎔礦爐尤稱偉觀，紅滾滾的鐵流，像一條黃金之河，光輝眩目；火花四射，有如星斗滿天亂飛。九點鐘回旅館，即乘火車離八幡。過下關，沿着瀨戶內海前進，一路風光，可惜沒有畫筆描寫不出。午後五點半鐘到大阪，宿富士見旅館。晚飯後，到道頓堀散步，火樹銀花照徹了夜之都市，報館的電光新聞塔放映着最新消息，木屐聲奏着交響樂，從貴婦人身上發散的脂粉香，有如一陣陣的花香。都市美的令人陶醉，正不減於自然美。我們在雜遝中跑來跑去，到十點多鐘纔踏着疲乏的步伐回到旅館。

十一日，早晨六點半鐘，坐電車赴和歌山。和歌山是突出太平洋的一個半島，海岸線異常曲折，風景極美，有白濱、湯崎、熊野等名勝。八點鐘抵和歌山驛。下車後，往遊和歌山城，雖無熊本城，大阪城的壯麗，倒也別具風趣。城壕中蓮花滿開，清香暗襲。城內古木參天，有小規模的動物園。因為是假日，有許多男女學生或躺在草地上看書，或坐在綠蔭下寫生。接着坐電車往新和歌浦，海面軍艦雲集，大煞風景，把我們的

遊興壓根兒毀了，沿海濱馬路走了一會，便回到車站。在待合室買了辨當充飢，搭十二點十五分的火車往白濱，二點鐘抵白濱驛。換乘公共汽車，經古賀浦到白濱溫泉，投宿松本波三郎家。松本是我們京都的房東的親戚，只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兒叫美智子，房屋臨海，宜於眺望海景，我去年也曾在這裏度過一個暑假。我們道了寒暄，因為濕了一身汗很不舒服，喝了一杯涼水，便跑去白良濱洗露天溫泉。這兒一望數里都是銀色的細沙，蒼松翠柏倒影銀沙上，夢也似的描出種種樣樣的圖案。沿海擠滿了海水浴客，溫泉在白良濱的盡頭，許多男女在露天，一絲不掛的混浴着。有的洗了溫泉，又跳下海去。到處充滿了青春，健康，愉快。夕陽沉入海平線時，萬道金光照射海面，金波與銀沙互相輝映有說不出的美。回到住所，吃了晚飯，和房東閒談了一會，便到樓上六疊席的臥房，撤去紙壁，電燈也不開，滿房浸透月色，海風三面吹來，聽着海潮的搖籃曲，便不知不覺地入夢了。

十二日，早晨四點多鐘便被美智子搖醒，邀去海濱檢貝殼。華睡得很酣沒有驚動她，我披了衣服和美智子悄悄出門，沿着海岸走去，天漸漸放亮，沙渚鋪滿了奇形異色的彩貝，都是晚上被潮水打上岸的。因為這裏臨太平洋，貝的種類特別多。檢貝殼的人越來越多，他們都是檢去製造各種玩具出售的，就是美智子每月也可賺十元上下。她門

騰浪暴，一直傾到一個大巖坎邊，這是當潮頭的所在，裏面塞滿了五光十色的影貝，我們奔分了。接着去捕魚玩，無數的小魚，被潮水遺棄在蜂房似的巖窟中，轉眼捕得一碗多。回到住所吃可早飯，又和華冒着微雨出外遊覽。經湯崎溫泉到千疊敷，一片寬廣的大巖面，裏面被濤澎湃的海濱，石上隨處有人刻着字畫，有一個長約二丈的裸女平面像，神情很逼真。這位女詩人，仰天而臥，不怕風吹，不怕雨淋，在這裏聽着太平洋的潮聲，已弄知有多少年月了。接着往三段巖，峻峭的巖壁伸展半里之長，巨浪以萬馬躍空之勢從遙遠的洋面襲來，打在巖壁上，激起高數十丈的浪花，真是宇宙壯觀。此時風很大，浪浪滔天，像有千百條巨龍在海面亂闖，發出震耳的怒吼，彷彿置身洪荒時代。因為雨越落越次，便坐汽車回岩濱了。午飯後，雨略停，辭別房東回大阪，接着換車赴奈良，到奈良驛已近黃昏，投宿春日旅館。休息了一會，和華去奈良女高師訪問禮劇，她答應明天領我們遊覽奈良，談了一會便辭回旅館了。

十三日一早飯時，禮劇來了。我們先到奈良公園，草地上，到處有神鹿嬉遊着。這是神社養的鹿，據說共有八百餘頭。右來嚴禁人靠近，從前有一個小孩子因無意傷害了一頭神鹿，結果竟被處死。所以這些鹿都不怕人，在人叢中嬉遊覓食。我們買了幾塊煎餅拿在手裏，引得神鹿圍集，便站在鹿羣中照了一個相。接着到春日神社，這是

一個官幣大社，祀着武甕槌命、經津主命、天兒屋根命諸神。社前排列着很多石燈籠，朱簷碧瓦，高殿迴廊，在日本神社中是最富麗的一個。社內有一株七種合花樹，一樹開七種不同的花，不知是用怎樣的接木法培成的。接着又去參觀東大寺的大佛殿。殿高十五丈五尺，內有金銅盧舍那佛座像，身高三丈五尺五寸，臉長一丈六尺，闊九尺五寸，肩闊二丈八尺七寸，胸腹長各一丈八尺，是世界有數的著名大佛，爲八世紀初葉聖武天皇建造的。出了大佛殿，便往五重塔，這塔建立於公元七三〇年，高十五丈一尺，日本除了京都的五重塔，便以此塔爲最高了。在塔下徘徊了一會，又往帝室博物館，內藏飛鳥、白鳳、天平、藤原等時代的古美術品很多。因爲奈良是日本最古的國都，和銅二年（公元七一〇年）元明天皇即遷都於此，所以古蹟遺物特多。可惜沒有充分的時間，只是走馬看花的看了一遍。禮劍送我們回旅館，談到夜深纔辭去。

十四日，早晨六點鐘乘火車離奈良，目的地是天之橋立。天之橋立與宮島、松島號爲日本三大名勝，宮島臨瀨戶內海，松島臨太平洋，天之橋立則臨日本海。我們中途在伊勢神宮下車遊覽了一趟。伊勢神宮祀着天照大神，日本內閣大臣就任之先照例必來此致祭。神社境內，古木參天，十分幽靜，五十鈴川貫流其間，水清可數遊魚。神社建築根葉料，和普通廟宇並無區別，不過有許多穿着白衣的少女擔任供獻，是特異的一點。

我們轉了一個圈子，便乘車往天之橋立。下車後，經過一條小街，便是文珠小天橋。這是迴旋式的木橋，每隔五分鐘便把橋轉開讓河裏的船通過。從小天橋過去，有一條長堤，約二三里，將海灣分爲內海外海。堤上樹木繁茂，綠陰如夢，在樹叢中，青年男女唧唧情語。走了半點多鐘，纔到彼岸，乘登山電車上山。下車後，步行幾分鐘便是傘松。隨處有遊客在作「股競」，把兩腳分開，彎曲身體從兩腋下窺看下界風景。我也照樣嘗試一下，見天色如海，海色如天，那條橫在海中的長堤，就彷彿天上的龍橋。我們很想拍一個照，因此地接近舞鶴要塞被警察嚴禁，只得作罷。接着到成相寺玩了一會，因爲已快三點鐘，便匆匆下山，趁三點半的火車回京都去了。七點多鐘抵淨土寺町住所，亞遠夫婦看見我們遠遊歸來都非常高興，不久，希陶、大受、作述夫婦聽到消息也趕來了。我們住在小樓上，面臨疏水白川，背負大文字山，過去不遠，是名刹鐵圍寺，也是京都有名的風景區。山麓河畔，櫻樹成林，彼岸櫻、紅山櫻、白山櫻，色色俱全，在春天的時候，四周化爲一片花海，現在已是炎夏，枝繁葉茂，綠光逼人，我們的小樓就像浮在綠海中的一個小島。我們在小島中談着笑着，笑聲像沉重的石子投入幽寂的夜之海，使海面激起波瀾的迴響。大家聽我們報告了遊覽的經過，都說我們的遊興既很濃厚，華在京都還沒有玩過，京都的名蹟古寺很多，何不大家明天一同玩去，我們自然贊

成了。

十五日，我們一行八人分坐兩輛汽車，從百萬遍出發，先到御所。御所是京都舊皇城，建立於延元元年（公元一三二六年），應仁之亂後，完全荒廢，經過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的兩次修理，纔復舊觀。以後又經過幾次火災，屢加修築。現在的皇城，是安政三年（公元一八五六年）落成的。分建陽門、建禮門、宣統門、朔平門四大門，有紫宸（中央正殿）、清涼（夜殿）、和宣陽三殿。日本歷代皇帝即位，都要到這裏的紫宸殿行即位禮，平時則深宮高鎖，並且不許普通人踏入建禮門。作述夫尤是在北平生長的，說這和我們的故宮比較起來簡直貧乏得可憐。我們繞了一個圈子，便坐電車到東本願寺。東本願寺和西本願寺並稱，是日本最有勢力的寺廟，管長為大谷伯爵，擁有信徒百萬。這廟建立於慶長七年（公元一六〇三年），這座殿為阿彌陀堂，祀本尊阿彌陀如來像，側殿為真影堂，祀日本高僧親鸞上人像。亞遠看見許多日本人在禮拜，他也仿效他們到神壇前搔搔頭，拉巨繩，拍幾下手，既低頭，卻沒投下「賽錢」，弄得他的知太和大家都笑。接着到平安神宮。這是日本宮幣大社，內祀神武天皇，建於明治二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建築樣式，完全模仿中國宮殿，朱樓碧瓦，頗具古典美。我們從應天門入，依次參觀太極殿、本殿、武德殿。武德殿有三百疊蓆太，是武術教練場，從這裏可

窺見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參觀完畢，便往三十三間堂去。這廟建築於長寬二年（公元一六四年），後爲地震所毀，建長三年（公元一二五一年）重新建築，經豐臣、德川、和昭和五年的幾次修理，纔具備今日的形式。我們買票脫靴進去，在那三十三間房子大的十層構形上，排列一千座千手觀音，正中安置着十一面觀音。此外，並有風神、雷神和二十八宿。這些偶像，都塑得活動如生，使我們都看得出神。此時大家都有點餓了，希陶提議到新京極吃「素燒」。飯後，幾位太太要到附近的寶塚劇場看電影，我們便在對面的松竹溜冰場溜了兩點鐘冰。接着，同往最後的目的地清水寺去。這廟建築於延曆三年（公元七八四年），正堂安置十一座千手千眼觀音。廟旁有清水一溪，引入石槽，流成三條小瀑布。有許多善男信女在瀑布下沐浴，一面口裏唸經，據說這水有療病洗心的効力。我們在瀑布前合攝了一影，便一同下山分別回家。我們一個月的可紀念的日本名勝漫遊，至此便告結束了。

本書著者著譯書目

- 日本必敗論（中國文化服務社）
人類性生活史（正中書局）
歷代農民詩選（正中書局）
農民小說集（神州國光社）
文學研究法（神州國光社）
愛的巡禮（神州國光社）
國際偵探實話（正中書局）
日本史話（祖國出版社）
文藝史話（編著中）
趣味漫話（編著中）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

日本漫話

著者 朱雲影

發行者 天地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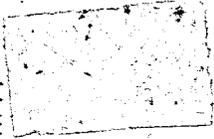
重慶民生路一九二號

印刷者 重慶印刷廠

重慶棗子嵐壩一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第九一五號

87

